

叛徒的列甯

前卷

奧森杜斯基著

百靈譯

傳記小說

叛徒的列甯 前卷

波蘭奧森杜斯基著
百靈譯

上海改造書店印行
1933

譯 者 序

書是譯成了，照規矩得寫一篇序。

這是一本傳記小說，我只知原著者是一個波蘭人，以外我不很詳細。

關於列雷，我也沒有什麼說的；有些人說他是個壞人，有些人說他是個好人；至於我，只是翻譯這本書，關於他，我是不願說，而且也是不能說。

我譯這本書，沒有什麼動機；自己的意思，只是這樣：讓大家都看看這個全世界所注目的人的傳記小說吧！

我以為，讀傳記可以知道一個人的思想和環境，和他那一個社會的縮影，以及那個人奮鬥的經過。世界上聞名的偉人，據我所知的有很多：拿破崙，孔夫子，墨

索里尼，希特拉，孫中山，……不及詳述。我一時高興，來譯了這本列甯的傳記。

原著者的思想，原著者的觀點和立場，則只好由讀者去判斷；不過我知道，原著者對於俄國革命史蹟的蒐集，是極忠實，極詳細的。

至於，書裏的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伊里奇，都是列甯。在幼年時代，是以烏拉幾米爾的名字出現，在大學時代，是以烏利雅諾夫的名字出現。

北平的朋友來信，說對於這本書的名字有點懷疑；——列甯還是叛徒嗎？——記得我寫信去是這樣回答的：“這叛徒兩個字，是指的舊社會，舊宗教，舊時代的叛徒！”

能有人這樣懷疑，我暗以為幸，因為我正希望有一種人能夠這樣想法。

我們先把列甯的前半期的奮鬥史，獻給每一個讀者！

目 錄

譯 者 序

第 一 章	哥哥的一句話	一
第 二 章	伏爾加的河邊	一七
第 三 章	年經的司祭	三七
第 四 章	知道了馬克思	五二
第 五 章	初戀——麗娜	七五
第 六 章	大學·演說·掃除·野雞	九五
第 七 章	和普列哈諾夫的邂逅	一〇八
第 八 章	逮捕	一三四
第 九 章	西比利亞流刑	一四八
第 十 章	美人偵探	一五八
第 十 一 章	日俄戰爭的時候	一七六
第 十 二 章	失敗——流浪	一九二
第 十 三 章	世界大戰勃發	二一二
第 十 四 章	高爾基的訪問	二三一
第 十 五 章	德意志的助力	二五〇
第 十 六 章	克倫斯基的活動	二五二
第 十 七 章	Proletariat獨裁	二六二

錯字表

叛徒的列寧後卷

九 月 內 出 版

傳記小說(Biography Romance)，在歐美是很流行的，這在文藝上，是一種新的表現方式。這種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這還是第一部。這裏每一章都可以成爲一個短篇小說，每一章裏都跳躍着俄國革命時的各色各樣的人物。本書譯者，是根據英日兩國文字譯出，忠實可靠；後卷在印刷中，九月內即能出版，謹將目錄列下

- 第十八章 奪取冬宮
- 第十九章 列寧萬歲
- 第二十章 他們的一日
- 第二十一章 初戀人的來訪
- 第二十二章 布爾喬亞的一家
- 第二十三章 憲法會議的迷信
- 第二十四章 被污辱了的神
- 第二十五章 到莫斯科
- 第二十六章 慘殺
- 第二十七章 基埃卡的黑手
- 第二十八章 沙皇的死刑
- 第二十九章 Tolstoyian的村莊
- 第三十章 病床的惡魔
- 第三十一章 西歐革命完全失敗
- 第三十二章 少年的一羣
- 第三十三章 納普的裏面
- 第三十四章 復活祭
- 第三十五章 死
- 第三十六章 大團圓

第一章

哥哥的一句話

小小的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靜靜地坐着默想，一面望着在預備客人來臨的他的母親；母親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臉上的血色不很好；精神一點沒有，她在幫助着使女收拾飯桌。今天是禮拜六，是她丈夫的朋友來集合的日子。

母親漸漸討厭着這個每禮拜一次的集會，至於小孩子們，除去烏拉幾米爾，都是和母親一樣的感覺着；女孩子們，在收拾客室，互相談着父親所請來的客人們的壞話。年紀大的男孩子，照例咀咒着說：“那些東西是強盜團”。都悄悄地離開了家。靜心等着這一個晚上的到來的，只有烏拉幾米爾一個人。

不久，這一家的主人烏利雅諾夫進來了，花白的頭髮，肩膀很寬的一個男子，和小兒子一樣，一副細細的蒙古型的眼睛；穿着金釦子的深紫色的 Frack Coat。一望過去是真像堂堂的大人物，他自己也自以為是這樣；猶其是配在胸前的聖烏拉幾米爾勳章，垂着紅的白的綬帶，只這一點就可以說是了不起的。

他坐在靠背椅上，把一只小桌子拉過來，擺起棋子，準備和醫師其特夫爭一個勝敗。

這個醫師胖得像豬，總是成爲了刺激烏拉幾米爾的想像力的種子；這小孩，他想，這種人若是去游泳，無論水怎樣深，大概也不會沉下去的吧！他一定能像水上的浮木一樣，在水面上漂蕩。

父親不和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說什麼話，他早就知道他的老婆不願意他招呼這些人來；但是這種樂趣也是很難得着，所以不願意和老婆相吵，免得討一個沒趣。

可是烏利雅諾夫夫人頓時就開口了。

“噲，”她說，“你請了這些朋友來，大概都很好？但只是吃喝，像那穿着半新舊的法衣的馬克利神父先生，醫師其特夫先生，監學員修士特夫先生，這些對於你有什麼用處呢？一個一個都像木頭，對於神，對於惡魔，能有什麼用處呢。”

丈夫在椅子上有點坐不穩了，用一塊紅手絹擦着額上的汗。

“都是一些老朋友，”他嘖咕着，“被人家稱爲好人，立刻就能有出世成名的希望，這你是知道的；那些有名氣的人，他們是有耳朵的，我的那些朋友，他們又都是很稱讚我……”

“啊！神！”老婆這樣呻吟着，“你是被人家稱讚的嗎？你是會被人想起哥戈理所作的檢察官裏的却普金·拉普金那個人。那個人，也是和你作着同樣的事情，在檢察官回到彼得堡的時候，他懇求着大臣們，告訴他將要住在什麼地方。”

她笑起來了，靜默地，苦澁地。

“這種例子，是比不上的。”他說不出別的話來。

“對的，完全一樣的。”老婆答應着，“你儘是作着自己愚蠢的事情，也就是這一點。你爲什麼不去招待那些稍有一點本事的人——那些青年，那些有知識的人呢？就像，醫師杜克洛夫先生，校長尼洛夫先生，還有那個有名的和尚，傳教士阿力克西；這些人我都在馮拉蘇巴夫人家裏會見過，都是有聰明智慧的人，和這些人談話才有用處呢！”

“有這種事情嗎！”烏利雅諾夫急忙止住她，用着極恐怖的聲調說；很爲難的樣子搖着兩只手。

“他們是危險人物，完全是的，是政治的煽動者。”

“政治的煽動者嗎？”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問他，“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都是壞人。”慎重地低聲回答着，“關於他們的事，我倒被警務官注意着；還有我忘記說的，就是警務官今天晚上還要來呢。”

“如果是這樣，那末你以後想作些什麼呢。”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生氣地拍着兩只手，憤怒的反對着說，“如果這樣，今天晚上聽不到一句正確的意見了；警察們一來，誰也不會開口的，猶其是那些討厭的人。

丈夫想罵他，心裏忍耐着，重重地呼吸着，摸着腦袋。

“像我這種沒出息的人，”他自語着，“是需要有力量朋友。”

然而老婆像失望的樣子，舉起兩只手，從屋子裏走出去。

到八點鐘，被招呼的人，皆有規矩地到了，都坐在客室裏，喧湧着熱鬧的談笑聲。

烏拉幾米爾在這些人中，就望着兩個人；用淘氣的笑臉叫姐姐莎西亞注意，一面望着醫師。

醫師的頭，是又圓又禿，橙色的；兩只眼睛像中國金魚突出着，混混糊糊好像只有白眼珠；在眼睛底下，

臉凹進去，下巴分成三折，垂在有皺紋的襯衣的胸前；圓圓的頭，不整齊地裝在身體上，好像沒有均衡，不很穩當的樣子……；坐在很高的長椅子上，胖胖的兩只短腳，垂在地上，只要忽然地一搖動，那個頭將要從衣裳上滾下來似的。

“好像把蘋果放在西瓜上一樣。”烏拉幾米爾剎着眼睛，小聲和姐姐說。

姐姐抓住他的手腕；爲着怕笑出來，用手掩着嘴。

烏拉幾米爾又把眼睛轉到新來的客人警務官波格多夫身上，關於他，在這個街市上是有種種的批評；他的名字，在惡漢聽來是最恐怖的。那種頑長的體格，整齊的鬍子，漂亮的短鬚，兩端筆直地立着，幾乎碰着了那對半閉着的看來像很狡滑的眼睛。悠然地躺在椅子上，不時地整理着佩劍和頭頸上的勳章；那雙發光亮的長長的馬靴子，更增加他威風堂堂的樣子，他的靴子每一踢動，長長的刺馬針就發出靜靜的聲音。

烏拉幾米爾靜心地望着他。從波格多夫的男性的體格中，發散出的 Energy，他的每一句話，在他那副精悍的眼睛一動的時候，處處都顯出他的很盛的自負心。他想戲弄這個強壯的，自負心的人；他更想欺侮他，恥辱他。

警務官的手裏，拿着一枝很粗的香煙，嘴裏在說

話；大家都像感激的樣子，臉上浮着媚笑，生怕聽不見他的話，都從椅子上立了起來。只有烏利雅諾夫嚴然地，筆直地坐着，他的樣子又是在耐心地聽着，當過學校教師的長年的經驗，他是有能夠靜心聽人家說話的習慣；然而他的這個習慣，也遺傳給烏拉幾米爾了。父親和兒子，都注意着警務官所說的話，和他談話時身上的動作；靜靜地望着屋子裏的全部的光景。

醫師其特夫，彎着頭，想把笨重的身子轉向警務官那面；但是很不容易動。監學員修士特夫，在椅子上很不穩靜地坐着，靜靜地作着嘆息。神父馬克利，眼睛朝着天，用又白又胖的手摸着長長的鬚鬚，那一隻手，摸着懸在胸前的重重的十字架——這是銀子的，上頭鑲着藍色的七寶，金子的練條掛在頭頸上，在基督像的寶冠上，有好幾個小寶石在發亮。

“所以，諸位，”波格多夫用很低的很清楚的聲音說：“阿克沙考夫，雖然是生長在舊式的家庭，他是得到當地人民的敬重；他爲着要重新建築焚燒後的村莊，他拒絕了農民們的請求向他要木材，這末一來，農民就去襲擊他的住宅，他就開槍抵禦了；農民方面死了兩個人，受傷了三個人就分散了，這是他的傭人騎馬來告訴我的，我急忙就跑去了，經過一個鐘頭的調查，找着了三個受傷者，把他叫來，訊問他們事情的經過，我想問

他們這裏頭的有關係的人，他們是死也不開口，不回答嗎——我狠心地，打着這三個人的頭，大概是打掉了兩三只牙齒——鼻子也彎了……到了，稍微流了一點血……他們就哼起來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總督得着了這些東西搗亂的討厭的報告，他不願意把這事情使彼得堡知道；也沒有什麼文書的往復和什麼調查，老爺就叫我：‘西門·西莫諾衣君，懲罰這些暴徒的只有你，你教他們以後決不許反抗貴族’——他這樣告訴了我。……我就領了部下的警官去，由我的判決去處罰，與這一次的搗亂有關係的，都施以一百下笞刑，這一村莊裏的所有男女，都施以二十五下笞刑；這種教訓賞給他們，是再正當沒有的，從此以後，將要像教會裏一樣，永遠的和平，萬事靜謐，鞭子，這東西是我們對於農民的良藥。”

他說完了，很快樂的笑着；醫師也點頭表示讚成的意思。

“和你所說的一樣。鞭子和吸血療法有同一的功效；從頭腦，心臟，抽出熱血。”

“這是溫雅的，有慈愛心的刑罰。”馬克利神父用唸經的調子批評着，兩手撫摸着十字架，“我們的農民都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子，所以應當以小孩子一樣地處罰他。”

“是的，是比拉到法庭上去還好。”監學員修士特夫又說：“比監獄還好，比西比利亞還好。”

他這樣說，瞅一瞅烏利雅諾夫。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緊握着兩只手，正經的臉色望着丈夫；烏利雅諾夫也知道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很粗暴地和女兒說：

“莎西亞！快點弄飯，客人們都餓了。”

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作着叫小孩子跟她來的手勢，從屋子裏走出去了。牖下的人，把話頭都轉到街上和官廳的閒話上去。不一忽，主人提議玩骨牌和下棋，波格多夫，神父馬克利，監學員修士特夫，一個一個，還有烏利雅諾夫和醫師，在棋盤上像夢中一樣地，爭起勝負來。等到夫人來告訴飯已弄好了，大家都走到飯廳裏去。

大家都用着大杯子，很熱鬧地喝着瓦特加酒，小菜，是鱈魚，鹽菜，胡瓜和香茸等。

“馬克利，你真能喝呢！”監學員看着神父一大杯一大杯地喝着瓦特加酒，佩服的說着。

“神的幫助，我還要會喝酒呢。”神父很高興地格格的笑了，“像烏利雅諾夫夫婦這樣招待我們，有好小菜和瓦特加酒，我能夠大量的喝，用不着什麼祕傳；我好預備着什麼要緊事情一樣，我用我的喉嚨等着。”

“喉嚨是什麼，”醫師覺得奇怪地，“爲什麼神父先

生的聲音，不是低音，是中音呢。”

“這，你是知道的，因為我不是助祭。”

“什麼地方兩樣呢？”

精神稍微興奮起來的烏利雅諾夫這樣問。

“理由是很簡單的，”神父用着尖銳的聲音回答，
“助祭喝酒的時候，啊！啊！啊！的高喊或大笑；至於我，喝了兩三杯，就喊着唉！唉！唉！的高調子。”

大家都笑起來了，馬克利神父又斟了一杯酒，腦袋轉到後頭，大叫起來：“這樣，唉！唉！唉！”

充滿了狂笑。烏利雅諾夫夫人叫小孩子們吃完飯，叫他們睡覺；她靜靜地憂鬱的樣子，大家稍微覺到了她的存在，但是在滿屋子裏充滿着高興的時候，又完全好像沒有她似的；她這樣感覺到了，她走出了這間屋子。

烏拉幾米爾不和哥哥到寢室去睡，又悄悄地走回來，躲到客室裏；這裏到飯廳的門是開着，他能望見坐在飯桌上的人。

“馬克利神父！你能喝多少？”烏利雅諾夫拍着他的肩膀問。

“無限……再來一杯；”神父和祈禱時候一樣地，眼睛望着天。

“這末說可以吧，無限這一句話，神父是說出了界限了。”監學員一邊笑一邊注意着。

“確實是的，彼得綠·彼得洛衣君，我們讀過姐比得的兒子，耶路撒冷王和傳道者的話吧；他們說：你要喜悅地吃着麵包，你要快樂的喝着酒，這就是神在嘉納你的行爲。”

蹲在旁邊屋子裏的烏拉幾米爾聽見這話，靜靜地想起來了。母親教給他祈禱，領他到教會去；在那地方，人們都在美麗的發着亮光的神像前面祈禱，在那裏祈禱的人，有的是歡喜，有的是在憂愁地嘆息。神，是一個偉大的名詞，可愛的，可怕的，神祕的名字；一直到現在，能這樣高貴，能這樣使人佩服地存在着，這一定是一個了不起，有威風的，有力的，幌眼睛的東西。神大概不是和自己的父親一樣的吧！不是和醫師，配着勳章的警務官，穿綠色法衣胸前掛着美麗的十字架的神父，或者母親；和這些都不是一樣的吧。母親，一年到頭生氣地罵着姐姐和使女——和自己發皮氣的時候完全一樣。像神這樣偉大的存在，這是和他作着完全相違的行動；然而馬克利神父怎麼還說神教人歡樂地去飲食——而這不就是母親常常生氣地失望地和父親幾咕的爭論點嗎？現在，神在烏拉幾米爾上，是減掉了少許的神祕，他已感到了並不可愛；神，終究是一個平常的東西吧！大概馬克利神父和萊恩代表司教相同的吧。烏拉幾米爾這樣想着，皺着眉，聽着他們桌上的談話。

監學員兩只手臂彎在桌子上，爲着加強說話的意思，時時搖着頭；他在講他自己的一個經驗。

“我時常到邊僻的鄉村裏的學校去巡視，”修士特夫說，“我那時爲着一個學士院裏的朋友去蒐集好多的材料；記得住吧？那個斯露富——是一個駝背，他在大學畢業後，到莫斯科去當教授，他可以算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是教育部長的親戚，他的著作很多。我照他所託我的話去辦——這種關係是很有價值的，而我是去收集能使他流吐沫涎的材料。諸君！你們會相信我，在兩個村莊裏發現了異教徒嗎？是真正的異教徒；表面上是正教會的信徒，官廳裏一有命令，就跑到離五十俄里遠的教會去作禮拜，大聲地祈禱，一回家他就在從前的神前，把牛奶，鹽，小麥粉去上供，哈，哈，哈！”

“在什麼地方發見的？彼得綠·彼得洛衣君！”馬克利神父和警務官同時地問他。

“是在彼基克和魯格依。”修士特夫回答。

“明天一定要去報告司教。”馬克利神父說，“爲着要以真正的教去拯救人，一定要派佈教師去。”

“在你派人去的以前，”波格多夫笑着喊，“我派馬隊警察去，他們是使人改變偶像崇拜的名人；使那些人去受洗禮——鞭子。我們的農民還是野蠻人，真的，是野蠻人。”

烏利雅諾夫把啤酒的杯子放下。

“所以需要開辦學校，教育的普及是很迅速的，現在無論那一個村莊裏，恐怕也沒有文盲了吧。”

“是的，”神父馬克利說，“從此用好一點的教科書，使他們知道教會的價值，要尊敬有聖職的人，爲要使他們對我們的父親及現在幸福地統治着的皇帝和皇族，能夠永遠地忠誠；遂要這樣教育他們。”

“還有，也要使他們知道西歐的文明國的情勢。”烏利雅諾夫也插了一句。

“這並不需要。”波格多夫反駁他，“這不行，不但需要，或許有危險也說不定，他們將要開始作夢了，感到了不滿，而至於反抗的。記住吧，諸君，以前我們的先帝，農民的大恩人的阿力山大二世，有人計劃危害他的玉體，那時我在彼得堡，我看見茲以拉波夫，配洛夫司卡雅，和其他的犯人走上了絞頭臺。那時候，至少能有一個人的靈魂，從抓住他們的神的手裏跑出來的。”

“神的手？”烏拉幾米爾想，“神是來絞殺民衆的嗎？”

現在比剛才，神是離開他遠了——已經不是在他的身旁，和他相接近的了。像乳母瑪爾太老太婆和小孩子們所說的：太陽是黃金，月亮是閃耀着的白銀，星散是

放着的金剛石，像這種神祕的天裏，神是沒有的，神是在另外的世界裏，暗黑的，非人類的，令人憎惡及恐怖的世界裏。神，葡萄酒，絞頭臺——這些名字，在小孩的頭腦中，像旋風一樣的打轉；眼淚自然而然地往外流，心在跳動，他忽然像尋着了已經遺失的東西一樣，他憎惡着波格多夫，他憎惡着神，波格多夫是打農民的，神是用他的手叫人走上絞頭臺的；波格多夫爲着替一個凶狠的吝嗇報復，對農民處了苦刑，神是對於反抗皇帝的革命者處了絞罪；但是，農民的反抗精神是有的。

烏利雅諾夫對於波格多夫的不願意的話，感到了恐怖，辯別着說：

“我所說的意思，是教農民要去模倣西歐的經營法。”

“這大概可以吧。”警務官也同意了，“不過最先要作的，是要用警察，教會，和學校的力量，使民衆要爲皇帝去盡忠，要和平，要柔順，這是要緊的；這也是最重要的職務。”

“確實對的，”醫師說起來了，“若不然，又要有新的拉金，和布格多却夫來領導民衆叛亂。用手摸螞蟻的土堆，會發生種種的事情，和這同樣地，把那些單純的農民的臉拿起來看，惡魔，妖婆，豺狼，真了不得；那

些老實的有信仰的農民們，都拿着刀子斧子鬧起來，那時，當然，不分好人壞人都要殺的，……只是爲着要看血——要看馬克利神父的臟腑是紅的或是藍的，所以去殺的，那時候，紅蓮花一樣的猛火，黑色的煙，將要包圍了神聖的俄國。我知道我們的農民，在那個韃靼人橫行的時候，世界是戰慄過的；可是這比一比我們正教徒的農民的興起，真不算什麼，啊！只要想起來，身上的汗毛都要豎立起來。”

滿座都在沉思着，都好像感到了一種恐怖；桌上擺着的空瓶，頓時好像減掉了酒醉時的氣味。

‘是的，Docter, 你說的是對的。’警務官打破了沉默，“一定能像這樣亂起來的，我們的農民要是這樣子，一定要搗亂的，所以也就要弄成你所說的樣子。”

大家都坐在椅子上，點着了香煙；警務官一開始講他的經驗談，烏利雅諾夫就又斟起啤酒。

“撒馬拉的附近，是伏爾加河的沿岸，這還是去年的事情；吉普西的一隊，在支着帳篷露宿着，你們大概都知道，他們是強盜團。他們一在村莊的附近徘徊，那裏總要丟去點東西；有時候丟掉了馬，有時候丟掉了處女的貞操，這在吉普西是沒有什麼多大分別的。”

他很有趣的笑着，他的身子深深地埋在椅子裏。

“第一種的損失還容易恢復。”神父馬克利插了一

句。

“是的，這就是我的話題；那個年青人吉普西，一到村莊裏來，就留心着年青的姑娘；在秋天刈過的枯草中，作他們的好事。當然他除了有漂亮的臉子以外，他還有眼睛；他打聽好了村莊的樣子，在有一天晚上，領了他手下的人，搶去了村中三匹最好的馬，越過了伏爾加河，賣給了韃靼人，像狼羣一樣的就在曠野裏消滅了。村民從各方面去打聽，發見了馬的所在，互相商量好，聽了僧侶的意見，就去襲擊了韃靼人的部落，打倒了八九個人，把馬搶回來了；因為搗亂得太厲害，我也去出頭了，結果把八個農民當作囚犯，捉去弄死了。這諸位大概不相信吧，在第三年，吉普西又在以前的地方支起帳篷來；照例，那個年青男人，和以前的那個年青姑娘辦起事情了，村民就把他們抓住了，實際上，也真值得一看的，第一，就是那個姑娘是稱為魔女的，她說她看見一個老太婆騎着掃帚飛；所以就在她的頭上綁上一塊大石頭，把她拋在伏爾加河的河水打着旋渦到深淵裏，那姑娘，像溺死一只小狗一樣沉下去了。至於吉普西，是不能那樣簡單的，村民們，用皮帶綁住了他的兩只手，身上塗上蜂蜜，吊在螞蟻的土堆上，脚尖，是剛剛碰着土堆，所有的村民，都來看着這個人被螞蟻咬死，看了三天三夜……有兩個村民，判了三年的徒

刑。”

“三年的徒刑是太苛刻了，過於苛刻。”神父馬克利叫了，“爲什麼要把吉普西，淫亂的姑娘，和三四個韃靼人弄死呢？神，確實應該歡喜的，讓那些偶像的信者走到地獄裏去。”

“神！又是神。”烏拉幾米爾嘆息着。這個名字，在他的腦子裏頭燃燒起來了；他流着眼淚從這間屋子爬出去，一直就回到寢室裏，在床上，失望地啜泣着。

過了十二點，哥哥回來的時候，忽然看到他的臉上流着眼淚：

“怎麼的了？哭了嗎？怎麼連睡衣還沒有換呢？”

烏拉幾米爾的臉上，流着傷心的眼淚，他斷斷續續地，捏緊着拳頭，把這晚上的話，低聲地都說了出來。

“神作的事情，太狠心了！”

哥哥望着烏拉幾米爾默默地想着。使烏拉幾米爾永遠不能忘記的，就是哥哥的強硬的聲音：

“神，那種東西是沒有的！”

第二章

伏爾加的河邊

暮春的時候，伏爾加河上，輪船衝破着堅冰的封鎖，排散着流冰塊向上逆航；跟着河水流下去的木筏，也一天天多了。他們的頭上，那回到北方去的雁子，和最後的鳧羣在飛。

烏拉幾米爾從學校裏拿來了成績報告，給他父母看；每樣功課都及格，他得到了第二級的頭一名。父親的心裏，比臉上所表現的還要歡喜；母親吻着他的額上說：“你，是我的安慰者。使我光榮！”但是烏拉幾米爾雖然被人家誇獎。他並沒有什麼歡喜；他不明白他為什麼要被人誇獎。他不過是爲着需要智識，所以才用功。他特別歡喜拉丁語，自己翻字典，時時間他的哥哥亞力

山道，他什麼時候就能開始讀“基開洛”。他這樣用功，還能餘富許多時間，所以他以外更讀了許多書；他所愛讀的作者，是普希金，萊蒙特夫，和納克拉左夫；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讀了好幾遍。他時常把他所讀的書分作兩種，一種是女性的，或者可說是感情的，是一些沒有意思的東西；讀完了什麼也沒有，只是一種言語的響聲一樣；其他的一種，是真實的。正經的書，在這裏他發見了共鳴的思想。

但是當他成爲了一個貪婪的讀書家，並不是在很長久的以前的事情；在這以前，他最感到有興味的就是溜冰。他一方面作着敏運動，一方面使筋肉得到堅實。復習好了功課，就穿上溜冰鞋，在冰上跑，等到疲倦而將睡覺時才回來，所以一點也沒有看書，鑽進被窩裏就屈成一團的睡了。

忽然他注意到，在過去的冬天因爲溜冰，浪費了許多時間，所以要想把這種時間好好利用。經過了幾天的躊躇，終於奮起勇氣，去訪問他的朋友可利拉夫，作了詳細的敘述，得到了一種交換，烏拉幾米爾就很得意地回家了。他把他的溜冰鞋，他的樂趣都拋棄了，他換得來的，是四本屠介涅夫的書，從胳膊底下夾回來了。

然而烏拉幾米爾在學校裏的成績雖然很好，他也是他熱心地盼望着暑假的到來。一到放假，照每年的例子

也他們全家是搬到伏爾加河畔的森林地帶的一個小村落克可西去；這在烏拉幾米爾的感覺中，簡直是地上的樂園，這也許因為他們全家和村裏的人都很要好的關係；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在村裏，更是很有信仰的人，母親早就預備好了許多藥；對看病的人，無論誰都一視同仁地送藥給他們。

烏拉幾米爾在村童裏，也是很有勢力的，他很敏捷，而且富於冒險，他是小孩子的王，是頑童團的領導者；他用他的力氣和許多的策略使他們服從。他從來沒有使他們這樣想：“你是紳士的兒子，故意來和我們玩的，而我們也是在看不起你”。他自己，時常發着皮氣。他雖然常常懷疑他們；但是常處在他們的一夥裏，漸漸也就混在一塊——大家都是同樣的，自己就是這些同樣的人類裏頭的一個。

曾經有好幾次他把他的眼圈弄得漆黑了才回來，母親罵他，他就擡起他的溫柔的臉說：

“不要緊的，母親！我們作哥薩克兵抓強盜玩；伊凡打了我的眼睛，我也打回他一下，我就不投降，在我們那一夥的強盜沒有到來以前，我一個人和五個敵人打。”

這回，學期完了，成績也發表了，烏拉幾米爾還能
有這許多快樂的事情。草木都落了最後的花，披上了新

鮮的有香味的葉子；他的眼睛爽快地望着嫩草上的綠色。他吸着白的，黃的，藍的，各色的野花的香味，和溼潤了的泥土的香味；蝴蝶，甲蟲，蜻蜓，往來的飛着；各種的小鳥，在頭頂上叫，在尋找蟲子。

少年，被感動的佇立着了，他對森林，草，蟲，小鳥們致了敬禮。萬物都是美麗的、萬物都有不死的生命。他機械也脫下了帽子，望着空中碧綠的顏色，感謝地，熱情地喊着。

「神啊！……偉大的神啊！」

但是，他從自己的話裏，憶起了神父馬克利和波格多夫，他的臉上立刻就有點難過了。

他又戴了帽子，絆着樹根，在樹林中走。他走到叢生着野莓和蒲草的很高的河岸；河岸是成爲垂直的形狀，在鋪滿了雜草的底下，能聽見沿着水渚的砂土，慢慢流着的水的歌聲和微語聲。

很寬的河，正是水量多的時期，靜靜地快樂地流着；在對岸的低低的砂岸，再過去是綠色的牧場。從前的很長的砂地，現在這上面流着河水；河水的顏色，照着夕陽，生出無窮的變化，真能令人想起那寺院的圓蓋上，畫着的大天使的五色的彩衣。他望着通紅的黃金色的太陽，在水面上散着發出亮光的顏色；他真想遊泳到那遠遠的地方去。

小孩子的烏拉幾米爾，又脫下帽子，無意識地吸滿了伏爾加的新鮮空氣，在說不出的恍惚中，他佇立着不動的望着遠方。這時，在打着旋渦的水流前的一塊突出的岩石後頭，現出了一只很大的木筏，這是一個以柳樹條繫着幾百根樅樹和櫟樹木頭的一個木筏；船夫，立在前頭，用繫着鐵的很長的棹划着，木筏的當中，是用樹皮和有葉子的樹枝蓋成的小房子，前頭，在扁平的石頭上燒着火，那旁邊，有一個肥胖的，有鬍子的商人在喝茶；這大概是他的木筏，他不斷地大喊：替那些船夫用力加油。

“噲，是時候了；用出點勁來，唱起歌，精神點！”

船夫一面划着船，用沒有氣力的聲調唱起來了。

兄弟們！打呀！這裏有棒子。

這裏有挺粗的木頭棒，

兄弟們！打呀！打呀！

歌聲漸漸精神起來，調子也悲壯了，節奏也都整齊了。靠在長長的舵上的年輕的舵手，忽然用着美麗的聲音高唱起“俠盜的歌”。

小島子的旁邊，狹窄的海峽上；

乘着風，破着浪，

在看不盡的船帆的顏色中，

史丁克拉金的船來了。

疲倦的船夫，赤腳踏着溼了的腐爛了的木頭，和着這種聲音的節調；都齊聲合唱起來。

在看不盡的船帆的顏色中，

史丁克拉金的船來了。

歌聲傳到高岸上，渡過河，消失在一望無邊的碧綠的平野裏。

木筏忽然碰在暗礁上了，河流轉着旋渦，和木筏一同轉；歌聲停止了，響着嘈雜的呼聲，很整齊的脚步聲，也雜亂恐慌起來。疲倦了的船夫，推着棹子的頭，水在木筏上頭冒出泡，綁着木筏的柳條也斷了，木舵發出要切斷的聲音。

最後的歌聲還殘留在空中的時候，商人離開了小屋子的旁邊，使勁揮動他的拳頭，怒罵着，毆打那些和急流在奮鬥的年輕人。烏拉幾米爾像聽到了船歌一樣的，聽到了那個商人的神經病似的狂叫。

“這些狗崽子！窮鬼蛋！你們這些東西，一些小氣鬼！臭要飯花子！”

他在木筏上跑來跑去，一忽兒打，一忽兒罵，實在凶惡極了，儘罵些不乾不淨的話。高高的河岸上，傳過去了這些罵人話。在那河面上，剛才還是響着那些被虐待的人們所唱的俠盜義賊拉金的歌聲。

只這一剎眼的工夫，河面上，頓時消失了華麗的顏色；像老人的臉一樣地，灰色的，有皺紋的。天使，大天使的絢爛的顏色，在少年的心中，溶化爲退了顏色的天。烏拉幾米爾把帽子深深地遮着眼睛，兩手插在衣袋裏，默默地沉思着，憂鬱地回家；假期的快樂，從他的心裏消失去了。

現在，在他的無論什麼地方，一點完全的愉快也沒有；從他的手裏逃走了，連影子和響聲都不留，他只有對着自己低聲的說話。

“母親和教會的先生說：神是最慈悲的，最永久的；那末，人爲什麼要死呢？小鳥，狗，也爲什麼要死呢？因爲什麼，什麼地方都沒有和平呀？爲什麼船歌忽然要停止呢？爲什麼那個肥胖的老人，要毒打那個可憐的舵手呢？要那樣惡聲地怒罵呢？我不相信神是最慈悲的，如果是慈悲，對於善的東西，應當使他有永久的生命；恐怕連神自己也不是永久的吧，也許他在生前是慈悲的；因爲他死了，所以在地上，慈悲也就消滅了，神，是沒有的！”

他想起了他哥哥亞力山道的話，哥哥曾經這樣說過：“這種事情不去想最好！”那個時候，哥哥的圓圓的臉，不堪於苦惱的樣子，現在還留在他的眼睛裏。

一到了鄉下，難忘的印象的日子，也一天一天地繼續着。村裏的孩子們，和烏拉幾米爾，隨心所欲地，或者到森林和曠野裏去散步，或者在伏爾加河裏游泳，釣魚。在森林裏，都和獵師一樣地，用自己作的弓來射鳥，但是很怕他母親，母親知道就要罵。

母親曾經嚴肅地教訓過他：

“要記住，生命這個東西，是人類的最大的寶貝，是神的賜物；無論誰，若是殺人，或者殺一個小小的蟲，他就是背叛了神的心！”

這個少年問他：

“被螞蟥刺着的時候，可以弄死他嗎？”

“因為那是害蟲，”母親慌慌忙忙的說：

“狼呢？熊呢？”

“這些都是凶惡的野獸。”

母親的說明，好像有點糊裏糊塗的樣子。

“在人類裏頭，也有很凶惡的吧。”少年繼續地問他。“我聽見馬克利神父說革命家是有害的，我又聽見波格多夫說吉普西是野獸，這是什麼意思呢，母親？”

瑪利阿 · 亞力山道洛夫娜望着他兒子的倔強的眼

睛，沉思着，凝視着他；她想回答，但是母親還是沉默下去，一忽，低聲地說：

“你，還不明白；因為是個小孩子，等到歲數一到，什麼都能知道了。”

烏拉幾米爾再也沒有問。同時。他還是這樣，瞞着母親去打鳥，他知道父母看見了要罵的，但他又學會了擲骰子，這些輸贏的事情，在他有忘不掉的魅力。他拿自己的骰子，和村中的小孩去賭，把活的松鼠，離開了窠的小兔子，黑鳥，五色的金雀，連在樹林中自己作的棍子也賭起輸贏。

烏拉幾米爾從來沒有輸過——到後來，玩兒的時候，忽然會鬧起鬼來；他的骰子，被發覺是一種塞進了鉛的，他們當場就把他打了。那一個小孩，都不輕視他的這樣作為，更佩服他作的巧妙；烏拉幾米爾自己，只是聳着肩膀，冷然地說。

“爲什麼要打我呢？我是因爲想贏，我不過是一定要想贏。”

張了一臉疙疸，身輕如貓的十五歲的綏爾格·卡秋林，點點頭說：

“總之，你是氣勝，不願意輸，你。”

烏拉幾米爾合上眼睛，遲遲地回答：

“我因爲要贏才這樣弄的。”

他等待着別人來罵他的不老實，在學校，是很容易聽見的；稍微一破壞遊戲的規矩，即時就發出憤慨的聲音，罵他不老實。所以烏拉幾米爾決不加入學校的遊戲裏；他到美術的教室裏，望望模型，維納絲的胸像；和倚着木棒的哈可利茲的大像；或者到哈米退幾，斯脫洛格諾夫美術館，去看魯弗爾一些人的名畫集。

他的心裏，有了一個奇怪的比較；在教室裏學生互相看考試卷子，在聾子教師的時間，就都高聲地談話；難道這些就不是虛僞和欺騙嗎？同樣的事情在運動裏發生的時候，即時都鬧起來，爲什麼有兩樣呢？他心裏得到了一種解釋了，烏拉幾米爾輕輕地發一聲輕蔑的微笑，但他很了解因爲他使用了塞鉛的骰子。而打他的村裏的小孩子的心，他們是因爲他欺瞞了他們，所以生氣的；然而他們說他是好勝心盛，這還是同情着他的；一邊在讚成，一邊在生氣，都佩服他能夠作出這種簡單的塞鉛的骰子。

這個事情，當他和朋友們，於靜靜的河水在深淵裏流，坐在河岸上釣魚的時候，烏拉幾米爾曾經思索過好幾次。那些少年，互相隔開數步，排成一列，在深黑的水面上投下了魚鉤，沉默了一忽時候，凝視着浮木的動，在頭頸上，額上，用勁打蚊子的聲音，不斷的能聽見，這時候，感到過於沉默了，就開始講起種種的話。

烏拉幾米爾對於朋友們的話，一句也不使牠遺漏地，豎着耳朵靜心聽。他最歡喜聽的，是長着紅頭髮的綏爾格的話：從前，在伏爾加河一帶聞名的，大盜拉金的故事，也是從他那裏聽來的。從前，他只知道拉金是一個有力的強盜頭，誘拐富裕的商人，或者掠奪把商品由伏爾加運到裏海去的波斯人；可是這會他知道了，這個大盜的漂亮的船，在曾經走來走去的河岸，把他搶來的東西佈施給窮人，把那些當作奴隸賣的人，拿錢贖回來；還有，那些工人們忍不住沙皇的貴族的壓迫，絕望地起來反抗的時候，拉金也幫助他們。

紅頭髮的少年，他把波格多却夫一些謀叛的人，把被壓迫的農民的真相，使卡脫利娜女皇都知道了的故事，也講給他聽。

綏爾格作着壯烈的姿勢說：

“若是現在，拉金和波格多却夫來領導我們！政府裏的官吏，警察，那些都是提不起來的小東西！那些東西，是屈着腳，坐在我們的頭頸上的！

他握緊着拳頭，揍自己的頭頸；這些，都是從他的在工廠裏苦惱地工作着的父親和哥哥那裏聽慣了的。

烏拉幾米爾從這些朋友們，知道了農民生活的悲慘的狀態；但是聽不懂的話也很多。“伊凡今天晚上和媽麗睡，明天晚上就和巴巴拉睡。”——他簡直聽不懂。“且

雅到安尼老婆婆的地方去，就放下來了，那個老婆是住在離村很遠的地方，聽說是和惡魔有來往的一個妖婆。”還有，“他對於宮女的變心，用鞭子把她治好了。”還有，“他因為沒有納稅，就被人拋在泥溝裏。”這些他都不明白。“伊凡·古利茲諾夫被地主欺侮了，爲着報復，把紅色的雄雞放掉了。”他聽了這些，他也不知道紅色的雄雞到底是什麼東西。

雖然都不知道，總是有點不對勁；求朋友說明，他們那些吞吞吐吐的回答，反而使他不明白；可是這些許多疑問，永遠使他幻想着。他決心要使自己對於什麼事情都明白，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來調查小孩子心中想像着的，恐怖的創痕——苦惱。他記起耐克拉左夫曾經在他的詩裏，屠介涅夫曾經在“獵人日記”裏，敘述他們的絕望。

他漸漸脫離了他的懷疑。在他的胸中，總是畫着一幅農民的生活，比都會的生活差的太遠；充滿着黑暗與悲慘的一幅畫。同時他感到，如果能走到這個生活的中心裏去，一定能夠得到詳細的體驗和觀察。

這種思想，在他釣魚時，換魚餌的時候，發生了；他同時感覺到，在過去，他沒有能詳細地去看人生的一些事情，從此他決心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要詳細去看，去知道；同時他預感到，像深夜在森林裏走路一樣的，

更能得到許多使他明白的新經驗。——在深夜中的森林，淒涼的聖地裏，燃燒着野火，這裏有許多人狼，人熊，惡魔，吸血鬼，一些連血都能凍得住的故事；他覺到農民的生活，是比這些還要厲害。

他只不過遇見一次狼，而這只狼一看見他，像打敗了的野狗一樣逃了；從此他就並不感到狼的可怕。他爲着探險去看妖婆和幽靈，他曾在深夜裏到森林中走，或者一個人，在一半陷在河水裏的墳地裏走；這裏，使他的心裏害怕的，是在他的頭上，忽然有奇怪的聲音，有時在他前面的樹林中，忽然有奇怪的光亮；如果去尋求這個奇怪的原因，那也不過是夜梟的啼聲。從此以後，惡魔和妖婆對於他的信用，也完全失掉了，他也不願意再聽別的小孩子們講這些故事。

烏拉幾米爾的思想，好像起初是很遠，漸漸聽着很近的一種連續的呻吟聲，而忽然中斷了的一樣。這響聲是這樣的：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沿着狹窄的沙汀，肩膀上背着拉貨船的繩子，背脊成了一個圓圓的形狀，這一羣人出現了；烏拉幾米爾早就知道，那多是一些沒有家的流氓，爲着要得到一點點的工錢，去當拉貨船的苦力，而還得把貨船從阿斯脫拉

享，拉到尼其尼那哥洛。這些人，都是穿着破襤的衣裳，赤着脚；髭透了的亂蓬蓬的鬍子。把繩子背在肩膀上，疲倦了的走着。被繩子拉着，在水面上滑着走的貨船的舵旁，坐着一個肥胖有錢的商人，他大概就是這貨船的所有者。拉繩子的他們，一雙遍是創傷和老繭一樣的黑脚，插在溼了的沙泥裏；流着汗的肩膀，一點點低，低，彎曲着——好像生怕抬頭看見日光似的；從他們那勞苦的，被壓榨的肺子裏，發出來的呻吟，簡直是像絞出來的一樣。

噢—噢—噢—噢—噢—噢—唉！

噢—噢—噢—噢—噢—噢—唉！

這是拉船苦力的歌。是奴隸和失望的歌。爲着讓他們走過，停止了釣魚，給他們讓開了路，這其中的一個少年，覺得他們過於可憐，叫起來了：“神！救救他們吧！”

這時，大概是一個苦力的頭，這人的個子很高，長着毛的胸前，有一顆紅痣，他生氣地吼起來了：

“叫惡魔吃掉他！這個小狗！只有惡魔是我們的神。”

這一羣人走過去了，在河流的拐彎的地方，看不見了。這個悲痛的呻吟，也就消失了。

噢—噢—噢—噢—噢—噢—唉！

噢—噢—噢—噢—噢—噢—噢！

烏拉幾米爾的心，好像已經不在跳動了。雖然他沒有發見到真的惡魔，但是他聽到那些拉船的苦力說，惡魔是他們的神。惡魔的王國，到底在什麼地方呢？烏拉幾米爾想，就是去過一過拉船苦力的淒慘的生活也不管，他倒要去看一看惡魔，一定要清清楚楚地收拾他一下。

這一晚上，烏拉幾米爾到約定好的地方去，遇見了綏爾格的時候，他求綏爾格告訴他，怎麼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波格多却夫，和拉金的後繼者。綏爾格笑了：

“你們，城裏的人，是不知道鄉下人的事情；怎麼樣過日子是不知道的。因爲什麼事情和你們都是兩樣的。”

正好這個時候，穿白褲子，上身穿着短襖的一個農夫走過；他的嘴裏在嘖咕着，用笨重的黑手杖，憤怒地擊着地。“卡林，是從地主的家裏回來的！”綏爾格望着那人，像打架了的樣子，搖着蓬鬆的頭走着；他輕聲地和烏拉幾米爾說，“他很生氣，一定的，事情又糟了。”

“怎麼的了？”烏拉幾米爾問他。

“那個老頭，差不多已經有兩個月，幾乎每天到地主的家裏去。這事情，是因爲地主的小兒子，在森林裏頭遇見了老頭的女兒娜絲却，他和她講話，送東西給

她；後來娜絲却答應他了，這就是事情的起頭。”

“答應？”烏拉幾米爾問，“這是什麼意思——答應？”

“你真是傻子！”綏爾格說着，做出手勢，告訴給烏拉幾米爾聽。

“因為娜絲却有孕了，卡林就向他要五十盧布；他很生氣，如果地主不給，他就要把這種野鷄一樣的姑娘弄死。”

烏拉幾米爾興奮地問他，

“地主怎麼回答呢——那個糜流齊。”

“地主說，一個銅板也不給；後來娜絲却自己去說，這和動硬的是兩樣了，可是他說如果卡林把女兒殺死，那不過只有使自己到監獄裏吃苦。然而這樣，卡林還是倔強着要去，那個老頭，是想把這個錢要來，去買一只母牛。”

“你看將來要怎樣呢？”年幼的烏拉幾米爾很替他們擔心。

“將來？那總是這樣：老頭回去第一要先揍那個女孩子，喝酒，睡覺，打鼾聲；等到天一亮，就又跑到地主家裏去，或者說好話，或者罵架。”

“他回去就揍孩子，這，我到想要看一看。”烏拉幾米爾說。

“你這個意思真是有趣。”綏爾格吃着烏拉幾米爾給

他吃的糖果，很自然的說，“在院子的牆後躲起來，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兩個少年，在村子裏頭繞來繞去的走，走到卡林的家旁邊躲起來；已經聽見了那個農夫，在醉薰薰地怒罵。

“那老東西，不聽我的話。那個老該死的東西！殺千刀！他說：母狗來追小狗，他自趕散的。

“不是的，就像聖母，他不應該這樣說的。”娜絲却哭出來了，“我們是相愛的，我和那個人已經約好，我們結婚。”

粗暴的拳頭，向女孩的身上打去，女孩呻吟着。

“小母狗！完了，你這臭不要臉的女人！”

一面這樣罵，拳頭像雨一樣的打，重重的皮鞋腳向他身上踢。

“這是作什麼，畜生！”老婆子忽然忿怒起來了，“這不是弄死女孩嗎？”

老農夫猛烈的抓住老婆的頭髮，拉到屋外，拾起手杖，頭上，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亂打；老婆子悲哀地叫起來了：

“救人哪！殺人了！殺人了！”

聽見了這個聲音，隣近人家的女人們，都跑出來了，都圍了過來；都很自然的在看熱鬧。烏拉幾米爾，

從那些被太陽光曬焦了的農民的臉上，怎麼也找不出一點哀憐和同情。男人們，都好像心裏滿足的樣子；女人們，只有嘆息，又像是恐怖，用兩只手遮着眼睛。立在他旁邊的綏爾格，靜靜地笑着。

“你。你應當像愛眼瞓一樣地愛你的妻子！”他在唸古諺，“還有，應當像園裏的梨樹一樣地搖她。總之，這個老頭，是在很厲害地搖着他的老婆。”

女人堆裏的一個，想卡林再這樣打下去，一定要把老婆打死的，她叫一個男人去勸；但是村長，用他的職權來拒絕了。

“這不是我們應當勸的”。村長說，“在我們，女人能成爲要緊的寶貝，只有兩次；一次是行了婚禮，一次是行了葬式，離開家的時候。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卡林是在教訓他的老婆，只不過是這一點點事情。”

然而這個時候的卡林，像是在夢中一樣，失去了他的自制心；他一邊罵，把手杖扔開；去拿一根頭上有鐵的棒子，村長這回想，這時候應該去管一管了。

“好了吧，”村長說，“已經夠了，你看，伊凡諾衣！你的老婆已經渾身是血了，已經不能爬起來了，夠了！”

卡林用他充滿了血的眼睛，一望着村長的臉；忽然靜肅起來，流起眼淚，又說出他的蠢話了：

“老婆子，不留心自己的姑娘，這是不好。”他哭泣着，“失了貞節的女人！我以後將要怎麼樣呢？養這個失了貞節的餓鬼嗎？那個糜流齊，那個賊骨頭，他說連五十個盧布都不肯給。如果這樣，這樣也好，到了秋天，到他老傢伙的倉庫裏，堆滿了糧食的時候，我就去放紅色的雄雞；我把通紅的火，送給這位老爺；我叫那老傢伙，一輩子也別忘記卡林！啊！神！”

“你錯了，”一個農民駁他說，“這種話，如果叫警察聽見了，你想想，就這一點就要請你去蹲監獄！”

可是，卡林還是不知在嘍咕着些什麼。老婆，乘這機會，難過地爬起來，走進屋裏了；隣居的人，都互相說着這都是因為娜絲却，把卡林領到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卡林的說蠢話的聲音，也在送遠的地方消滅了。

綏爾格忽然想起忘了給牲口喝水，急急地跑回家去；但是烏拉幾米爾不動，他的心裏在想着他家裏所發生的事情。

那裏，有兩個女人，在悲哀地哭得很長久；但是不一忽，又寂靜了。再不一忽，忽然能聽見興奮的微語聲——好像有什麼事情的樣子。聲音一消滅，娜絲却在手腕裏，抱着用很漂亮的手絹包着的東西，走出院子去。

這時候，烏拉幾米爾覺得有點餓，但是他躲在那地方不動。他看見卡林喝得泥醉，搖來搖去回來了；卡林

一喝酒話就多起來，兩只手搖擺着，一忽唱歌，一忽學着跳舞的樣子，差一點倒下地；他悄悄地走進屋裏，老婆就替他脫鞋，把他扶到牀上。烏拉幾米爾知道他即時就睡着了，在他的打鼾聲中，還能聽見酒醉後的睡話。

老婆就走出房門，像是等得很着急的樣子，在路上張望；娜絲却的腳聲好像漸漸走近了果樹園，娜絲却回來了，頭髮弄得很亂，好像有什麼懼怕似的，在少女中所看不見的姿勢，很沉重地移動着他的脚步。又來了一個女人，乾巴巴的樣子，彎着腰，真是一個妖婆，臘黃的有皺紋的臉，她的眼睛小得像鳥的眼睛一樣。

“伯母！請你救一救這個可憐的姑娘吧！”母親說，“等到收穫好了，給你一個盧布；一定的，送給你。”

“這就好了嗎，快一點！快一點！”老太婆揚着袖子說。

從很遠的地方，樂器的響聲，笑聲，年青人的歌聲，在夜的空氣裏流盪。

兩三個落村。

八個姑娘，一個是我的。

呼！哈！

第三章

年輕的司祭

村中的人都集在卡林的家裏，忽忽忙忙間，用粗糟的厚木頭釘好的白木棺材，在屋子的一角，橫在兩只板橙上頭；這上面，架子上的黑色的，滿是煤灰的神像前面，點着一枝臘燭。

又矮又瘦的年輕的司祭，在他的法衣外面，繫着黑色天鵝絨的長袍，祈禱着死者的冥福；他的聲調，是緊張着，而又強制着內心所燃燒的憤怒；他的眼睛，時時閃耀着眼淚；用他沒有血色的，連靜脈都看得見的手，推着十字架，誦着祈禱文；他的眼睛，避開屋子內的農民的臉，注視着娜絲却的死顏。他望着她的死了的尖鼻子，和嘴的周圍深刻着的痛苦的

痕跡，和打傷了的睜開着一半的眼睛。他唱着詩，他的呼吸聲，像斷續的笛聲。

儀式終算完了。“主！在你的聖者的家裏，願你施給她和平！”祈禱的最後的聲音一消滅，農民們就把娜絲却連到墳地裏去；那裏，有離開了羣的牛在吃草，野狗在長得很高的草堆裏往返奔跑。埋着女孩子的泥土上，作起了黃色的墳堆；豎起了一個連她的名字以及什麼也沒有寫着的木頭十字架。

烏利雅諾夫想請司祭去喝茶，問他去不去。

“司祭先生！你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疲倦了吧？！到我家去休息休息好嗎？”

卡林心裏很歡喜，想如果烏拉雅諾夫把司祭領去，他就省得麻煩了。這個司祭，是從別的教區來的，所以誰也不感到怎麼親熱；又很有點像學者的樣子，像這種人在，不容易吃得着的一頓飯，就要減去了不少的高興；確實，卡林的一些朋友，一定很討厭着這個司祭。

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和她丈夫兩個人一同請他，年輕的司祭，客氣地微笑着，點點頭表示答應的意思。他脫了長袍，用布包好了十字架和聖水的瓶；當他輕輕拂着香爐上的灰的時候，他望着那些茫然的農民們；他們正在用手抓着小鍋子裏的小麥粥吃，用鋤頭弄平了娜絲却墳上的土，都等着他們兩夫妻的回去。

烏利雅諾夫喝着茶，擺出父親的態度；訊問年輕的司祭，關於他的教會，家族，和教區的一些事情。司祭總是很客氣的，作着很籠統的回答，避免着詳細的敘說。

“司祭先生，你是從那一個神學學校出身的？”烏利雅諾夫夫人問他。

“我是從基耶夫神學學校畢業，又進到彼得堡。他不很連慣的回答着，“我的名字是：却爾尼恩，——威塞利昂·却爾尼恩。”

“是神學的大學嗎！”烏利雅諾夫感嘆着，“那不是最高的學府嗎？爲什麼，埋沒在這種偏僻的鄉下的教區裏呢！”

司祭露着很胆小的眼色低聲說：

“這地方說話不要緊嗎……我怕有誰在偷聽！”

“這地方不要緊，請你隨便說好了。”烏利雅諾夫夫人說。

“這倒放心了。”司祭說，“其實，與令郎亞力山道，伊里奇，會見過的。

“是嗎？在什麼地方遇見的？”烏利雅諾夫夫人問。

“在卡棧。因爲那裏有一個人，我們倆人都認識。”

司祭又含糊起來了。

“那末，請你說一說，像您這樣有含養的人，爲什

麼要到這種長滿着野草的小村落裏來呢？”

司祭懷疑地向四圍張望，用極低的聲音聲：

“我現在是成爲了司教和宗教會議的犧牲！”

“因爲什麼呢？”

“因爲我反對過教會的政策，我不是僅僅去執行教會的事務；我的天職，——是教化的聖職，我是要使信者們，去走向基督的真的宗教。”

司祭漸漸高興了，更大膽地繼續說下去：

“俄國一直到現在，還是未開化的，幾乎是異教的國家；司祭，同時還應當是一個傳教師。——無知的農民，從基督教，什麼也沒有得着過——真是什麼也沒有得着過。從前，他們伏在配倫的木像的祭壇前，在地上叩着頭；現在，就是在一千年後，也還是要伏在木頭神像的前面。他們完全是無知；在他們，神簡直就是偶像，關於聖靈，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會理解，在他們的生活裏，沒有愛，沒有光明，連希望也沒有。更可怕的事情，是連象徵着信仰的，小小的祈禱的事情，都棄而不顧了，這一點；也就因爲這樣，所以像冒瀆了神一樣地，都墮落了。

司祭沉默地冥想着。

“不，並不是不祈禱，”不一忽，又繼續說下去，
“我們的農民，他們所祈禱的，是豐富的收穫，把自己

的田地擴大，要使地主都弄得沒有；這是他們的全部的心情。如果拿土地作魚餌，都能把他們釣引到天國和地獄裏去。亞力山大二世說過，要解放農奴——總之，在解放的美名下，實質上是把農民束縛在狹窄的土地裏；這個土地，雖然在最好的時候，也只能過着極窮困的生活，永遠被饑餓所威脅……就是這樣，他也被稱爲解放者。一個奸惡的政治家，向皇帝說，利用農民對於土地的極迫切的慾望，就說現在就將要成爲了土地的所有者；拿這種夢一樣的希望，來縛住他們那種時時要反叛的有力的四肢。這真是惡魔的策略，就因爲這樣，沙皇就在革命家的手裏被打倒，而壽終正寢了。”

誰也不響。烏拉幾米爾望着司得蒼白色的，緊張着發出遑彎的臉，

“爲着皇帝的光榮，使腐敗的官吏，要竭盡忠誠……如果欺侮農民，壓迫農民，這樣命令下去，怎樣能夠使農民到基督教裏來呢？在我是不能夠！”

他嘆息着，靜靜地又說下去：

“這是我的大概的意見。我就這樣被迫害——警察廳裏派偵探來跟着我——被擡到鄉下的小村落裏來。我是奉侍神的，這是怎樣可怕的一句話啊，怎樣怕人的責任啊……今天的小姑娘的葬式，——您也去了，……在鄉下所發生的事情，我是比什麼都要明白。聽見過令人

懺悔和戰慄的驚人的事情，所以很知道。這如果說得明白一點，就像狼捉小羊一樣，是當然的事情，恐怕不能算是罪惡。我們所住着的，是一點也沒有光明的，黑暗的國家。——在這裏，丈夫如果歡喜上了別的女人，就可以把他的老婆打死；老婆如果妨礙了丈夫的事情，就在瓦特加酒裏，放進毒藥去。女孩子如果有了罪惡的生活，結果不能隱藏的時候，就和會使用魔法，能使人少講壞話的惡婆商量。到處是喝得泥醉，野蠻，和輕視人的性命的價值。我們的農民，他們的內心中所最希望的是什麼，知道嗎；他們是只知殺人，他們真是巧妙的，微細的，十足的亞細亞的陰險啊——犧牲者的死，倒底是什麼呢，這是令人想出了簡單的覺悟的殺人法；這種事情如果繼續下去，結果將要怎樣呢？誰也不知道，誰也想像不出來！”

“是革命吧！”烏利雅諾夫噓着聲音說，

“還是叛亂嗎！”

“哪一個也不是吧，”年輕的司祭大聲說，“像野獸一樣，我們的農民衝出了門檻；大地上，蓋滿了血和火，時個已經在到來，現在已經很近！”

他像預言者一樣，高高地舉起拳頭，在頭上揮；長長地嘆息了一聲。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烏利雅諾夫夫人說。

“我想，我們的普及學校教育，大概可以從這種災禍裏，把國土救出來吧！”烏利雅諾夫敘述他的意見：

“不，倒底不能長久地去救濟，”司祭回答，“如果從我們農民的思想狀態來看，教育是危險的；書籍，也不能使人不飢餓，學問這東西，只在肚裏不飢餓，心境和平的時候才能得着；在包圍着饑餓和憎惡的時候，幻想是不會生出來的。”

說完了這話，司祭從桌子的旁邊立起來；劃了三次十字，作着懇求的聲調說：

“今天的話，請你不要對別人說；我雖然不怕什麼，但是在某一個時期以前，我是想在這個地方滯下去。”

大家都把他送到馬車等着的地方，可是馬車夫已經不在；也許跟那些來看葬式的人，一同到卡林家去吃飯了吧；烏利雅諾夫剛要叫烏拉幾米爾去看，這時從卡林家裏，吃飯的人都走出來了。

農民們，男的女的，都是劃着十字，從臺階上走下來，一走出門口，都用着不很整齊的調子，唱着流行的歌。

司祭的馬車夫，也在這裏頭，和別的一些人同樣他，喝得泥醉；但是他還沒有忘記他的職務，蹣跚地走地馬車這一邊來。

“真是可以算很一個整齊的葬式！”他爬上車子的前頭，說，“神！請你對你的婢女，娜絲却的靈魂，施給她幸福吧！”

喝得泥醉的馬車夫，毫不容情地用勁打着馬，高聲地也不知喊些什麼；揚起了霧一樣的灰沙，趕着馬走，鐵輪不斷地在滾。烏拉幾米爾的心中，深深地印象着那個小個子似的司祭，駭人地舉起了拳頭的那個樣子；他把這個樣子，和那個用寶石和黃金裝飾着受難的基督，摸着鬍子的肥胖的馬克利神父對照起來；同是侍奉神的人，而相差有這末遠——少年這樣想。哪一個較為好，哪一個較為對；或者，哪一個壞，哪一個不對；他的疑問只是解決不了。種種的思想，在他的腦袋裏頭模糊着；他好像站在十字路口，他迷路，他不知道將要向那一條路走去。

烏拉幾米爾細細地閉着他的黑眼睛，抿着嘴唇；他忽然想到要去看村長家裏求宿的一個流浪乞丐；他拋去了一切的念頭，毫不猶豫地急急跑到村長家裏去。那裏，一個流浪的老人，被許多女人和小孩子包圍着；大家招待着他，聽他講流浪的經過，和遇見過的許多新奇的故事。

這個老人，人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被鐵鍊子繫着的苦山諾風。”又瘦又黑，熱狂者所常有的一副總是向

遠處望的眼睛；夏天，冬天，穿着破襪的，磨得有亮光的大衣；光着脚走，爲着路上難走，在肌膚上擊着粗糟的毛襖衣；帶着很重的鐵鍊子，胸脯上，掛着一副戴荊冠的基督的畫像。

他不斷地在講話。無目的地流浪了俄羅斯的全國，所得到的閒話，故事，傳說，和祈禱，從他的嘴裏錯雜地流出來。他講了許多話，都是關於僧院，神聖的殉教者的遺骨，自己的生涯，好幾千個農民在過着苦日子的監獄，許多人所熱望着的——能施給農民以土地，自由，和幸福的 White Letter，關於醫生，學校，教師，和在鄉村裏流行着的虎列拉傳染病，這一些話。

他又把許多東西拿出來看：能驅除病魔和災禍的護符；從聖地拿來的一把土；還有安聖者的骨頭；還有裝着聖尼克來靈井的水的小瓶子等等。

他狂笑，唱歌，響着鐵鍊子，他預言着說：神與人的仇敵，反基督的出現，就在眼前了。他更預言着說：在這反基督的統治着的六百六十六日內，活着的，只有那些被壓榨的過着悲慘生活的農民；而這些農民，是得到了審判已往壓迫他們的人們的權利。他又說：基督再臨了，統治着那些單純的農民的時候，他們就能享受着地上的快樂，一直到一千年。

這個生出來就像泥土一樣漆黑的老人，發出空洞的

笑聲，歇斯脫里地叫着，精神錯亂地走出了屋子。小小的烏拉幾米爾，默默地望着他。

這時在屋外，忽然能聽見拉轎子的馬的鈴聲。兩個馬隊巡警，坐着馬車在後頭跟着，到村長家裏了，一個官吏，昂然地走進來，對着村長很傲慢地打了個招呼。

“這個村子裏，有一個叫作黛利亞·烏哥綠巴的女人嗎？是土耳其戰役時一個死了的兵士的家眷。”

“是，有的。”村長駭怕着，手哆嗦着；衣袋上，別着一根銅做的村長的徽章，這樣回答，“烏哥綠巴的家，是在那個污水的旁邊。

“領我去！”官吏命令他，一些人都跟隨着。

女人們跟在後頭，小孩子也跟着；苦山諾風也誦着聖歌跟着走。這雜亂的一羣，在離村很遠的一間要倒下來的茅屋前站住了。這是腐爛了的黑色的草所蓋成的屋頂，破了的窗，用髒污的爛東西塞着；這旁邊，有一個中年的農家女在擠牛奶，大概是她的女孩，兩個小姑娘，用着木頭的叉耙，在耙着牛廐裏的糞。

“依據法律的名目，”官吏嚴厲地宣言着，“黛利亞·烏哥綠巴在他丈夫死了以後，沒有納過稅；所以應當沒收她的房屋和土地。”

說着，對巡警動一動下顎，作個姿勢，巡警就把牛

牽出來，在房子和牛廄上貼了封條。

“隣居們！善心的人們！”這女人哭泣着說，“救救我吧，請你們給我集點錢，給我納稅吧！關於我的家裏，你們大概都知道的；丈夫是在炮火底下死了，家裏沒有一個男人，沒有一個機器犁，什麼幫助也沒有，這樣我能夠作出什麼東西來呢。我用那只牛拉着木頭犁，叫那兩個小姑娘耕田；都是那只牛在替我種地，借着牛的光，才能不致於餓死，我求求你們，替我納一納稅吧！”

村裏的人，都低着頭，陰鬱地望着地上；誰也不動，也不說一句話。

“少說話！”官吏說，“你，在今天，就要離開這地方；這件事情沒有決定以前，你不許私自扯去封條；這一點村長一定要負責監視她。”

官吏動一動下顎，作一個姿勢；上了馬車。馬隊巡警就用繩子牽着牛，在他後頭跟着。但是這一羣人不散開，他們都默然地聽着黛利亞的怨聲，和向神的乞訴聲；黛利亞把繫有皮帶的 Blouse（女人的寬衣）扯破了，她抓亂着頭髮，像受傷了的小鳥一樣叫。

突然，苦山諾風離開了這羣人，走到那女人的旁邊去；響着鐵鍊子，在那個絕望的女人面前跪着，劃着十字，用那只狂熱的眼睛抓住那女人，低聲地向神祈禱，

最後，向地上叩着頭，重重地說：

“上帝的婢女黛利亞啊！保護你和基督所愛的小孩子們的人，一個也沒有嗎？幫助你的人，一個也沒有嗎？”

“一個也沒有，實在的，一個也沒有！”黛利亞又流着眼淚，“是沒有依靠的孤兒，可憐的孤兒！”

因為過於絕望，像氣厥了一樣地，那女人斜靠在小屋子的牆壁上。

“在父親，兒子，聖靈的名字下，阿門！”化子的老人喊着，“那末，這個基督的卑賤的僕人，我，去作為你的保護者吧！熱的天，下霜的早晨，不管狂風，暴雨，大雪，我們從村落走到村落，從街市走到街市，從僧院走到僧院，在這沒有邊際的神聖的俄羅斯，我們要飯去流浪吧！我們不種田，不耕地，像荒野的飛鳥一樣；但是，上帝對於善人們的心，是要施以豐富的收穫，不要失望吧，揩乾了眼淚吧！十字架的基督和聖母，將要在天上救我們。被虐待的人，哭泣的人，負着重担的人，在得到正義的酬勞以前，我們的路是遙遠而且還是危險的，要這樣覺悟着；噲！走吧！”

他拉着女人的小孩子們的手，走了；小孩子們，靜靜地哭着，但是都很老實地跟着他。黛利亞躊躇地望着他們走，他的失望的眼睛，被破亂的家，爛了的牛厩，

破了的襠，還沒有擠好牛奶就扔在那裏的木桶——被這些捨不得拋棄的東西牽制着；但是不一忽，發出了尖銳的叫聲，追着苦山諾風去了。老人，把那難看的，破窮的，頭髮稀薄的小孩子放在前頭走，他自己扶着手杖，彳亍地走。

一些女人，離開了人羣回家去了，把麵包，雞蛋，肉，銅板拿來送給這被逐出的人。

“在神的名字下。”

那些女人，把東西給苦山諾風和黛利亞的時候，這樣說。

“從基督那裏給你們酬勞吧！”苦山諾風把贈物放進了口袋裏說。

村人們，送着這長久住在一塊的母子們，離開了祖宗的土地，走向流浪的征旅去。走到了十字路，從此，旅人離開了他的舊相知，開始去走要飯的路。只有烏拉幾米爾，沿着道路，藏在叢林中，很遠很遠地跟着走。

苦山諾風一邊走，低聲地祈禱着，黛利亞不時地突然發出哭聲；小孩子們很高興地，對於這生活的變化早已感到了滿足，跑來跑去摘花。

附近田地裏的農民，把粗糙的犁——這上繫有鐵匠店裏打的刀，有的沒有繫着刀，繫着尖尖的樹根——使矮小的瘦得只有骨頭的馬拉着耕吧。半飢餓的馬，低墜

着脖子；農民的彎着的肩膀，這些都是表示着；他們是在悽慘地工作着。馬是很粗暴地在呼吸着，農民是在喘息着；噢—噢—唉！噢—唉！在強打着精神。烏拉幾米爾像是被打進了絕望的深淵，在伏爾加河，逆行的貨船的繩子底下，掙扎在生活裏的船夫的晝，又在心中浮起來了。

突然，女人的孩子在路旁站住了，望着溝裏；同時，有兩個年青人，猥褻地開玩笑地叫着，在溝裏動，從底下，有一個披亂着頭髮的裸體女人爬上來了；那姑娘，繫着髒了的襯褲，一面在背脊上，用那滿是泥漬的 Blouse 來遮隱肩膀和胸脯上露出着的肌肉，在機械地走着路。烏拉幾米爾知道她是村裏牧牛的啞姑娘。那姑娘站住了，她那遲鈍的沒有感覺的眼睛，望着這被逐出的人；像動物一樣沉思着。那兩個年青人，跑着去追那拉着犁走過去的馬，大概那只馬已經走在泥上鬆淺的地方了吧；噢—噢—噢—唉！噢—噢—唉！喊着淘氣的調子，趕着馬走。

烏拉幾米爾沒有再跟着往前走，坐在道旁的叢林的樹蔭裏，掉的痛苦的眼淚。地上，什麼好的東西也沒有；就是碧清的天空，道旁朦朧着的黃金色的灰塵，野花，牧場的綠色，輝耀着的熱的太陽——所有的景物，在他只是灰色，只是悲哀；就是小鳥唱的歌，在他也只

聽見一個聲調——只是哀愁的哭聲。

哭完了，同時異常憎惡的思念，在他的全身高漲着。灰色的，淡黑色的，幾千百種的姿態，圍繞着他，逼迫着他——神。胸前配着勳章的他的父親。村長。身體很高的警務官波格多夫；紅頭髮的綏爾格。醫師其特夫。臉上都是皺紋的妖婆。肥胖的馬克利神父。被壓迫的蒼白的司祭。啞姑娘的裸出的胸脯……。

從周圍的曠野，他還是能聽見農夫的悠長的低泣聲。

噢—噢—唉！噢—噢—唉！

第四章

知道了馬克思

什麼叫作清楚，什麼叫作明白，在這以前，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是沒有看見過這些東西；但是從他在鄉村裏過了夏天回來了以後，他覺得就是學校裏的朋友們，在表情，音聲和態度，也多少有了變化，他現在是很不願意和朋友親近，避免和他們談話；但是事實上，他對於朋友們，很注意地觀察着，好像初次會面似的，對於從前的朋友，他開始重新研究起來了。

他對於所有的同學，談話時，常加以兩三個疑問，來試驗他們；從這裏認識了他們的典型。

師長的兒子，時常驕傲着——說出他父親尼萊的經歷和勳章，對於不聽命令的兵士，弄到軍法會議去處以

死刑的這樣子的嚴格。

商人的兒子，總是講他家怎樣的有錢，他父親在每年集市一次的尼其尼諾伏古洛，怎樣巧妙地買了農村的土地，怎樣用了巨額的賄賂，把不好的外套賣進軍隊裏。

刑務所長的兒子，總是拿着像野獸一樣的冷嘲，極詳細地敘述關於拷問囚犯的方法；他說了許多關於囚犯的吃食——小蒜和鱈魚的話；還有關於禁止使用水的事情；關於妨礙晚上睡覺的辦法；還有，要使犯人受盡了苦痛和困倦，再嚴重地訊問；他還說明着，從窗戶裏望着犯人的受刑，很感覺到有趣。

架子稍微有點不夠的拉查那夫，因為父親是個知事，從各方面送來許多禮物，他很以為光榮；他說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英國可的洛依衣裳，也是在他的生日，一個和父親來往的商人所送給他的禮物。

肥胖的一點表情也沒有的尼克·修洛夫，他總是瞧不起他的父親——那個大會堂的僧侶，宗教裁判所的檢事。他很詳細地知道，富豪們為要得到離婚的判決，送給他父親以賄賂的數目；而這個被人們所尊敬的僧侶，幫助着囑託他的人，捏造出許多通姦和不真的偽證。這個兒子和他的父親真有點反對，時常不顧一切地，把他父親的不正當的行為暴露出來。

憂鬱的烏拉幾米爾，詳細地研究着那些人物；把他所知道的，農民的絕望的黑暗生活講給他們聽，把假期中的經驗，一個一個舉出來——黛利亞·烏哥綠巴的悲劇，年輕司祭的恐怖的預言，娜絲却的死，乞丐苦山諾風，用樅木的根代替鐵刀子的奇怪而悲哀的舉。

他又把充滿在農村裏的無政府狀態，會使用魔法的老太婆的祕密療法，農民的愚笨，和對於新世界出現的漠然的期待；等等的這些話講給他們聽。

“這世界是可怕！”他真實地說着，“如果像波格多却夫和拉金那種人再能出現，有了好的命運，也許真能把這世界掉換一下吧！”

“再少說這些話！”師長的兒子輕視着他說，“那個惡魔，不像你所說的那樣漆黑；只要我的父親領着兵，嘖！嘖！嘖地放幾槍就完事了，也不過這樣，那些畜生，這樣是足以夠了！”

別的小孩子，也都讚成地笑了，從這一天起，烏拉幾米爾不和他的同班生開口了，從朝到夜只是溫習功課；他最感覺到有興趣的，就是在讀書時候，如果得到了會心的句子，他就提出來寫上自己的意見。哥哥亞力山道，有時偶然讀着他的筆記，當時雖然不說什麼，從此以後，他就很注意地，拿出各種書給烏拉幾米爾看。他猶其用心在拉丁語的古典上，到了第四級的時

候，簡直不用字典就可以看書了。

他最討厭着教師，這也是有着相當的理由，教神學的，口吃的德波僧侶；眼睛總不離開教科書，照原樣子講出來，因為這本教科書的著者，是神學博士蘇格洛夫，而又是神聖的宗教會議所推獎的；所以他教學生要一句一句地背下來。有時候學生問他——這裏當然也有惡意的——他就永遠是這樣一個規定的回答，說：

“關於這個事情，早就應該知道的，也已經教過了；這個說明，在博士閣下的名著第七十六頁的裏頭便有。”

烏拉幾米爾，自從哥哥和他說過沒有神的存在以來，他總不和哥哥討論宗教問題；這裏有了幾個疑問，他就去問先生，教師的回答，只是教他去讀蘇格洛夫博士的教科書第一百〇一頁。從此以後，他決不去問教師，在教室裏，照那學識豐富的神學博士所寫的原樣背下來，得到了很好的分數，然而他的心，只是充滿着黑暗的絕望。

數學教師的烏古拉夫·奧那門特夫，是一個身體魁大，很醜的人，他是一個慢性的泥醉者，在又紅又大的鼻子上，戴着一副討厭的黑眼鏡，他好像完全忘掉是在教室裏，滿嘴不住地吐着猥褻的話；他所出的問題，每年是同樣的，因為學生的答案完全是錯的，所以他一

年到頭不高興，他看着立在黑板前頭，什麼時候也算不出來的學生，他罵着他們：“真是像天國的國王的塑像！”他所依賴着的，只有烏拉幾米爾一個人，在教育部派督學員來視察的時候，這個教育官廳的代表，在黑板上出了個複雜的問題，迷糊了的奧那門特夫，只信賴他。

已經學了兩年的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是那個很漂亮的教師阿爾山尼·基利洛依其；這位先生，他是一個從低音即時就能轉為高音的這種音聲的所有者，在漂亮雪白的臉上，有着很長的黑鬚鬚，在那副金絲邊的眼鏡裏，碧綠的眼睛在發着亮光。據上級生的所說，因為他常和女人鬧出事情，所以他從莫斯科轉任到鄉下來的；這又由人證明是事實了。烏拉幾米爾在自己家裏，聽見父親帶玩笑似地和母親說過，這位先生和視學員的老婆的關係。視學員儘是過着不得志的生涯，和一個年青的裁縫姑娘結婚了；他的老婆在舉行婚式的第二天，就和他不對了，當那漂亮的阿爾山尼·基利洛依其在他們的舞臺中出現以前，一些年紀大的學生都覺得奇怪了。

這個古典的教師，他知道了小小的狼羣——他對於學生是這樣稱呼的——都在嘲笑他那種浪漫的胡亂的行為；所以他一進教室裏的時候，他就稍微裝着神祕的高尚的態度，他那默然的碧綠的眼睛，就好像這樣雄辯

着：“你們如果知道了我的一些什麼事情，就放在肚子裏好了！”

這位先生，即時成爲了烏拉幾米爾的崇拜的偶像。他關於希臘和拉丁的古典，從頭到尾精通着，猶其是古代歷史的熱愛者，他極詳細地知道古代的世界，以外，他還能高聲地吟誦“伊利雅脫”——荷馬的韻律，能夠從他的嘴裏流出最好的音樂；教師和學生，終於結成了說不出的友誼。

有時候，這位先生和這個學生在街上遇見了，他們就立着談起來。

“怎麼樣？小狼先生！”他用着很親切的逗樂子的聲調說，“看你好像很喜歡古典，想研究言語學嗎？”

“不，先生！還沒有這種決心。”烏拉幾米爾回答。

“是應當決心的時期了，你應當決定對於自己有興趣的一方面，再去樹立你將來的方針。”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但是……”

這少年，忽然不說了。

“但是怎麼的呢？”先生追問他。

“我是這樣看的，”少年慢慢地說，“現在的生活，是虛偽的，人爲的；好像要發生些什麼事情——這事情能使一切東西都絕滅！”

先生自言自語地，很佩服地望着學生的真誠的臉

庸。

“唔！你是這樣想嗎！”

“是的。”

“如果這樣，也沒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努力去研究言語學；這種思念，是我三十年所經驗的，我一天到晚這樣問自己——阿爾山尼·基利洛依其，每天能有好幾個鐘頭，和荷馬，佛幾爾，奧維特，苦山諾風，德莫斯山納司，西山洛，和普拉多這些大人物作伴侶；爲什麼要和那些豬一樣的，不良的，不正直的混蛋東西在一塊兒呢？”

很不幸的，當烏拉幾米爾到了第六級的時候，先生轉任到莫斯科去了，帶着視學員的老婆去了。……烏拉幾米爾是完全不能理解，在剛才，還有着古代的美麗的世界，刻着大理石的彫像，用花崗石築成的神殿的世界；而這個充滿着驚異的，天才的，偉大的指導着的宇宙，僅僅爲着一個娼婦，視學員的老婆，無智的裁縫姑娘，而就墮落了，消滅了。他聳着肩膀，拋棄了爲着先生所感到的同情的思念；他發見了先生的生活是有着矛盾和正反面，他的勸告完全是虛偽的。

接着他來的，是一個不使人感到興味的玄學者；他對於烏拉幾米爾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師範學校出身的，担任俄國文學的教師波拉黑維特

夫，他使烏拉幾米爾絕望了。這少年，他讀了很多的書，他有他自己的見識，他雖然很知道古典的東西，但他不歡喜以貴族，皇帝，將軍為主要題材的作品；他愛讀却爾尼修夫可基，納克拉左夫，託爾斯泰，可爾土左夫一些人的作品，因為他們的作品，都是接觸着農民的生活。還有他覺得阿克沙克夫的鼓吹俄羅斯和西方的斯拉夫族的結合為可笑——因為他曾經遇見過被逐到卡棧的波蘭人；他理解到俄羅斯人和波蘭人的中間，是存在着不能超越的鴻溝。

這個波拉黑維特夫教師，有許多地方，像教神學的那個僧侶；他所教給學生的，一步也不離開那本御用的教科書的篇頁，而他從來也沒有說出自己的意見。

但，他也有他自己的意見，每禮拜他作一次文學的講演；然而那也只有讚賞着一些發表對於現時的統治者竭盡忠誠的作品的作者，對於另外相反的作家，他罵他們是反動，叛徒。人類的事情，未免太過於做作和頑固了，以自己的忠義為商品，而去領受勳章，那種無恥的向上的慾望，是過於顯明了；所以烏拉幾米爾當時就要敘述出他的意見，但是細細一想，就癡呆地不說了。從此他叫這個先生為“勳章豬”，這個綽號是很適當的，這裏包含着先生的一生事業。

烏拉幾米爾到第七級的時候，一件決定了他的將來

的事件發生了。

這時，他和哥哥亞力山道一同在過着假期，哥哥是已經畢業了，在溫習着數學和自然科學；兩個人一同散步時，哥哥發見了自已是在和烏拉幾米爾真誠地談着話，他對於弟弟的智識，深刻的思想，所敘述的意見和正確的辯論，他感覺到奇怪；他講給弟弟聽，關於“人民的意志”的革命黨的事情，他也說出了他自己就是一個黨員。

“我們所希望的，”他說，“是要使全體國民，猶其是國民中最大的階級，農民，能參與國家政治；叫主權者召集憲法會議，決定政治形態，這才能救濟農民的愚妄和悲慘！”

烏拉幾米爾注意地聽着，質問他：

“爲什麼一定要去要求皇帝呢，我們的國民，現在是像無智的一羣緬羊一樣被統治着；就是國民自己，也都是在互相猜忌，沒有連帶的觀念，全體的行動是不能夠的，我在各處的農民中間看出了這一點。”

“黨，是在尋找着自由主義的地方紳士階級的同情者，”亞力山道回答，“那個階級是有勢力的，他們的話，能夠達到皇帝的耳朵裏。”

“我很以爲奇怪，如果這些農民統治着俄羅斯，那就決沒有地方紳士的利益存在，所以地方紳士看透了這

一點，不會來幫助農民的。”

“那末，就只有訴之於恐怖手段。”亞力山道加強了他的聲調說。

“恐怖手段？其利亞波夫和配洛夫司卡約的炸彈，得到了什麼呢？所得到的，也不過還是亞力山大三世和尼克來皇帝的傳統的暴力統治。”

烏拉幾米爾總是不能隱藏起他的輕蔑的想念。

哥哥問他：

“這些，你是在什麼地方學來的？”

“從教歷史的先生，”烏拉幾米爾回答，“是西門·亞力山大·奧司得波夫先生；是在這個學年的一半時候來的。那末，哥哥！我還有一個疑問，請告訴我，你們，是要救俄羅斯全國呢？還是只救農民呢？”

“這真是奇怪的質問，”哥哥奇怪着，“當然，我們是要救全體的俄國，也就是爲着要去救全體國民。”

烏拉幾米爾微微地笑着，即時就回答：

“如果那樣，哥哥是在作着愉快的好夢吧！”

“爲什麼？”

“這因爲是這樣，這麼一來，所有的人，總要有些地方要感到不滿，內部的鬥爭要不斷地發生着；假定農民占着政府的大多數，那末他們的希望只有一個，那就是土地的分配，奧司得波夫先生說過，這種沒有秩序的

皇帝的統治，能夠這樣繼續的唯一的理由，就因為這個。土地的獲得慾是王族的理想，而這和全農民階級的慾望與夢是互相共鳴的；但是這個問題先放下吧，我所感到興趣的是別的問題……我所想說的，是：如果農民在政府裏得到了勢力，為要實現他從前的土地慾，他即時就將成爲了新的土地所有者；這時被逐去了的從前的地主，和村裏的無產階級，就起來反抗他們，像火一樣地燃燒起來，這如果在俄羅斯全國裏發生，這結果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兩弟兄關於這個問題，曾經辯過好幾次，亞力山道也漸漸和弟弟說，他是在開始懷疑，這“人民的意志”的 Program，究竟能成爲很好的匡救策嗎。

有一天，烏拉幾米爾和哥哥說：

“我雖然什麼也不怕，但是我決不參加哥哥的黨。”

“因爲什麼不參加呢？”

“這也不過是一個宗教狂熱者的集團，倒底，使農民要成爲你們的思想和行爲的指導者的理由，是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時機一到，農民是會暴動的，他們是會開槍的，但是過了這些以後，他們是會學着其利亞波夫，臉孔紅得像小學生一樣的兇暴！”

“這也是奧司得波夫所教的嗎？”

“不，我自己在想的，我以爲你們的計劃是沒有用

的，這種農民，也不過是喝血的野蠻人；他們並不感到真的不滿，他們並不計較於過去和將來，也沒有主義，只是被野獸的威力所支配着。”

從這以後，他們決不談到關於“人民的意志”黨的問題；這時，亞力山道提出說是兩個人一同去研究卡爾·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使烏拉幾米爾入迷了，因為這原故，使他拋棄了從來所愛讀的拉丁希臘的古典，和呂波卡的古典辭源；每天一溫習完了功課，就看馬克思的書，不到幾頁，就提出來筆記，寫上自己的意見，哥哥一說出驚嘆的意思時候，烏拉幾米爾就熱烈地叫起來。

“這裏頭，無論那一種必須的東西都有——戰術，戰略，還有勝利。”

“如果在產業化的國家裏，一定能夠很順利的實行，”哥哥提出了抗議，“像我們這種神聖的俄羅斯，木頭的犁，被煤煙熏着的農家，作着奇蹟的人；有這些東西存在着的國家，恐怕是不適宜。”

“這在一個階級，和別的一個階級鬥爭的時候很有用處。”烏拉幾米爾回答。

在學校，什麼事情還是沒有變動，烏拉幾米爾照例還是第一名，一大半的同班生，都是一些沒有辦法的壞學生，所以再懶惰一點，也還是可以得着第一名的。他

的同班生都不過是十七八歲的青年，就都喝酒，賭博，過着墮落的生活；一到晚上，就去追尋賈淫窟的紅燈，到黑暗的街巷和郊外去遠征；這當然就和女侍，女工，由鄉間來作工的農家的姑娘們發生了關係。他們不讀什麼書，只是隨隨便便地在這個學校畢了業，再合含糊糊地在大學畢了業，完了就當官，過着平安無事的生涯；有時候，送些巨額的賄賂，就能昇官，領勳位，得到再高一點的品級，他們除了這些想念以外，什麼野心，什麼關心的事也沒有。

這是在亞力山大三世的高壓政治下，卑屈而奴隸化了的頹廢時代；教權和世界，都在王朝的權力下，變得軟弱無力。但這不過就是暴風雨前的寂靜，駭人的恐怖，籠罩在國民的頭上，有的人什麼也不響地沉靜着，有的人跪在權力者的面前作他們的走狗；這已成為這一時代的風氣。

當烏拉幾米爾理解到這個現象的時候，他感到“人民的意志”黨的可憐，簡直就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夢想。在事實上，這對於俄羅斯，對於農民，雖然是毫無關係，至少，令人感到，這是對於這種現象自然而然所醞釀着的反抗。爲要使世界從昏睡中覺醒，這方法只有去震撼全國。

烏拉幾米爾和亞力山道所結合的情愛，和內心的聯

結，在不幾天內，斷開了。從哥哥那一面看，年輕學生的弟弟，是過於誠實，過於尊嚴，過於大胆地去尋求真理；在烏拉幾米爾那一面，他已經說出，哥哥生來就不是一個革命家，譬如：亞力山道寫自然科學的論文的時候，他費了幾天的工夫用顯微鏡來檢查昆蟲；但是真正的革命家，絕不像這樣，對於昆蟲來浪費去這些寶貝的時間——烏拉幾米爾是這樣憤慨着。在這到處充滿着混亂，墮落，偽善的世界，而亞力山道竟埋着頭去研究昆蟲！人們是都在需要知道昆蟲的感情和精神嗎？不去理會這些昆蟲，這十二萬萬的人類，還不夠你去研究嗎！烏拉幾米爾痛感到孤獨，誰也不能去分擔他的湧溢出來的思想；只有那大胆的，冷靜的思想家卡爾·馬克思，才能抓住這少年的心身和靈魂，才能啓示他的新思想。

一個禮拜日，那位他素來所尊敬的奧司得波夫教師請他去玩。那個沒有血色的，看來像很透明的臉，睜着大眼睛深深地望着的年輕先生，對於他，從心裏歡迎着。

“我在很遠的以前，就很想和你會面。”先生緊緊地和他握着手，“我想對於我在教室裏，所講的那種無聊的講義，作一個辯解，那是一種很容易消化的食物，對於你是很可恥的商品；你，現在雖然還沒有看很多的書，但是你有理解現在這黃金時代的本質的能力。”

烏拉幾米爾很客氣地回答了。

“不，這是不能否定的，”先生說，“我知道我自己說的話，但，這以上的事情我還能夠作嗎，精神上是在願望着，肉體上是無能。教務長和校長，更是不消說。我對於我自己的影子都在害怕，我的性格太軟弱。”

先生領他到一間屋子裏，那裏早已有不少客人在；那些人都是沒有看見過的，大概是新來的吧。一個穿學生服的青年，講着首都的生活，這種流利的談話的光景，更使烏拉幾米爾的見解確實了——像“人民的意志”這種夢想家的團體，有出現的必要。

“是的，諸位，”那位學生作着結語，“像你們所知道的，我流刑到西比利亞的時候，那地方，比起全俄羅斯皇帝亞力山·亞力山道洛依陛下所保護下的聖彼得堡，當然是好得多；那地方的民衆，是充滿着憎惡，他們是期待着不能避免的新的事態的發展；然而在首都，像埃及一樣的黑暗與混沌，市民的心，除去在波羅的夢裏所見着的七只瘦牛以外，什麼也沒有。”

一個客人說：

“這真是沒有希望的事情。”

“是的，——但是不，”大學生熱心地回答，“所有的人，對於這一個事態，都在閉着眼睛；但是誰都感到現狀是不會永遠繼續下去的，一定要發生一種什麼東

西。”

“什麼東西，是什麼呢？”

奧司得波夫這樣問他。

“我不知道，只有這一件事情是確實的。在那個大學裏修養的人，很顯明的增加着；那裏的畢業生，都準備去作無論什麼事情。”學生笑了，“他們現在雖然把炸彈藏在衣裳裏頭，作着那種把戲，但是他們的內心，比起忠義的國產品完全是兩種類型。”

烏拉幾米爾在椅子上搖動着，“啊！”這樣自語了一聲。大學生懷疑地望着這少年。

“主人把小鷄也領來招待了呢！”

奧司得波夫低聲地告訴那個學生，說他就是亞力山道·烏利雅諾夫的弟弟；又高聲地說：“烏拉幾米爾的歲數雖然小，但他很努力。”

“好了，”大學生回答，“請你等一等再說。我過着監獄的生活，在西比利亞吸着新鮮的空氣；在那裏和米哈羅斯基·萊配新斯基一些人談話；他們雖然沒有卡爾·馬克斯的信者那樣激烈，但和已往的人是完全兩樣。”

“他們的傾向是怎樣呢？”

“傾向是很明白的，他們不玩弄口舌；對着全俄羅斯的統治者，要求全俄羅斯的革命。”

大學生這樣大胆地叫着，驕傲地望着一座的人；又

加強着聲調，慢慢地再說了一邊：

“全俄羅斯的革命……對着全俄羅斯的統治者。”

繼續着長久的沉默，大家聽着這話，誰也不想說出什麼來。突然，這個青年烏拉幾米爾開了口，他的臉色稍微蒼白，燃燒着熱火的眼睛，像是很無力的樣子，聲音並沒有顯示出別的一種感情，只是稍微帶一點冷嘲的樣子。

“這些吸取西比利亞的新鮮空氣的人，結果在那地方什麼也沒有學着，如果不然，那他們就沒有真正的理解了馬克思；他們所走的路的結果，也就像“人民的意志”所受的非難一樣，倒底還是要走向忠義的那一方面去；全俄羅斯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這是很可笑的計劃。現在，農民是不會反抗教會，只是對着醫師和教會去作；但是他們只要眼前斬斷了敵人的咽喉，他們又去出賣給統治者，作為進貢的禮物，走向反叛的路。革命決不是僅僅地對着統治者，是對着所有的事情；牠的對象，不能遺忘下一塊石頭，連那不生草木的戰場，也不能忘記牠。這事情，在愚蠢無知的農民是不能夠的；要在同一標語之下所鼓動着的，有極嚴密組織的黨派，才是能夠的。”

一座的人，都為着這個顴骨很高的，細細的蒙古型的眼睛的青年的話所感動而驚嘆着；在長久的沈默以

後，這個大學生拍着手叫了。

“我要說明，請你們記住我的話，將來一定有這一天，全世界的人能知道了這個青年；他是有着偉大的志向；我可以起誓，他是有的，確實的！”

從這一天以後，奧司得波夫更了解了他的學生；他所教的歷史，完全爲着要講給烏拉幾米爾的耳朵聽的，猶其是自己所讚成的十二月黨的行動，在教室用着熱烈的誠意講給他聽；因爲利萊以埃夫，配司得爾，伏爾根斯基，這些人是深深地感動着他的靈魂。但是當他看到烏拉幾米爾，是在冷淡地毫無關心的態度在聽着；從他自己的熱誠裏覺醒過來。

“你以爲十二月黨怎麼樣？”有一天，教師和烏拉幾米爾說，“你以爲十二月黨怎麼樣呢？”

“只是‘浪漫縮克’的，像那種最無力，最被侮辱的階級所興起的革命，只不過是一種冒險；是極微小的，極沒有意義的一段插話。”

後來，由知事的兒子，強要奧司得波夫將講義的內容更換一下，這是因爲知事的兒子拉查那夫，回家和他的父親說，知事就向教務長告發這教師的不忠。這結果，奧司得波夫就被那個有顧問官地位，和很高勳位的校長，受了一次嚴重的警告。

以後，就繼續用着官廳所規定的講義；這是根據那

本最壞的，伊羅巴基斯的教科書所寫成的講義。噢司得波夫的眼睛，不離開教科書，在教室只是這樣單調地講；就是他自己，也感到了說不出的恥辱。但是聽着的烏拉幾米爾，就一點點，輕視着這位先生。

一天晚上，噢司得波夫家的使女來，說是先生有要緊事情請他去；烏拉幾米爾雖然不很願意，也就披着外套去了。噢司得波夫，解開着襯衣的胸脯，衣裳上的鈕子也不扣上，蓬鬆的頭髮，披亂在流着汗的額上；他的眼睛無力的樣子，好像在想什麼，連烏拉幾米爾的進來都沒有注意。屋子裏凌亂的樣子，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瓶白蘭地，一只杯子裏還剩有一半；別的，還有一面鏡子——喝得泥醉的他，不斷地望着鏡子。

“又來了，又，”他不知道一種什麼樣子，對着鏡中的自己的影子說：“有什麼新的事情嗎？有什麼新的事情嗎？什麼也沒有吧！因為聽見過不少了，你提出了惡魔的交換條件，我署過名了；聽着了嗎？署名了，消滅到地獄裏去吧！”

他露着牙齒，用拳頭猛烈地打着鏡子；鏡子掉在牀上，粉碎了。接着又打瓶子，玻璃杯，伊羅巴斯基的教科書；也許因為過於憤激，酒也醒了，擡起眼睛望見了烏拉幾米爾。“啊！”很無力地說，“來了啊……總而言之……等一等，有話說。噢，斟一杯，喝一杯！很好

的，力道很強的——裏頭有阿尼斯的白蘭地酒。我們俄羅斯，反基督的彼得大帝，他曾經喜歡這個的；那個木匠皇帝，革新者，征服了頹廢的西方的大帝！他先盡量地吸收了西方的文明，再征服了牠。真是個賢明的野獸！大帝，是有着一根大棒子的皇帝，他從漆黑的百姓的房子，打開了窗，眺望着歐洲的全土；他剃去了貴族的亂蓬蓬的鬍子，想要作一個風流人，真是一個滑稽的小丑啊！因為皇太子喜歡神聖俄羅斯的族長精神——皇太子喜歡漆黑的百姓的房子，喜歡從前的習俗。喜歡墜滿了虱子的鬍子，所以他關在監獄裏去了。”

一動也不動，坐在椅子上的烏拉幾米爾，他完全不懂先前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是的，我是醉了。”先生忽然哭起來，“醉了，俄國人比誰都幸福，他有防禦苦痛，失望，和悔恨的盾。西歐的人，只要一窮，就用槍自殺，或者跳河死，上吊死；這就是他們的最後程途。我們是傲遊在涅槃的極樂裏，傲遊在白蘭地的天國裏。哈！哈！哈！是的，你自己，將來也是那樣的；因為你的頭腦過於聰明，你過於有熱情！阿伏特却！把白蘭地和兩只酒杯拿來！快一點。”

駭怕着的使女，把白蘭地拿來了，奧司得波夫斟滿了酒，高舉起自己的那一杯，用那說不好的音律的拉丁

語，說着乾杯的致禮：

‘In vino Veritas, Ave, amice, morituri te salutant! Bibanus!’ 酒，告訴我們真實，我的朋友！比巴奴司！在臨死的時候，向你敬禮！

“我不喝。”烏拉幾米爾討厭地拒絕他。

“我，和這個上等的客人作同伴，是不很適當的吧！”噢司得波夫用着嘲笑的聲調說。他忽然變為沉靜了，臉色蒼白，戰慄地說：“看哪，看得見嗎？在那地方，哦！又出來了，像火花一樣的，在閃耀着，消失了，又來了，近了，牠是來恥辱我的！咀咒我的！”

烏拉幾米爾的眼睛，本能的隨着噢司得波夫所指的地方望過去；屋子的角落裏，都是黑黑的，只有那搖晃着的洋燈，和桌子上的蠟燭，向牆壁上投下陰暗的影子。

他望着先生；靜靜地說：

“什麼人也沒有！”

“什麼人也沒有嗎？沒有，但是他還要來的”他說，他們不能饒我，還要來的。”

他像作夢一樣地繼續着：

“猶大，賣了基督，但是他，在失掉了救世主的基督的信仰以後，他還是愛着的。他賣了基督的頭，得到了三十辨士；但是這也不過是顯示着：人間的基督，也

不過是值這麼一點價值；而他又把所得的錢，還給了聖海德林。可是，一團有惡意的小惡魔，纏着了猶大；笑他，抓他，欺侮他，攆他們也不走；這樣說——爬上那個小山去，能看見枯在絕壁裏的樹吧——不斷地說，白天，晚上。第二天。猶大坐在枯樹的底下，望着褐色的平原，和在遠遠朦朧着的約爾旦的河水；這時在眼前，基督的臉現出來了，是的，看見了他那嘗遍了苦汁和酸味的受傷的嘴，這個嘴在動：你這內奸！你出賣了上帝！聽見他這樣說。這時，猶大就用繫褲的繩子，吊死在斷崖下。良心的犧牲……良心的！”

噢司得波夫利着眼睛，又喝着白蘭地；他的眼睛，在探望着黑暗的牆角。

“噢，惡魔來了；來捉我去了！在亮的地方也看得見；以外還隱約地看得見有五個絞頭臺……吊着五個死屍……是伯司脫爾，利利夫，白司去其夫，卡得巧司基，母拉維埃夫。他們是想要變更彼得大帝的反基督的狂態，他們想救濟俄羅斯，啓發他的幼稚，使他發展。他們是用憎惡的眼睛釘着我，那膨脹着的嘴在叫；內奸！內奸！我怕教務長，我雖然卑賤，我甘願受他的警告；我爲着幾個辨士，對於神聖的殉教者，緘守着沉默。因爲我是內奸，我卑賤，所以我沉默，噢！神！他們一點點近了，你也看得見吧！”

烏拉幾米爾叫他靜一點，幫他穿衣裳，好容易領他走到屋外，在沉默中一同散着步；看他的酒稍微有點醒了，就把他領到自己家裏去，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告訴給母親，託她替為看護。

一直到先生的這健康和精神沒有恢復以前，他在烏利雅諾夫家休養好幾天；後來他的父親——一個老軍醫——把他接回去了。

但是奧司得波夫的性情，決不像以前的樣子了；從那天晚上以後，他當着教師，過着平安無事的日子；薪俸一點點增加，勳位一點點增高；但是酷愛和平的皇帝亞力山大三世的臣民，一大半都像這樣，變成了呆鈍的無感覺的人類了。這是死的和平！

第五章

初戀—麗娜

在聖誕節前，烏利雅諾夫被任命為那地方管轄區內的初等學校全部的督學官；即時就去開始作視察旅行；烏拉幾米爾因為是寒假，也一同跟着去。他們坐着郵政的雪橇，去視察那些完全不和外界接觸的地方，沒有教會，沒有學校，連醫者和官吏都沒有大森林裏的開墾地。

烏拉幾米爾記得在歷史上學過，這卡棧地方，曾經是布爾加利亞國最興盛，文化很發達的一個州縣；牠的遺跡，只留着一個伏爾加河的名字，十三世紀時，韃靼人的無數的部落，由亞細亞向西去；蒙古人種作了個很大的移動，烏拉幾米爾到處都能接觸到這些部落的遺

蹟。在伏脫耶克，梅斯却利耶克，却爾密，丘巴西，莫爾脫文；都有韃靼人和俄羅斯農民雜處着。他們雖然是沒有歷史的集團，但是服裝，宗教，言語和習慣上，都保持着他們的特色；然而這些都是原始的，有些是很野蠻很殘酷。

在不同的民族的部落間，常是存在着很殘忍的敵意；俄羅斯人對於他們從前的侵略者，輕蔑地稱爲“達達爾巴”，或者“白眼睛的丘得”，現在是加上了輕蔑的利息來報復了。俄羅斯的農民，決不單獨一個人到丘巴西和却爾密的村落裏去；伏特耶克和韃靼人，若單獨到俄羅斯裏來，不得不用他們的臂膀來保護生命。就是星期的早晨，到教會來作禮拜的時候，嘖咕起來，互相毆打，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學校裏的小孩子們，也決不比他們的父母稍爲遜色，也是動不動就打架。

烏拉幾米爾，他也看見了一次這類的事情，而得到了很大的教訓。

在一個小村落，吃着飯，替換新的馬而休息的時候，他向一條冰凍着的河那一面走去，他看見那裏圍着一大堆的人，從河的兩岸增加着援助的人，人羣越圍越多。

先遇見了一堆女人和小孩，就問他們是什麼事情；據說是因爲河兩岸的兩個村落，爲着河當中的一個小島

的所有權，從往昔一直就爭執着，所以現在想用武力來清清楚楚的解決一下。

兩個集團，先是互相謔罵，接着小孩子們掀打起來，再接着年青的人就跑出來；先前的沒有用處的罵架，就變爲了大人們的角鬥，他們像古代羅馬的角鬥士一樣，拳頭上繫着皮帶，拿着大石頭；還有那等着作最後的勝收的，那些又高又大的人，拿着粗粗的棍棒作着武器。

這個械鬥，繼續得沒有怎麼長久，從對岸湧過來的韃靼人的勇敢的攻擊，伏特耶克人終於潰退了；幾個死傷了的人，倒在雪的上面，血痕在凍結着的河面，像紅色的罌粟花一樣輝耀着。

青年烏利雅諾夫驚訝着——如果費恩族和蒙古族的主人，像這樣子互相憎惡，怎麼還能夠爲着共同的目的，而一致聯合起來呢？他確信：至少，“人民的意志”黨，是在自己欺瞞自己的。每一個村落，每一個村落都在舉起自己的喊聲，這種農民，怎樣才能夠使他們聯合起來呢，他這樣反過來想。

在大村落裏，把新設立的學校，一個一個都視察了。烏拉幾米爾對於男女的教員，很注意地觀察着；他們都是歡迎新的督學官的巡視，都是很公正的，沒有什麼隱藏的必要；他們都是用着教會和教育部所推獎的舊

式教科書，照例忠實地履行着欺騙國民的 Program。但是據這個青年的觀察，一多半的教師，都是沒有什麼忠君愛國的思念；和督學官說是很客氣地，說出的話也都是很謹慎，但從他們的態度看來，決不是對於政府的代表有什麼好感。

烏利雅諾夫並沒有注意到這一些，他也並沒有看到有什麼不好的制度；他們所敘述的：薪俸的太少，生活狀況的貧窮，村民的不相信學校，對於所有的學校和教員都含着敵意；這些話對於他都是毫無關心的；只當作耳邊的風。因為他覺得這些都是中央當局者的任務，至於他的職務，只是監督這個制度果真運用了沒有，所以，他很放心地，欣然地回任了。至於對那些教師們——一點也不讀官廳和御用學者所指定的俄羅斯歷史，在偷偷地讀着“人民的意志”黨所秘密出版分給他們的一些小冊子；對他們是一點也沒有懷疑。

烏拉幾米爾憂鬱地回到家裏了，因為他知道了農民都在互相敵視着，分立開各個部落，一點連帶的觀念都沒有，不能依着一種主義可以融合起來。他還看見了在農村和都會，農民和智識階級之間，是隔着一條不能超越的深淵。——農民們對於後者的知識和生活樣式，只當作是官僚的權化，和惡魔的行為；根本就不信任他們。

烏拉幾米爾想，只有像成吉思汗那種強大的侵略者，才能支配着農民；在古代，他用着偉大的鐵腕，驅使這些農民，達到了他的征服世界的目的；但是他們的性情，到現在還沒有變化，現在，還是需要那種能狠心發揮着強大的偉力的成吉思汗，和彼得大帝的大夢想家的革新者。

他把這種感想，毫無忌憚地在噢司脫波夫的家裏說出來了。他們一家的人都很喜歡他，都叫他作“伏拉”。（頭一次從那金髮的姑娘海倫說出的時候，他是連耳朵都紅起來了。）噢司脫波夫老人，對於這個拿着成人的確信，這個青年所說出的嚴肅的話，他驚畏地傾聽着。他的理論，他的思想，是不誇張，也不熱中，極單純而有力的辯證的方法——一切都給這老醫生以深刻的印象。他們談了很長久的話，烏拉幾米爾對於聽那個擊破了自己理想的歷史先生的意見，倒還是歡喜和他的父親談話。

有時候，烏拉幾米爾拿着極深的確信說出，人類應當把關於法律和道德的態度變一變；小奧司脫波夫說：“這種事情決不能夠的，如果這個事情能夠出現，俄羅斯的運命，是要滅亡了。”

一座的人，對於說出這種絕望的話，都感到不開心；只有烏拉幾米爾，望着他回答說：

“俄國的人口，是一億三千萬——或者一億五千萬；在全世界上，有同一的感情，同一的痛苦的人類，是有二十億，如果爲着實行全人類所熱望着的真理，俄國就是滅亡了也不算要緊。”

“不，”老醫師厲聲的說，“這句話說得太過份了吧！”

“是嗎。但是要建立真正的俄羅斯的真理，恐怕也不能夠，”烏拉幾米爾倒過來說，“因爲在全體上，這些東西是沒有存在着。”

“如果這樣，全人類的真理是什麼呢？”

“這是要由全世界來形成的，英國人，印度人，黑人，要大家協力的；一切的東西，只有在協力的曙光中，才能夠形成。”

“你所說的真理，倒底是說的那一類的東西呢？”那個從前的歷史教師問他。

“這，我還不很知道；不過已經感覺到了，在這裏，在這裏……”

烏拉幾米爾這樣說着，用手指摸着額上。

在這間屋子的一角，海倫姑娘在熱心地刺繡；但當聽見烏拉幾米爾的最後的一句話的時候，她抬起眼睛望着他的眼睛，看他的手指着額上的時候，又把眼睛望到自己繡的東西上，低低地嘆息着。一忽，大家都從屋子

裏下去了，只剩他一個人的時候，她靜靜地開口說：

“你是相信真理在頭腦裏的嗎？”

“是的，而且只有在頭腦裏頭才有。”他回答說。

“我並不這麼樣子想，”她搖着她的美麗的頭；“大思想，在成爲了情感的時候，才能夠支配人類；我所說的意思，是真理的創造，認識與接受，和情感是有關係的。”

“不對，”他毫無虛飾的回答，“只要情感一指導，就要變成妥協；我不能忍受妥協，而且也不能承認。”

“如果這樣，你決不聽從你的情感的聲音嗎？”

“絕對是的，因爲情感是理智的仇敵。”

她嘆息着，什麼也不說；專心的在刺繡。

“爲什麼嘆息呢？”

烏拉幾米爾雖然這樣問她，很長久的工夫她沒有回答；他望着燈光在她的美麗的頭上搖晃，在撫摸着她的濃厚的長髮，他忍耐地等着她回答。

“因爲很悲哀。”好容易她才回答着，又嘆息了；又說了一遍：“因爲很悲哀。”忽然，抬起了她的充滿着熱情的很大的藍眼睛。

“伏拉！你是個壞孩子。”

烏拉幾米爾默然。

“你在人世裏，什麼也不愛嗎？伏拉！什麼也不？”

“我是在企求爲着全世界，全人類的幸福和真理。”
他一邊在想一邊回答。

“這是一種愛什麼的意思吧？”

“不，不是這樣的。我所希望的，只要理智就夠了。”

“那末，誰也不愛嗎？”

這樣，海倫隔了一忽時候，溫柔的眼睛望着他，問。

他想回答，忽然不好意思起來；通紅着臉，望着桌子上的普西金那本書裏的插畫。

“譬如吧，伏拉！”她低聲地繼續說：“你愛我嗎？”

他愕然，臉上發楞。

“伏拉！我像愛我的父親以及愛我的死去的母親一樣的愛你；不，我像神一樣的愛你！”

這時，他像吐出來一樣的說：

“這個比較，不很適當吧；所謂神，是我們還不能超脫的舊式的觀念。”

但是他沒有望她的臉，他怕看那充溢着真的溫熱的感情的眼睛。

“在我，神是有的，”她說，“我要神，神以外，我就愛你！”

“麗娜！”他叫着，這個聲音，近乎像是祈禱的聲

調；他望着她伸出來的手，他感到是那樣的溫柔，那樣的肥嫩，他捏住那隻手，他把她鼓動着的心，一直靠到自己的胸前，像野獸一樣地緊緊的擁抱着，在冰冷的顫動的唇上，接了一個熱烈的吻。

“在我的一生中，一直到最後的呼吸；我是你的！”她沉醉了。

“在我的一生中，”他也要重復說一遍，忽然像燒上了冷水一樣，背脊上感覺到冰冷。是感到了麗娜的熱情的話裏頭，有什麼不誠意嗎？或者感到了什麼嗎？他自己也不知道。海倫像女人一樣地，在計劃着她的一生。……伏拉在大學畢了業，作一個法律家，像達利亞一樣，專為那些流浪的，不幸而為乞丐的被虐待的人們辯護；我自己，研究醫學，去救助窮人，和在世界上被拋棄的人……。

到吃飯時候了，海倫的哥哥——歷史教師，來喊他們兩個人去，他們的話也就停止了。但是自從有了這件事情以後，烏拉幾米爾一有時間，就跑到奧司得波夫的家裏去；他連馬克里都拋棄了，這在燃燒着初戀的熱火的青年，是過於冷酷，過於尊嚴了。

母親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知道了這件事情的發展，欣然的：“麗娜是很好的女孩子，”這樣和丈夫說，“人也很好，家裏也很好；在我活着的時候，真想

幸福地看見他們兩個人的結婚。

“是的，”烏利雅諾夫讚成着說，“她的父親是軍醫總監，在這街上，是第一個醫師，真也是門當戶對。”

“這倒還不要緊，最要緊的，是人品要好。”母親很小心的回答。

在這時期，烏拉幾米爾怎樣在徬徨，在痛苦着，這是誰也不知道；他在自己個人的野心裏，他感到了重大的矛盾。泥醉了的奧司得波夫，他所說的猶大，那個良心的悔恨的樣子，現在又回憶起來了。他愛麗娜，你感到這是一種難解的矛盾行爲，他漸漸理解了猶大的心情；他自問着——已往曾經爲着真實的工作——就像，爲着馬克斯的筆記本和書籍，毫不可惜地拋棄了溜冰和拉丁文的作者，那末，也爲什麼不能忘掉了她呢？

但是他自己不能克服，爲着要看麗娜的藍眼睛，黃金的頭髮，他還是抽出時間到奧司得波夫家裏去。當他看見她皺着眉，細細聽他所講的事情的意思，他興奮地幾乎戰慄了；他想，他不應該疑惑她使他拋棄了真實的工作——這也許那時烏拉幾米爾的年紀太小。

他對於初戀的魅惑感到了苦悶。苦悶……他敗了。他想要遠離開這個魅力，但是一瞬間的工夫，他又鬆懈下來了。他好像古代的聖者，拋棄了人世的歡樂，逃到沙漠去；而發覺到沙漠的幻覺和妄想，像拋棄了的人世

一樣誘惑着他。和這同樣的心境，他自卑着，厭惡着自己的軟弱的心。像奉侍荆冠的上帝的基督教的禁慾者一樣，是在自己苦惱着；只是在烏拉幾米爾並沒有可以呼喚的神，並沒有叫他犧牲的救世主。所有的，只是這種不斷的誘惑——爲着麗娜的美麗的眼睛，他可以犧牲他的智力和意力。

x x x x

亞力山道·烏利雅諾夫，用顯微鏡研究昆蟲的功課完，就去喊些朋友來；他是常常這樣子的。每天晚上，在他的房屋裏，繚繞着香煙，和響着年輕大學生的辯論聲。但有時候，主人烏利雅諾夫在這裏一出現的時候，他們的話題就變爲日常的無聊的談話；這原因，因爲烏利雅諾夫的那個賦與他世襲貴族特權的聖烏拉幾米爾勳章，得來是很不容易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他又常常從大兒子的房屋裏，時常能聽見搗亂治安的話，都是關於革命，“人民的意志”黨，其利亞波夫等等的話；所以他時常責備他，不許他和那種奇怪的朋友來往，那將要使全家遭到破滅；果然在不久，警察署長都知道了他們集合的事情，警察官就到衙門裏去訪問烏利雅諾夫，叫他注意。

當然，這是一種內密的友誼的警告，但在有着聖烏拉幾米爾勳章的勳爵士，真是極悲痛的一瞬間。警察

官告訴他對於家裏要注意一點，猶其是亞力山道·伊里奇；他是個學識優秀的青年，而且受到刺死神聖的皇帝——自由解放者的亞力山大的革命主義者，和互濟工會的反動思想的影響，所以更要監視着他。

這一晚上，父子間鬧了一場激烈的辯論；父親因為太過於興奮，得了輕腦溢血病，在牀上睡了兩個多禮拜，連奧司得波夫醫師都請來醫治了。

亞力山道此後把集會的地方，改了別的地點，家庭裏就又安靜了，亞力山道又常和他父親下棋，使他高興；和他父親談話時候，關於勳爵士的兒子的不應有行為，他一句也不提起。

亞力山道的祕密工作，對於烏拉幾米爾的疑惑是一點點少了。有一天晚上，偶然在哥哥的枕頭底下，發見了一本隱藏着的書，他驚訝着這本書是這樣重，細細翻開看，這是很巧妙地作着的，鐵的當中空的一本假書，其實是一個炸彈。他一閉眼睛，就知道了這個恐怖的計劃，什麼都知道了；但是在哥哥晚上回來的時候，只告訴他說，叫他把藏東西的地方，稍微注意一點才好。

這個發見，給烏拉幾米爾以很深的打擊；他想；昆蟲的研究，尚且沒有妨礙亞力山道成爲一個革命家，而自己，因為了麗娜，將要遠離革命了。他想他一定要和麗娜分離開，但是不能夠。在哥哥的房屋裏的發見，

使他苦惱着；但是自己的問題，一點也不能解決。他的臉色蒼白了，憔悴了，嘴，像是被硬硬的線縫住了；他像受了執行槍斃的命令的兵士一樣，感到了絕望。

他的苦悶，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的秋天，他父親突然死去的時候，更加厲害了。這時她還要安慰他的悲哀着的母親，能緩和和他的苦痛和寂寥的，只有麗娜，這，他更不能離開她。

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雖然並不怎樣尊敬他的丈夫，但是像那樣在長久的歲月中，一同過着苦樂的生活，而現在這離開了，所以他更感到了淒涼。她知道自己的丈夫，雖然一半混合着阿斯脫拉根的卡爾馬克族的血，他自己是怎樣的奮發，獨力建築了他的經歷；她是像母親愛兒子一樣地愛他的。

女孩子們，都是很聰明的，這樣一來，更都和麗娜相愛起來，像乾姊妹一樣地待遇着她。只是烏拉幾米爾是已看不見了他的將來的希望了，希望的夢也消失了，他每天等待着第二次破壞他家的打擊到來；他對於這個打擊的到來，是比他哥哥所想着的看得更清楚。烏拉幾米爾是沒有了夢，沒有了希望。

第二年三月，烏拉幾米爾到了七級的時候，在先帝亞力山大二世死的紀念日那天，一個謀炸皇帝的陰謀，

在聖彼得堡發覺了，這個謠言哄傳來了。

這是事實了。不但哥哥是被逮捕的陰謀團中的一個，就是姐姐安娜，也以嫌疑犯而被捉進監獄裏；被這個凶報吃驚着的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她決定要到聖彼得堡去；小孩子們因為母親一個人去不便當，所以就請求從前的老朋友們和她一同去，但是這種謀刺皇帝的罪大惡極的人家，誰也不願意和他們親近，以免遭官廳的猜忌，甚至有的人家，都不許烏利雅諾夫家的小孩子進門。

最後，麗娜·奧司得波夫，借研究醫學的名目，和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一同出發了；但是這一次的旅行是什麼效果也沒有。亞力山大三世，雖然人家都知道是“和平之友”，但是人家都知道他將要怎樣對於這統治的敵人復仇；母親所請求的將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這也被他拒絕而踢開了。自從彼得大帝以來，對於專制政治的敵人，皆不斷地處以殘酷的虐刑，在塞恩山堡要塞的陰暗的深廳裏，亞力山道·烏利雅諾夫被絞死了。

白白回來了的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表面上雖是裝着很安靜，頭髮是已經白了，眼睛也失去了亮光，身體為着連續的麻痺，而發着抖。

他們回了家以後的有一天，麗娜叫烏拉幾米爾去；在他的愛人身上所發生的顯著的變化，使他驚訝了。從

前的高興而快樂的性情上，現在是有了暗影；碧藍的眼睛上，像是冰冷，好像有了預定好的目的；在她鮮紅的嘴唇上，看着好像有一種新的利己心；那種可愛的，小孩子一樣的紅紅的臉，已經成為過去的了；就是她說話的聲音，也是響着金屬性的堅硬聲。

她沒有像從前一樣地用溫和的微笑迎接他，暫時沉默着，望着烏拉幾米爾的強硬的真誠的臉。

“難過吧！”她終於開口說。

烏拉幾米爾驚詫地望着她。

“烏拉幾米爾！你也很難過吧，你也發見了悲哀和憤怒所激流成的道路了吧！”

他默然，麗娜又繼續說：

“現在我也已知道，已經不是要想你自己的事情，我的事情，愛，及幸福的生活，已沒有時候思想了；現在，是要替亞力山道的死，計劃復仇的時候了！”

她，刺進了他的心。

“是的，現在是時候了。”

烏拉幾米爾的聲音，很決斷的樣子。

“我聽見過說在審判的時候，有許多共謀的人；把首謀者的責任，都放在亞力山道和他的親友的身上，同志們，都逃散開藏躲起來，這些胆小鬼！畜生！”

烏拉幾米爾皺着眉，一句話也不說。

“伏拉！你一定要向政府顯示出，這個鬥爭是永不會完結的；這次沒有刺死他，還要用別人的手再去刺殺他；民衆的憤怒，是應當有着巨大的聲音。你想，像過去一切的情勢吧，你決心要繼續被慘殺的哥哥的遺志吧。是吧？伏拉，告訴我聽！”

他默然地低下頭。

“怎麼說，伏拉！”麗娜熱情地說，“你的姐姐們，都在誓言着要對羅曼諾夫王朝復仇；爲什麼？你是這樣沉默呢？駭怕嗎？”

他擡起了眼睛，他的臉色，表示着堅強的決心；他噙着嗓音回答。

“我並不害怕。”

“那末，爲什麼不決心呢？”

他像讀佈告的聲調一樣，也不望麗娜的臉，這樣說：

“我在以前，就知到哥哥要去謀刺皇帝，在他的書齋裏，我看見過他在作着製造炸彈的準備，這個發見，使我驚駭了，我連一個鐘頭都沒有疑惑過，像這種計劃是會使他死的。如果失敗了，亞力山大三世就絞死他，如果成功了，三世的後繼者，還是可以繼續來統治，他們的路，只有這一點，並沒有什麼別的樣子。我在那個時候，是有着援救他的生命的機會，或者告訴他，叫他

捨去這個計劃，或者把這些都告訴母親聽；但是，我並沒有說，我所嘗的痛苦，是任何人都想像不出來的吧。在亞力山道拿着出發的時候，向死的運命走去的時候，我是束手看着他，以外我能有什麼方法嗎？人，是應當忘去了自身，爲着理想，爲着目的而去生活的；這誰能夠去干涉嗎？”

他的話說完了，怕人的眼睛，只是望着前頭。

“那麼你以後想怎樣呢？只是沉默地忍着痛苦活着嗎？”

烏拉幾米爾極緊張地望着她的臉，在每一句話裏，都合力氣說：

“扔第二次的炸彈的，不是我；這是假英雄主義，可憐的 Melo-drama，沒有用處的流血！我也起誓要對羅曼諾夫復仇；但是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等到這個時候一來，就要流血了……血的海！”

“若是這個時候不來呢？”

“來的，我叫他來！”

他用拳頭擊着桌子。

麗娜被他的壯烈的姿勢吃了一驚，但是在起初，她不過以爲是青年們爲要改正自己的卑怯和無能，自欺欺人的一種空言。

這時，她看見他的炯炯的眼睛，是在注視着她；這

像老鷹的眼睛一樣，抓住了她，像一直能燒焦了她的骨髓一樣；她感到他已看透了了她的一切，和心裏所想的一切。

“地上的什麼東西我也不怕。我也不想欺瞞任何一個人，我的情感，是叫我即時就去樹立報仇的計劃；但是我的理智，牠清算了過去的全部，只有在決定了將來的方針以後，才可以說是復仇的時候到了，麗娜！我是要去實行這兩件事情的人。”

在他抑壓着的聲音裏；顫動着偉大的力，和生的熱情。一瞬間，在這僅僅的一瞬間，被他這意外的話語，打擊了她的心，頓時對於他的誠意感到了恐怖的懷疑，她感到他是在使她的心拋棄開現實的問題，她在沉默中責備着他。烏拉幾米爾的眼睛，又像老鷹一樣地，炯炯地發着亮光；在蒼白的臉上，走過了一陣微笑；他立起來好像有一點躊躇的樣子，他繼續地說着：

“麗娜，我不再說明了；我想回去了，你以為我怎樣，我都知道，我也不說明，我照我的計劃去實行，我只說這些話——你，是我一直到現在唯一的愛人，我等到實行了我自己所說的話，我再回到你的胸前。”

“伏拉！”她說：“你是永遠深刻在我的心裏的！”

她照例期待着他來擁抱；但是他像從前的謎一樣，用難解的表情望着她，以輕蔑和敵意對自己說——她不

相信我，她以為我是胆小的人！

這樣一想，他頓時感到她對於他，簡直和路旁的人一樣，對於他的生活是不需要；如果再連一瞬間也不躊躇，和她再說了一句話，她或者將要變成爲可憎惡的敵人，所以他連頭也不回地離開走了。

烏拉幾米爾覺悟到失去了麗娜並不痛苦，而也不願意再遇見她了。從此以後，一放課就回到母親的地方去；而比已往更沉默，更集中了心力，用功，讀書。母親問他爲什麼不到奧司得波夫家裏去，他回答說恐怕他們想起他們的家是和罪人的家族有關係。“那個年青的先生，如果那樣在希望着，把那個勳章給他就好了！”

雖然這樣回答，一回到自己的房屋裏，他反省到對於愛人麗娜，和傷心的可憐的自己從前的教師，在母親面前說出這樣的說話，他覺到這是一種卑劣的行爲。

“好了，”像是拋棄了一切的東西似的，充滿着輕蔑的樣子說，“能夠最迅速的，最準確地去達到目的地，決不是壞的事情；現在，煩惱的事情是什麼也沒有了。”

實際上，他把這件事情是完全忘却了。

畢業考試的時候，他像瘋人一樣地在用功，得到了最優等的成績，領着了金牌；進了卡棧大學的法學院。第一學年的假期，和母親姐姐一同在伯母家裏過去了；

在那裏，聽說奧司得波夫老醫生和麗娜，已經搬到聖彼得堡去了，麗娜的哥哥——那個歷史教師，其後昇為烏哈的視學官，轉任去了。

當烏拉幾米爾聽見了麗娜的消息的時候，他深深地嘆息着，但是當他內省的時候，他感到與其是悲哀，倒還是放心的嘆息着；他現在知道是什麼束縛也已沒有了。

“我失去了使我懷念的東西，”他想，“但是我，在萬物的當中，獲得了有最大價值的東西——我自身的自由！”

這個青年學生，覺悟到了自己的力量。

第六章

大學·演說·開除·野鷄

卡棧的大學生活，在政治警察不斷地對於一些教授和學生的警戒下，這樣過着；但是比起別的首都的生活，比較還充實。一大半的學生，都是幾位明白的人，都以出世成名為生活的目的；但是也有許多憧憬着俄羅斯的新時代的團體，他們都是屬於“人民的意志”黨和社會革命黨。

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頓時被吸收到這些組織裏去了，他也常常去出席他們的祕密會議；自己為着要貫徹他所主張的農民政策，也開始編輯着小冊子和傳單之類的東西；但是他的議論，和他們的領導者不很一致，他看到他們的意見是這樣相反，所以他也常常憤慨。

地拋去不管了。他所寫的東西，時常被認為是和黨的理想反動的東西，烏拉幾米爾也就和這些革命派的朋友們斷絕了友誼；從各方面去檢討“人民的意志”黨，等待着機會來攻擊他們。

他等待得並不長久。爲着抗議警官的野獸的行爲，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大學生，都起了風潮，誰也不去上課；卡棧的大學生，也是這個樣子。在大學的大禮堂裏，開了一個會；社會革命黨的領導者，演說了很長久的時候，銳利的攻擊着政治制度，和要求召集憲法會議。

第二個立起來的，是一個身體矮胖，十足的蒙古型的學生；在他剛一走上了講臺，禮堂裏的人，都在低聲的說：“那個是被絞死的烏利雅諾夫的弟弟！”烏拉幾米爾聽見了；在講臺上望着聽衆的他，看起來像一個猙獰的惡漢。

“諸位！”他開口了。我的演說並不長，我，是想叫諸位爲一羣的種羊；而是被山羊所領導着的一羣種羊。”

憤怒和驚愕的噓聲，動搖着滿場。“滾出去！”有兩三個聲音這樣喊，同時在各方面洶湧着讚成的喊叫。

“你們的領導者是在作夢，”他繼續着，“以爲皇帝和大臣們，能夠聽從你們的愚蠢的要求，來召集憲法會

議，這完全是夢想。你們是想一面哀求，一面用恐怖手段來強制政府執行；但是諸位：這只不過是混蛋的政策。”

“滾出去！”“不許再說！”滿場騷亂起來了。

“是的，混蛋的政策。記住吧，他們自己都知道，他們是正統的皇帝。”

“烏利雅諾夫，努力！”一些右傾的人擁護着他。

“不要喊名字！這裏有奸細。”別的人在大聲喊。

騷亂稍微靜下了，烏拉幾米爾的聲音又響了。

“他們正統的皇帝，是這樣主張；自己的權力，是神給他的，並不是從這世界得來的；他們是這樣想着，這樣生長着的，他們的意識，是和我們兩樣；他不知道布爾喬亞的道德，他沒有布爾喬亞的懦怯，在歷代的皇帝中，都是勇敢的。他們是毫不在意地弄死老百姓，這一點，你們就以爲是恐怖手段而驚駭了；大學生的洩氣的抗議，“人民的意志”黨的要求憲法會議的愚蠢的公式，他們是毫不在意地望着，你們沒有留心到嗎？反過來說：在一方面，社會革革黨爲什麼不要求分配月球裏的土地呢！”

“好！”也不知是誰，在愉快地高呼起來了，“這是對於過激派的最適當的批評！”

這末一來，熱烈的民主主義者立起來，向烏拉幾米

爾揚着拳頭，他們憤慨地怒喊着：“拉下來！是祕密偵探，奸細！是破壞普羅列達利亞的同盟罷工的！”

“諸位是願意我說完嗎，還是不願我說完嗎？”烏拉幾米爾嘆着聲音說，“是怕聽見真理嗎？”

擁護他的人，大喊着叫他演說到完；漸漸穩靜下來，他繼續着辯論：

“召集憲法會議的意思，就是因為沙皇手下的奸臣，失掉了勢力；他們在宮庭裏是極榮華富貴，領着很大的俸祿，每天在愜意的地方睡睡午覺——而這些人，能夠幫助和貫徹你們的要求，這是太糊塗了！還有那些戴着制帽，奴隸的心腸的那些東西，是還能夠幫助你們這些沒有勢力的人嗎？他們現在好像是反抗着，結果，還是要坐在沙皇的酒桌旁，作着領受酒宴的美夢；除這些以外，誰還來援助你們呢？還有誰呢？”

革命派的人，大騷亂起來，右傾派的人，也騷亂起來；少數無黨無派的人，快樂地在看熱鬧。各色各樣的怪叫，傳單在飛着，“奸細！”“欺騙！”“偵探！”“人民的意志黨萬歲！”“真是一個爽快的人，很痛快地攻擊了他們的空談！”紛紛他都在亂語着。

在這樣的騷亂中，這個大胆的演說者，揚着手壓制住他們的騷擾，炯炯的眼光，威嚇着他們；又稍微隱靜下來了。

“你們所選擇的方法是錯誤的，你們要抗議，是很對的，我也和你們一同去幹；但是我要去的地方，是工廠，是農村，我們的對象是農村的子弟；我們要捉住羣衆，聯合起羣衆的勢力，我們怎樣去爲我們的要求而鬥爭，要拿實力來證明，去！毫不猶豫地走去！在一點鐘以內，將要有偵探，和右傾的胆小者來包圍我們，快一點決斷走！但是“人民的意志”黨的革命派，是怕看見犧牲，要逃走了躲藏起來的，他們的領導者，是爲着寫那種無聊的，滑稽的童話一樣的小冊子，他是要小心保存他的貴重的生命。”

好像掀開了地獄的蓋子一樣，變成極大的混亂。怒罵和拳頭，在講臺底下打起來了，會議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烏拉幾米爾乾然的佇立着，像審判一樣地望着這種下流的樣子；等騷亂稍微安靜一點的時候，用着諷刺的聲調大聲說：

“諸位紳士！這個樣子，就像我們要求俄羅斯憲法會議一樣；但是，我們完全不需要這個樣子。”

他靜靜地走下講臺，在騷亂的學生中間走，學生們被他的銳利的眼睛所威嚇着，都讓開了路，只是都在嘴裏罵着；從禮堂走出走廊，兩個朋友在等着他。

“噲，快點逃吧！”他輕輕地說，“他們快追來了。”

他們快快地跑了。和烏拉幾米爾所預想的，學生作成了隊伍，從禮堂裏追他們來了；同時學校裏的職員和警官，也忽然間來了，被他們圍在這裏面，烏拉幾米爾就被捕了。

學校當局者和警官商量着，怎樣去處置他，是把他解到法庭裏去嗎？或者去用別的方法；結果，決定將他開除，追逐到克可西去，由警察去監視着他。

但是他們很認為他能無情的攻擊“人民的意志”黨，他能破壞學生們的搗亂的計劃，這一點是很有効的。

“如果祕密警察部要採用這個青年，我可以說情。”憲兵隊長這樣說。

“但是他不會幹的吧？”訓育主任懷疑地說。

“那他當然是會幹的，而且，叫他當祕密偵探，可靠不可靠還是另一問題；也許他藏着兩個心也說不定——這個實例，在以前是有過的。”

這一天，烏拉幾米爾，被一個生着鬍鬚的憲兵曹長衛護着，離開了街市；他這樣想着——如果麗娜·奧司得波夫在卡棧的街市上，聽見了自己的演說，她一定要以為我是偵探和內奸的吧——

這樣想着，他微笑了，和衛護他的憲兵說：

“曹長先生！人生，真是一個滑稽的劇，你以為是不是？”

憲兵不很高興地回答：

“什麼地方是滑稽，我不曉得。薪水少，職務忙！”

“留心一點，曹長先生！”烏拉幾米爾是從來沒有過的高興。“你現在是要想加入“人民的意志”黨吧；那個黨，是救濟被虐待的人們的，大概能替你加薪水吧。”

“不要開玩笑了，現在我是一點也沒有笑的精神；我的老婆，現在又要快生產了，而我的收入，還是沒有法子增加。”

曹長雖然這樣說出了他的窮況，但是烏拉幾米爾還是沒有減掉他的高興；越離開卡棧遠，他就更增加了快樂，平原上蓋着白雪，刺骨的寒風一陣陣吹來；但是他以為春天來了——解放充溢着生命的 Energy，這種人生的春天終於到來了。

他現在完全自由了，拘束着他的，布爾喬亞規則的單調的生活，一切的東西，都離開他了；他能夠依他所計劃的，向前途邁進，保證了他的將來；緊緊固結在他的頭腦裏的好幾年來的思想，終於能去實行了，他感到他的運命是要開始使這些思想具體化了。

從此以後，決心對於什麼事情都去學習，他想無論什麼東西，都不使和他的智識隔離開。“人民的意志”黨是已完全和他斷絕了關係，屬於那個組織裏的人，也決不和他相接近了；他想此後的新的生涯，當然不會是

政治的關係了。同時，一方面也因為在警察和密探的嚴重監視下，他想無論一舉一動，官廳方面都一定要詳細知道的。烏拉幾米爾想，這些湊巧的事情，給與他以很大的幸福，所以他禁不住微笑了。

他在可克西，一天到晚拼命的用功，不到兩年以內，把法學部教授會所規定的許多學科，完全研究完了，他提出志願書，要去應試卡棧和聖彼得堡的畢業考試，但是被拒絕了；就是所提出的到外國去留學的志願書，也被批駁不准；後來總於將他從卡棧追逐出來的年限，減輕了三年，允許他在幾個月以內就可以回去了。到了那時候，他感到那個曾經開除過他的大學，並沒有什麼可留戀，他也就搬到了撒馬拉去了。

在這期間裏，作了巨大的分量的事情，猶其是讀熟了社會的所有的分野，從各種的角度去研究了卡爾·馬克思；所以這個撒馬拉時期，是使他成爲了一個堅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但他並沒有看見僅僅需要理論的理由，他輕蔑着拘束於形式上的主義的人，同樣地他也輕蔑着這種理論，一方面在輕蔑，一方面還去研究，這樣一個矛盾，他用實際上的例子來解決了，他常常這樣說：

“所謂醫生，都是出發於理論家，他們處置了一些女人的分娩，弄殺了一些不幸的病人，這才知道和病魔

相鬥爭的這一任務，對於人類是有益的，而成爲實際的了。這在自己，也是同樣的，爲要成爲一個專門家，自己也是要去避免開解剖幾千個身體。”

他時常感到，要向全國民去呼喊，有這樣一種難以遏止的慾望；但是什麼地方有聽他的話的民衆呢，無論說什麼，都是一些沒有感覺的醉漢，鄉下的 Intelligentsia，“人民的意志”黨的公式黨員，還有就是那些農民。

“不！”他決定了，“他們，不是可以用寫出來的言語來改造的材料；他們應當用鐵一樣的拳頭，棍棒，或者比暴力更要激烈的形態。”

可是完全偶然的，烏拉幾米爾漸漸發見了在民衆中，是有一個很柔軟，很容易作成的階級。

在他所住的公寓裏，有一個看門人，他是一年到頭喝醉了酒，打老婆，打孩子，拿起掃帚追狗，和走路人罵架。烏拉幾米爾有一天和他說：

“怎麼的了，格萊高里？”

“都滾到地獄裏去！”這個傢伙吼起來了，“我們沒有土地，就是有也不能吃。在冬天，沒有事情做的，失業了的兄弟跑了來，我養他們，從什麼地方能掉下錢來啊！”

這天晚上，烏拉幾米爾寫了兩本小書，他每樣抄了

五本；一本是關於無產階級的發生，一本是述說失業問題；他攔起來等着再遇見格萊高里。他一面訊問他，一面施以同情；他想在這個準備好的土地上，播下他的新思想的種子；這效果，即時就實現了，這兩個兄弟，擔任將他寫的小書，祕密地散發到附近的農村和這裏的工廠中去。

這時候，烏拉幾米爾認識了在一個公寓裏住着的年輕姑娘，身體很矮小，淺黑色，腰很闊，眼睛像要跳出來一樣；是一個很迷人的女人，一遇見他，就坦然地和他笑，眼睛挑逗着他。格萊高里說，她外面穿着很漂亮的衣裳，在內面大概是作着一種職業。

“歌爾莎君嗎？”他第二次遇見她的時候問他。

“怎麼知道？”這女人用着挑撥的微笑迎合着他。

“從知事那裏知道的。”

“說說吧，知事先生倒不來，紳士們是常到我那地方來的；您如果願意來，我等着您的。”

“願意。”

“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噢！”

在她的屋子裏，只有一只很闊的牀，桌子，二只椅子，梳裝臺；這些就是窮野鷄的所有的東西。兩張蹩腳的裸體畫，牆壁上掛着奇怪的照相，一個牆角裏有一只

縫衣機，在聖像的前面，點着火，烏拉幾米爾很驚訝着。

“什麼，是基督嗎？怎麼在這裏，”他笑了，“基督在這間屋子裏，看着有趣的事情吧！”

她解着 Blouse 的鈕子；忽然，正經地，陰鬱地，尖聲地叫着：

“看好，基督應當知道的，他是救世界的；但是也許因為窮，誰也不救。現在，窮人們很在努力，是自己在救自己呢，基督應當看着。”

烏拉幾米爾在沉思着，如果對於這個充滿了憎惡，自覺到悲慘的野鷄，隨便教以復仇的方法，這將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啊！這樣她一定要歡喜的吧。他同情着她的話，他無意識地微笑起來了。這個時候的她，教訓了他，使他得到了指導他一生的大原理——這，就是利用了憎惡的偉力。

“笑什麼？”姑娘問他。

爲着不說出他剛才所想的事情，他這樣回答：

“一方面說基督沒有救人的力量，而又在神像的前面點着火；所以笑了。”

“這是我爲着使基督知道，在我的心裏也有所謂善的東西。”

她又望着他，很奇怪的說：

“脫衣裳嗎，還是說話嗎，怎麼說起來，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客人。”

“放心好了，我有的是錢。”

“真是一個糊塗人，”她說，“我是只要得到工作的報酬，因為我不是立在教會門口的叫花子。”

烏拉幾米爾對於歌爾莎很要好，他送給她一定的生活費，歌爾莎也是有很奇怪的性質，她毫不客氣地作了烏拉幾米爾的情人，一切的禮節也完全不要，但是，當一個友人和隣人訪問她的時候，就很有禮節的預備飯菜，和他討論着一些有趣味的問題，也很尊重地叫他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先生，決不許他稍有猥狎的態度。

茲洛卡爾霍斯工廠發生了罷工的時候，他就寫了工人的戰術，和關於怠工的傳單，託歌爾莎拿去散發給工廠裏的人。因為這個原故，她被捕了，在警察那方面，拷問她，想知道她所屬的組織，但這完全沒有用處；她雖然挨餓，雖然被打，從來也沒有一句話漏出烏拉幾米爾，因此她受了兩年的徒刑。

烏拉幾米爾不久就忘記她的事情了，總之，她對於他，不過是走向遠距離的目的地去的，一直一直的很長的經歷中，所遭遇的極微細的一段插話。他只僅僅聽見過一次她的消息，那是到監獄去看朋友的公寓看門人的

弟弟，帶來了她的話。

“歌爾莎問你的好，她說在監獄裏死，在病院裏死，都是一樣的。”

聽見了這話的烏拉幾米爾，只不過動一動肩膀。這時候的他，是埋頭在字典和書裏，夢裏也在讀外國話。他不會想起那個賣肉的，屋子裏裝飾着神像，前面點着虔信的燈火的滑稽的野鷄，因為他的心裏有着更重大的問題。

烏拉幾米爾。 烏利雅諾夫是一點感情的痕跡都沒有，他甚至於這樣想，那個可憐的姑娘，真和那個虔信的燈火一樣。

在他想，那個女人，不過是像斫伐森林的時候，從一枝樹裏裂開掉下來的一根小樹枝。在全森林的運命正在危險的時候，他怎麼能夠為着一根小樹枝的去向，而停住脚步呢！

第七章

和普列哈諾夫的邂逅

從卡梭大學追放出來的幾年裏，幸福與自由的感覺總沒有離開烏拉幾米爾。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能壓抑得住，都不能使他豪放的精神稍微陰暗。當他接到姐姐奧爾格的死，和母親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因過於感傷而臥病的通知的時候，他並沒有怎樣得到很深的感動。

他的心境，就像在戰場上的兵力的指揮官；他的任務，是樹立作戰的計劃，把手下的兵力，在各方面分配好，一點也不許弄錯，準備好敵人的襲擊；對於四面包圍着的敵人，如果他轉變為最後的攻勢，敵人一定要一陣陣的潰滅。

他焦急，忍耐不住了，等着要離開撒馬拉；走的準備還沒有十分弄好，他就搬到聖彼得堡去了，因為他已經被許可在那裏的大學受畢業考試，他到了不久，就考完，得到及格，也並沒有得到誰的提拔，得了律師的資格。

烏拉幾米爾接到了律師的證狀的時候，他想起了在燈光下的桌子旁，低着頭的麗娜的金髮，和說着他的將來的話。他的心裏在浮蕩着，麗娜也許住在聖彼得堡的吧，他要去看她，和她說，他已經突破了橫在他的人生前途的第一個關口，此後決心去突破全部的障礙——但是他把這個念頭，丟開了。

他不滯在聖彼得堡了，回到母親住着的撒馬拉去，掛起了律師的牌子，

最初的一件案子，是替一個因竊盜的嫌疑被捕的工人辯護。烏拉幾米爾到監獄裏去和被告會面——被告的眼睛，是很慌張又很惡的樣子，身材短矮，他對着神誓語着，說這件案子，是和他有惡意的主人，對於可憐的工人捏造出來的。

“有的時候，我說，‘那主人是榨取我們的血的殺人的東西’，這大概就是他報復我！”

青年律師，聽了這幾句話就夠了，第二天在法庭裏，他說出了這樣一個議論：在某一種環境之下，盜竊

並不應當懲罰。

“如果這個工人，偷了工廠的機器的貴重部分，而祕密去賣掉，這是觸犯了刑法的條文；但是被告並沒有這種行爲的證據，他只是跟隨着道德所承認的基準，在事實上，被告也不過是被他私的仇敵工廠主所虛構的起訴。”

推事是一個很親愛的老人，他擺着父親一樣的態度傾聽着，他提出了兩個有力的證據；烏拉幾米爾都嚴格地駁復了，推事也就和他辯論起來。這個辯論是很不容易完結，這一件極小的案子，從早晨遲遲地繼續到午後，不但他們兩個人疲倦，就是裁判長也很不高興了。

裁判長拿着嚴格的聲調問被告：

“依據被告的陳述，辯論算終結；被告爲着辯護，還有什麼要申說的嗎？”

這時的被告，也和別人一樣地厭煩了，而且肚子已經很餓；他打着呵欠，發出了沒有氣力的聲音：

“我對於這個了不得的辯論，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我是偷人家的東西了，但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偷東西，在我既不是頭一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了。”

這件案子，烏拉幾米爾輸了。但是頭一個發出笑聲的是他，但是像這樣被告毫不經意地作了犯罪的自白，這件事情決定了青年律師的經歷。此後他又接到了兩三

件案子，但是完全失敗了，他也就不在法庭上出現了；這因為他覺悟到在刑法狹窄的範圍內，發揮他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他的能力，是在明確地決定了的範圍內，很不適合於去弄這兩三件乾燥的事情。

但是至少，他是痛感到所謂法律的正義，是不能同一的適用於社會的各階級。他知道大學出身的腐敗官吏所信為是的，在無知的農民和饑餓的工人則並不適用；所以有時候，他在法庭辯論的時候，他總是用着自己所聚集成成的理論；這裏也有推事的論告，律師的辯論，而也有裁判長的判決，所以使一些審判官，幾乎都皺起眉頭。

在有一次辯論的時候，一個推事真感到了討厭的說：“烏拉幾米爾律師，自己成了法律制定者，很明白的，他是想在刑法裏加上新的條文。”

“我所希望的，就是這個。”烏拉幾米爾這樣應付他，是很冷靜的聲調，聽着的人，簡直以為這個不成功的律師，是很老實的呢，還是搗亂的人？

停止了他的法律的職業，烏拉幾米爾為要使他的智識適合於時代的新要求，他開始研究新工廠法，開始寫關於市場，關於“人民的意志”黨的經濟的混亂一類小叢書，和起稿題名“農民的友”的一篇長論文；這內面，很明白的表示着他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開始寫

在俄羅斯組織社會民主黨所應當實的運動，戰術及策略。

但是在他還沒有完成的時候，爲着尋不着對於這個思想的共鳴者，又搬到聖彼得堡去了。

這時候，馬克思主義，是爲自由派的智識階級 (Intelligentsia) 所獨占着，他們認爲社會主義才是理論和經濟發展的歷史的一個事相，大衆不過是負着被動的任務。普羅列達利亞，在這樣被認識着的觀念形態 (Ideologie) 中，是什麼地位也沒有。智識階級說是現在的法律和政府，能夠進化論的去變化，且在期待着牠的前途；至於在實際政策裏，是時常動搖，他們的一大部分，只是向工人階級裏，散發幾本自由主義傾向的小冊子，就很以爲滿足了——但是像這種毫無害處的活動，在沙皇的偵探政治之下，還是成爲反動的陰謀。

烏利雅諾夫時常遇見他們的宣傳部，和在農民中工作的組織裏的領導人物，但是常常互相罵起來而離開。因爲他過於輕蔑了聖彼得堡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些人說他是從伏爾加來的無知輕重的驕傲的人，又一些人是這樣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革命主義者呢？有時走在他的面前，悄悄地轉過去。

“你們的組織，是爲要使全俄羅斯的組織社會主義化的革命的鬭爭嗎？”烏利雅諾夫動不動就問他們。

當然的，階級鬭爭一定要使他發生的。”

“但是你們的沒有秩序，胆小，骨髓裏浸透了布爾喬亞的觀念，自由主義的智識階級的可憐的委員，爲着散發一些小冊子，像是很忙，你們是隨便地走向滅亡路去吧，反正和我們也沒有關係。”

這個攻擊，激怒了他們的全體。

“在什麼人的名字之下，同志烏利雅諾夫所說的？”
一個人這樣喊叫，“所謂我們，是什麼意思？”

“我是離開了社會這個東西，在成爲布爾喬亞真正的仇敵的人們的名字之下說的。”

“他們，是什麼一種的人們？”

“在不遠的時候，你們自然會明白的！”

這樣回答着，此後，他的影子再也決不在聖彼得堡的社會民主黨的集會裏出現了。

他對於他們所繼續表示的輕蔑和侮慢，他覺得還不很夠；如果能用筆來表現出來，將要使他們更不會忘記這個大胆的馬克思主義者吧。他用複寫紙印好發表的“黃色叢書”，都使他們讀到了；這既不是文學的，也不是科學的，只是直截了當，雄渾壯偉，稍微通俗的文體，這些都是加強了書裏的思想的力量；燃燒着的火一樣的憤怒，像基督教初期的教父們的筆力一樣，用絕對正確的意識來表現的這一點，像羅馬法王的命令一樣，

這種過激大胆的論說，博得了廣大的注意。

這個“黃色叢書”的筆者，對於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都是毫不寬赦的；嘲笑他們以得到幹部的特權為榮耀，對於他們的活動，投以懷疑的影子，從並沒有立在撥斷他們真價的位置，這種工人的眼光，奪去了他們的信用。就像“人民的意志”黨所經驗過的，烏利雅諾夫對於社會民主黨，也是使他們得到了一個能致他們於死命的敵人。

他繼續着這種工作，一方面到全國的各地去旅行；他的所以要和許多工人們去接觸，並不是要和他們演說，他的目的是要去聽他們所說的話；在他離開了一個地方以後，工人們都是給了他這樣一個共同的公式，說：

“我們不承認社會，法律，道德和國家，也不需要從外面來的援助，我們代表着力，流血，和我們聯合的努力，才能得到自由和正義！”

在這時期，烏利雅諾夫遇到了兩個極聰明的工人，巴布西金和謝爾杜諾夫；借了他們的力量，組成了工人的集團，把小叢書和傳單散發到無產階級羣裏去，這時他種下了向社會鬭爭的種子，在聖彼得堡，他對工人的組織，作着關於社會上的各種問題，馬克思理論的批評，和有名的共產黨宣言的演講；在他的生活中，他體

驗到了毫無保障的被榨取的無產階級的感情。

他在聖彼得堡的工廠區奧克脫，他所組織的一個支部裏，遇見了一個在唐唐工廠作工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娜絲却，很標緻，很好的體格，紅褐色頭髮，眼睛很美麗的姑娘。他看見她那雙作工的粗糙的手，他就憶起了可克西的娜絲却——她是被地主的兒子，喝醉酒的父親，和祕密治療的老太婆所犧牲了的姑娘。

“這個姑娘，大概不會發生像那樣麻煩的事情吧，”他微笑地想，她是有頭腦的，很健強的女人，不會受別人玩弄的吧。”

這晚上，他作了愛爾布耳特綱領的演講，他爲着要使工人們自覺到自己所缺乏的志力和目標，照例是把要緊地方，重覆地用心地講；他們雖然很熱心的聽着，他的心裏總是不能安靜下去，這因爲出席着的美麗的娜絲却——充滿着生氣，自然的力和熱血的娜絲却，搖動着他的心。雖然他的意志不許看她，但是他的眼睛向她的眼睛釘了好幾次；在他的無言的請求裏，追求着她的回答，總於在這眼睛裏頭，看見了她的問答；娜絲却的豐滿的胸部在動着，在她美麗的身體上，燃燒着愛慾。

烏利雅諾夫向那女人投過去的視線，被巴布西金注意到了，休息的時候，大家都在喝茶，他走近烏利雅諾夫的旁邊，附着耳朵說：

“娜絲却·苛其萊波是受過教育的女人，也是個黨員，但是請你要留心一點；不可過於相信她……”

“你所疑惑的地方是什麼呢？”

“倒也沒有什麼，也並不是壞話；但是據我所知道的，她是願意快樂的在這世界上過着日子的，現在是正在弄着工廠裏的青年技師，那位先生還是在夢中一樣，可是娜絲却和那先生發生了一個月的關係以後，她又把他扔開了。”

“照你所說的，她並沒有和布爾喬亞的一羣人有密切的關係，不是不很要緊嗎。”

“因為他們不願意和她親近，她常常問他們，在第二次的工人罷工時候，廠主是要取什麼樣的應付的計劃。”

“哈哈！”烏利雅諾夫從容地說，“如果這樣，更可以放心了。”

其實，他是忍着忿怒說的，因為他知道娜絲却很討厭這個人。

“我送到你家裏去吧，同志！”烏利雅諾夫走近她的跟前，低聲地請求。

那女人細細地迷着眼睛，望着他剎一剎，感謝着他。

兩個人在黑暗的郊外的街上走，在普露司脫洛夫的

森林裏，一間在暗夜裏隱約亮着木頭的小屋子前面站住了。

“我是住在這裏的。”這樣說着，她像很疲倦的伸一伸懶腰，“明天是禮拜，所以隨你的歡喜，睡到什麼時候都可以的。”

“禮拜，萬歲！”他笑起來了。

娜絲却沒有回答他，輕輕地敲着窗；一個懶拖拖的女人，臉上像還沒有睡醒的樣子，抱着小孩，輕輕地把門開開了。

“什麼，是您啊！”像很生氣的樣子，“不是駭我嗎，我又當作巡警來了。

姑娘進去了，在門洞裏的暗暗的影子，向烏利雅諾夫招手；他也進去了。在他的背後，聽見上鎖的聲音，正在想爲什麼這樣漆黑啊，一只暖和和的手摸着他的腰——這是娜絲却的全身，他感到是她的全身；他很輕捷地吻着她的嘴，臉，頭頸，說着熱烈的愛戀的話。以外是什麼也沒有說，就走進她的房間裏去了。

烏拉幾米爾從她家裏出來的時候，是第二天的過午。他疲倦了，他感到了對於自己的憎惡和憤怒，照例他又開始分析這個感情。

“糞！”他說，“是很好的女人，真的。性質也很好。把一切都交給他，什麼也不需要了；像那個樣子，

實在很少。但是我爲着什麼，作了這種樣子呢；此後，在那個女人的地方，我是不能保住我的權威了；那個女人，將要以爲我和那個技師，是一點也沒有兩樣的。”

他還能記起娜絲却曾經說過這話——“我很確實地知道，像那種社會主義者的人們，倒底能夠實行一點什麼呢。如果沒有實行的能力，和他們一同去冒這種危險是沒有用處；如我，以外是要去採用有效的法子。”

但是當他再深究他所說的意思的時候，她的臂腕抱着他，也可說像一只偉大的貓，緊緊地靠着他。

兩天以內，他沒有遇見娜絲却。在第二次的會議以後，他又和她一同走了。

幾天以後，巴布西金來，他報告娜絲却在唐唐工廠裏鬧了很大的亂子，她把那個和她瞎纏的青年技師，拉到工廠的管理部，叫他們辦他。

“爲什麼要作出這種事情呢？”烏利雅諾夫問。

“不知道，總之那個女人是混蛋，叫大家都曉得了。大概現在又在迷別的男人了，說來說去，女人們的事情真是不容易明白。”

巴布西金繼續笑着，照例爲着要祕密印傳單，又開始談着新到手的複寫機的話。

這晚上，開小組會的時候，娜絲却也出席了，會開完了，烏利雅諾夫和她一同走了。

“我和那個小王八蛋技師斷開了！”她笑了，“我有你，什麼人也不要了。到那明亮的有音樂的酒店裏去吧，大家都有趣地快樂地過着吧。”

烏利雅諾夫驚訝地懷疑地望着她。

“是和技師一同去的地方嗎？”

“是的，我不能像那些類人的野獸，在鐵柵欄裏什麼有趣的事情也看不到就死；我是想快樂地過着去。”

“沒有那種時間呢！”他向後退了一退，高聲地說，“這種歡樂，在我並不覺得有趣，這不是我的份！”

“那末你的份是什麼呢？”她開玩笑地問他。

“是鬭爭！”他想這樣回答，但是他爲着要得到她，並沒有在鬭爭：他知道她大概也在這樣想，所以他不說出來了。

“說啊！”她迫着他說。

“我沒有那些時間去浪費到音樂和酒店裏，”他輕輕地噓着聲音說，“我是不希望這種生活。”

“但是我可希望着呢！”

“如果這樣，隨你的便去好了。”他犯暴地說出來了。

那女人也不表示出生氣的樣子，低聲地說：“一定要去的。”緊緊地靠着他的身旁，抬起半閉着的憂鬱的眼睛望着他。他沉醉了，默默然。“到家裏去吧！”她低

聲地說，緊緊倚着他的身體；他沒有辦法，取了對於避免開這種不快樂樣子的最簡便的方法，也就是到她家裏去解決去。

在途中，烏拉幾米爾買了巧格力糖和橘子。

第二天早晨，兩個人一同出來，烏拉幾米爾是到巴西利埃夫的一個祕密地方去，娜絲却是到工廠去；兩個人在工廠的前面分開了。

在門口，娜絲却招呼他回來，和他說：

“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先生！我有了像你這種的人，真是一生的榮幸；這真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他笑了。

“但也並沒有什麼很大的名氣呢。”

“不是的，在不久，全俄羅斯都要知道你的名字了。”

“預言？”很糊塗地問她。

“大概是吧！”她回答着。這時汽笛響了，她就在工廠的門口消失了。

這以後，烏利雅諾夫總是避免着她，現在，他是在組織浦去洛夫各工廠的工人小組，和可倫司脫的海軍鎮守府裏，也已聯合好，所以很忙；因為當局者對於水兵和工人們的管理特別厲害，這是很危險的工作。

有一天，他剛從可倫司脫回來，巴布西金跑進來

了。

“凶信！伊里奇！”他一走進屋裏，就喊起來，“娜絲却·苛其來波和人家在相好。”

“這不是頭一次吧！”烏利雅諾夫毫不在意地說。

“這不是應該笑的事，”他好像生氣的樣子，“我們全部的組織，將要被破壞了，那個賤婦，和憲兵隊的特務曹長相好了，聽說。”

“這有什麼不好呢，”烏利雅諾夫聳着肩膀，“沒有什麼危險，不過爲準備萬一起見，只要把複寫器搬到別的地方去好了，把那個機器搬到工業的大學的飯廳裏，託付給我的朋友海爾愛·克拉新，我一點也沒有什麼擔心……”

“憲兵能夠從那個女人那裏探出祕密來，所以有關係呢。”

“這種過慮的話少說，她決不會拿我們的祕密作爲餌食，而去勾引憲兵的；同志，放心好了。”

好幾天晚上，在酒店裏，能夠看見娜絲却和漂亮的憲兵士官一同在那裏。組織裏的關係，簡直連一點灰塵都沒有碰到；正和烏利雅諾夫所說的一樣。

有時候，巴布西金在路上遇見了娜絲却，他不想和她說話就要走過去；可是她叫他站住：

“你看見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先生和他說，對於他

的工作，一點也不用擔心好了！”她說。“關於我的事，你和他說，我只是願意生活。尼姑，並不是生下來就願意去作的，在心裏，雖然充滿着對於世界的憎惡，但是他們更要求着快樂。我是想在幸福的裏頭，好好地過一過人類的的生活；在這以後是什麼呢，繩子，毒藥，河水，也不過是這些；我是想微笑地。興趣地享樂；這些完了以後，想一想，我還要回到你們那裏去，也許要在巴利克得死，但是在這以前，人生我是要去享樂的；把這事情，也請你告訴給他聽……再見！”

巴布西金把這報告給烏拉幾米爾聽了。

“你說怎麼樣”，烏利雅諾夫說，“關於她，是沒有一點危險的。”

此後，再也沒有談起關於她的事情，有一天，烏拉幾米爾從一個不認識的工人的手裏，送來了一封信，這是娜絲却寫來的，裏面警告他，說是祕密諜報機關，現在已經在監視他和巴布西金，謝普巴洛夫，卡爾得唔斯卡，可尼波衣，這因為諜報部發見了從革命印刷所發行，祕密分配的“什麼人依靠着什麼生存的，”和“國王飢餓”一些書；這些小書，烏利雅諾夫都署名作秋林。

烏利雅諾夫沒有停止他的工作，只是把身體隱藏起來，因為他隱藏的技巧特別好，警察連他的足跡都找不到，在路上，有好幾次幾乎要被抓住了，但是大胆的

他，知道每一條馬路，連各小胡同的犄角都知道，也知道聖彼得堡郊的祕洞，倉屋，許多能夠隱藏的地方，所以都被他輕捷地逃走了。一方面加緊印刷更激烈的東西去分配，使當局都沒有辦法，更鼓舞激勵了工人。

在全部的組織裏，可尼波衣被逮捕了，那是因為在革命印刷所裏，有一個工人是祕密偵探，她有二三個朋友，也因為查出了有這種反動的印刷品，也被捉去了，其實這些人並不是黨員。

烏利雅諾夫時常躲在首都的一個有名的卡來馬克夫書店裏，軍警方面還沒有注意到要去搜查那些地方，他巧妙地擴大了個人的連絡網，他是不管什麼人，連阿尼其克夫宮殿的汽爐房的火夫莫爾新，都結為朋友了。有時候，因為外面的風聲太緊，他有二天工夫，在宮殿的地下室裏化裝為燒石灰的。在那裏，要去謀刺皇帝，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這是一種冒險劇，而不會生出什麼效果來，所以他並不想去嘗試。

但是在聖彼得堡，他是極危險的，唯一的路，就是到外國去；一個組織很好的勞働者爭取自由戰士會，要求他去，他們是熱烈地期待着這個革命的青年，來作他們偉大的領導者，所以這一時都勸他逃到外國去，火車票都替他買好交給他了，從警察的眼睛裏，他的影子很奇怪地消失了。

在柏林，他住在莫比得附近的小客棧裏，出席了德國社會主義者的會議，在那裏遇到了許多黨的有名的領導者；但是他找不到他和他們之間的共鳴的連絡點，他們的意思，只願意在議會制度的界限內活動，至於當選了的他們的唯一目的，統是在帝國議會內，盡可能在取得多數的議席。

他們的裏頭，就是最有人望的卡爾·李卜克納西，他發見到他也是深染着這種布爾喬亞的意識——這是在夏洛丁堡會面談話的時候。

李卜克納西一聽見這個俄羅斯人的名字就說：

“同志！你的名字，在以前我們就聽見了。大家時常談起，你是怎麼處置了斯脫爾夫和普普列蘇夫。”

“這是極小的事情，”烏利雅諾夫微笑着，“比這要緊的，我想請問同志你，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永遠像現在的樣子，儘作些空談嗎；我是這樣想，像在小雞的前面，用粉筆畫一道線一樣，而告訴說是禁止通行。

“這道線是什麼事情呢？”

“是議會制度。是布爾喬亞對於有為的諸君的陷阱。”

一個德國人搖幌着肩膀問他：

“你在這以外，還有什麼意見嗎？我們爲要達到目

的，是再也沒有別的法子。”

“在這產業化的德國，擁有這許多工人，失業者，沒有土地的農民的大軍——而說除此以後沒有別的法子，真虧你們說得出來。我所提出的意見，你們懼怕去執行嗎？那也好，去向皇帝按月領薪水去好了。

李卜克納西很注意地聽着。

“但是，我們的黨，”他反駁着，“因為沒有能採用革命戰術的強力，第一，一定要去爭取實際的經濟問題。”

烏利雅諾夫回答了。

“這個實際的經濟問題，才是我要說的問題；所以我主張，與其讓那些房東收着房租，等着把地下室都借給我們的時期到來，到不如即刻把所有的房子搶過來好。”

“爲什麼你說即刻把所有的房子搶過來好呢，這不是烏託邦的一種嗎？”

“採取什麼方法，這是要你們來決定的事情，我只是說是，在我們俄國——不是產業的大中心，工人的全數還不及德國的一個產業中心的數目，這種俄國怎麼能夠實行呢。我所要質問的，是一個有組織的，有訓練的，有堅強意志的組織，和平常鼓動工人階級時候所喊出的口號，毫無關係地去行動的時候，你們想想革命的

力量能夠充分嗎？你們不以爲，要澈底地去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夠去推翻現在的制度，才能夠在動搖的階級裏得到勢力嗎？

“你說的對。”李卜克納西遲遲地讀成着。

“這，現在在俄國執行了，”烏利雅諾夫高聲地說，“這條路——只有這條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觀念形態的集團的一致的行動才能成功。同志！早晚德國也要選取同樣的方法吧；因爲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從什麼地方能夠發見這一團的觀念形態呢？”德國人說着，用眼睛探望着立在他前頭的人的矮矮的體格，毫沒有注意的臉。

Est modus in rebus

（什麼事情都有方法的。）

烏利雅諾夫這樣回答了，接着他們又談，由德國社會主義者去堅強工人階級戰士的國際戰線，和爲援助俄國的宣傳馬克思理論運動的募捐。

× × ×

他在柏林滯了三禮拜後，到巴黎去了，在那裏和許多俄國的留學生接觸了，他的名字是早就知道的，所以在學生裏都很歡迎他。他最感到有興味的，是美術博物館，朋友們一拉他去，他就在那裏不肯動了，嘆息着說

——“這都搬到俄羅斯去多好啊！”

一天，一個年青學生阿利金，眼睛裏充滿着興奮的樣子，跑進他的屋子裏去。

“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大人物，波爾·拉發格，請你去，作短時間的談話，請你快點去。”

烏利雅諾夫大笑了。

“叫我去，短時間的談話？——真是臭布爾喬亞的表現。對於拉發格，我倒想和他辯論辯論，作一個長時間的談話。”

拉發格用他銳利的眼光，望着來人的身體，和那蒙古型的臉的時候，他稍微表示出輕視的樣子。

他問：

“同志是俄羅斯人嗎？”

“是的，”烏利雅諾夫苦笑着，“先生注意到我這蒙古人的樣子吧！”

“是的，這個我認清楚了。”

“純粹的俄羅斯型，真是缺少，”烏利雅諾夫繼續着說，“這大概還記着吧，三百年間，我們是被韃靼人所統治着，他們遺留下了不高興的臉，同時也遺留下了兩種貴重的性格；譬如。我們是有着深刻的殘酷，和狂熱的行爲。”

拉發格低着眼睛，慎重地微笑着，變了話題。

“我是這樣想，”他開始說，“俄羅斯社會主義者的平均了的智的水準，是在那一塊？”

“那裏最前進的頭腦，是在研究和批評着卡爾·馬克思。”這個訪問者靜靜地回答。

“在研究着卡爾·馬克思？但是他們能理解嗎？”

“能理解。”

“胡說！”拉發格勵聲的說，“他們能夠理解嗎？因為在法國還沒有人能夠理解，而且從我們的黨創立以來，已經二十五年，雖然一年年在發展。”

“這是因為你和別的少數的領導者，能夠理解卡爾·馬克思，這就夠了，大眾所需要的，是要由有堅強意志的組織，來英勇地領導。”

這個俄羅斯人的軋軋的聲音，在十足的巴黎人聽來，是很不高興；但是拉發格也禁不住湧起他的興趣來了。

“哈哈，這是你的主義吶，不是嗎？”他說了，“在一個關心社會，相信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說出這種話來，真是聽着奇怪。”

烏利雅諾夫靜靜地，拿着確信回答。

“所為自由，是布爾喬亞的偏見；社會，由一個卓越的領導者的頭腦得到利益，是很足以夠了，用強硬的手段來支配，對於社會是好的。”

“那末，同志！沙皇是你理想的統治者的類型嗎？”

“作為我的統治者不對的，然而對於沙皇所出身的那一個階級是對的，沙皇所想着的，並不是俄羅斯整個社會，他只是想着貴族和布爾喬亞階級的利益。”

作了很長久的談話，烏利雅諾夫要想回去，那個法蘭西人說：

“我想看看你的思想怎麼樣實行。

那個俄羅斯人回答：

“這個日子，就快到了。”

還沒有過三個禮拜，烏利雅諾夫坐在日內瓦的小咖啡店裏，望着像碧玉一樣綠色的麗漫湖的水；和他坐在一張桌子的，是在很久以前被追逐的革命的老戰士——被呼為俄羅斯社會主義之父的普列哈諾夫，還有初期的組織者阿克綏爾羅，熱烈的宣傳者維拉·查司利其一些人。烏利雅諾夫望着普列哈諾夫臉上的直視的眼睛，和粗粗的眉毛，那種威嚴的樣子，他當作先生的臉一樣地尊敬他——這因為普列哈諾夫所作的書，和寄到外國的雜誌上的論文，使革命主義者的他，得到了很大的激勵。他更注視着那緊閉着的嘴——曾經說出像燃燒着的話：“為着我們的善，是最高法則；推倒暴主，並不是惡。”在烏利雅諾夫，這些話真是偉大的領導者的天

來的話，他自己，是永遠在嘴裏說的格言。

烏利雅諾夫拿着同樣的感嘆的思念看着阿克綏爾羅，他真可說是一個機器人，他從早到夜，或是寫，或是從一條馬路訪到一條馬路，整理黨的整個的關係，提出意見，爲着無間斷的工作，在猛烈的熱誠裏，連自己都忘掉了的一個人。

至於烏拉幾米爾，也有很強的印象給了那些老前輩，他們不但看見他有無限活動力，使儒夫都能奮起的實行力；而且能廣博地熟悉各社會層的心理和生活狀態，有這種智識作爲基礎，還有更認識了他生來的革命家的手腕。烏利雅諾夫一談到黨的事情，普列哈諾夫的態度就稍微感到冷淡；在這一方面，他還沒有深刻的修養，因爲這年老的獅子，不願意使社會民主黨的很好的 Program，受這年青人的批評。”

所以烏利雅諾夫也不談這些話了，他說出歐洲所對於他印象，他猶其是讚賞着西歐的生活。”

“若是我們有了他們所有的材料，和他們所有的技術上的長處；在我們也是可能的吧！”他說，“除了統治者以外，稍微有一點東西可以被偷的人都沒有，我們的國民，是一大夥要飯化子。然而在歐洲，真是很整齊的樣子——這種整齊，要用手去毀壞，真是要忍着苦痛去作的。”

你對於俄羅斯的什麼事情，都沒有懷戀嗎？同志！”
阿克綏爾羅問他。

“你是問我對於俄羅斯的所有的事情嗎，不！”他毫不躊躇地回答，“總有一些東西要使我懷戀的，像俄羅斯，推翻牠，是什麼也不要緊；從幾千年來，我們被有這些意志的人壓迫着——古代的海賊，韃靼人，波蘭人，瑞典人，以至於沙皇，警察。每一年裏，幾千個村落，像麥柴一樣地被火燒，幾萬民衆，爲傳染病和飢餓而死亡。森林與濕地，稱爲俄羅斯的無邊的平原，那一個地方可以懷戀呢？腐爛的，霉了的草屋，煤煙熏黑的小房子——和牛豬一同活着。一同生長，生小孩，慢慢地又在那醒醒的牀上死去，這些人們，也還有什麼可懷戀的嗎？還是對於那吃奶的時候就熱烈主張議會制度，終於在這種癡心裏死亡的一些人們，那種狹窄的心思，有什麼可懷戀嗎？俄羅斯，是那些原始的，無智的，神的奴隸，沙皇的奴隸，惡魔的奴隸的農民所有的廣大的砂漠！”

“但是我們的都會，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文學……”
……”查司利其這樣抗議着。

“都會？”烏利雅諾夫這說，“都會裏，多少是有些特色吧；但是現在，只是較大一點的村落，有時候，中心的地帶稍微顯示出繁華——但是牠的周圍，是被悲慘

所包圍着。藝術，文學……也可以說是；但是普西金是個雜種，是個拍馬屁的人，其却得林是個總督；託爾斯泰是個伯爵；納克拉左夫，屠格涅夫，吉爾查文，左可烏斯基，都是紳士和布爾喬亞；都是在地主的公館和宮殿裏生出來的，他們的靈感，都是從勞働階級的敵人那裏得來的。”

“那末你說西歐是怎樣呢——腐敗的西歐？”普列哈諾夫張着炯炯的眼光問他。

“能夠比較嗎？”烏利雅諾夫喊起來，“在這裏，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能看見組織完善的人類意志所具體化的生產物；在這裏，可以誇耀的，是原始的自然的偉力，被人類為適應他們的需要所驅使着。他們，是大地的統治者。”

查司利其笑了。

“真是一個熱烈的讚美，大概你對於這你的樂園，還沒有十分詳細知道吧。”

“我因為讚美着他們一直到現在所作成的工作，同時我也看見了全部的缺點。西歐的人，是過於相信了人類的價值，過於思量着自己的事情，過於顯重個人的體面，換一句話來說，是個人主義，所以是無限的利己主義，我是確信着——在大衆機械化了，理解了人類的歸趨的精密的智力支配着一切的時候，最大的事業，在這

裏才產生。”

“你是能看到很遠的地平線呢。”普列哈諾夫批評着他。

“我是看得很透，所以很近。”烏利雅諾夫回答了，“西歐爲着議會制度，將要像生癲病一樣地死亡了；我們的工作，是要從這不治的病裏，去安全地保護俄羅斯。”

“真是大胆的抱負。”阿克綏爾羅說。

“但也是很健全的思想呢。”在和這些新認識的人們將要分別的時候，烏利雅諾夫說。

第八章

逮 捕

烏利雅諾夫到秋天，回聖彼得堡去了；爲了整理在外國所得到的新的印象，費了很長久的時間。西歐的魅力，在迷糊了他，只有在那地方，他才理解了高爾基在他的作品的人物中所說：“人！這是多末榮耀，多末響的名字啊！”因爲在歐洲，於所有的地方表示出了燦爛的觀念，深刻的思想，耐苦的勢力的證據。“只有在那裏，”烏拉幾米爾想，“才有產生出超人的國民。”

但是超人這句話，他曾經思索過；結果，他的意思；是實現天方夜談的夢裏的樓房的建築家；用大理石刻出優美的像流水一樣的線，表示出“像”的彫刻家；在畫布上集合着形態和色彩的無與倫比的概念的畫家；

在一篇敘事詩裏表現出人類思想的作家——這些才是超人，不，他們可以說是欺騙人類的偽造者。

在這四周圍充滿着悲慘和壓迫的時候，果真能有這末樣一個真實的人，毫不顧慮這些麻煩的事情去創作嗎？那些被窮困所束縛的幾百萬的同胞，軟弱得都不能爬進他的傑作裏來，連頭都不能擡起，眼睛都不能睜開；而只僅僅爲着幾千個人的歡喜，有這些真實的人，去傾盡他的天才。高尚的詩，美麗的音樂，怎麼能夠鎮壓得住奴隸的呻吟和咀咒啊！和宏壯的博物館美術館一同站立着的，是裝滿了那些完全失去了藝術鑒賞的標準的人們的監獄；這種全社會體制的崩潰，果真能有一個人去直率地敘述出嗎？

他這樣想——在事實上，壓迫者與壓迫者，都是在欺騙着他們自己。他們，在警察和軍隊所護衛着的議會裏，要想去理解一切，但是什麼也解決不了；雖然說是最大的天才，也不能把這種罪惡從他們的身上洗盡，所必要的，是毫不寬容的集合意志，推事的義憤，裁判長的權力，都具備於一身；如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就決不收兵的這種人類啊！

烏利雅諾夫像這樣，一步一步想到更決定的思想裏去。他確信要期待俄羅斯以外的同志的幫忙，是不能夠的；更預料到如果遇到了重大的時期，說不定還要來反

對，來背叛呢。他對於這一點，決定了自己的意志，像是很幸福地笑了。

這時，一個朋友來訪他。

“歡迎！同志！”烏利雅諾夫緊緊地握着手說，彼得大帝向西邊開開了窗，使俄羅斯呼吸了新鮮的空氣；此後，我們在歐羅巴的東牆，開開窗，使狂大的旋風颭進來。”

那個朋友呆呆地看着他，烏利雅諾夫拍着朋友的肩膀，笑了。

“沒有什麼，我剛才是自己和自己說話。”

他們坐着，互相商量，對於一個將要發生罷工的形勢的工廠，怎樣印刷小書去散發。烏利雅諾夫在聖彼得堡，又開始祕密地活動起來。

警察方面，知道了從他們的手裏巧妙地逃出了的，這個危險的革命主義者，又回來了。

烏利雅諾夫依然很精神地，拿着像玄學者一樣的細心，繼續着他的工作。他的論文，照約定的印刷時間交出稿子；他對於所有的會議，好像什麼事情都不能妨礙他預定的行動似的，到時候一定很守時刻的來了。同時他用複寫器印好小冊子，在指定好的地方，交給分配的人取去。他像機器一樣，用冷靜的能率工作着；抽出工作的時間吃飯，睡覺不過是極短的時間，在風聲一緊的

時候，被逼迫的又換一換藏身的地方。

一天晚上，在華西里·奧司脫洛夫走的時候，發見到有一個男人的影子，從一條馬路一條馬路的跟着他；他站住了，裝作讀政府的募兵的告示，等待着這一個事件的發展，這時，這個人走過他旁邊輕輕地說：

“同志！好好想想好法子呢，因為警察們，把這全部的地帶，當作警戒區戒嚴着呢。”

烏利雅諾夫熟視着這個人，他想也許是密探和警察吧；他很快地走着；他發見到三叉路口的一家的天井倒很可以躲，他就躲在那裏了；他從那裏望着警察隊的活動的樣子，兩旁的街頭，警察和密探在暗地裏徘徊，大概是在等着夜深，來開始活動的吧。他看看表，快到七點了。

他從天井裏走到前頭的臺階，坐在那裏，讀起最保守的報紙“市民”。等到過了九點鐘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所以就偷偷地走出大門，警察們還是在以前的地方立着不動；他橫走過馬路，一走過那狹窄的暗暗的下着露水的路，前面就是褐漆的舊房子，門上的燈，有模糊的字跡，讀起來，是一個客棧；烏利雅諾夫在一閉眼睛的功夫，就決定了，拉開了門；掏出了五個卡板，向那裏求宿一夜。

一只眼睛的帳房先生，很懷疑地打量着他，從上面

望到下面；這個新來的客人，從什麼地方看起來，和普通並沒有什麼兩樣的地方，無論誰看見來，烏拉幾米爾，只是一個穿着破外套，髒透了長靴，戴着油光氣的鴨舌帽的工人。

“是失業者嗎？”帳房問他。

烏拉幾米爾點着頭。

“寫住宿證。”

寫好了：是哈利克夫州生的農民，叫巴西露·奧司得配，職業是印刷工人。帳房把這些記好，把角子往簞子裏一扔，把一個有號碼的銅牌遞給了烏利雅諾夫。

“二層樓三號房間。”用不高興的聲音說出來，從帳房裏把醜醜的茶壺茶杯拿了出來；至於這失業工人，帳房先生早已想不到他了。

烏利雅諾夫開始在這線繞着香煙的煙絲，蒸發着近三十個人的體臭的黑屋子裏，尋找他的牀架。汗，白蘭地，破襪的衣裳的惡臭燻得人難過，他們在沿着牆的牀架上，疲倦地長長地躺着，許多都是赤光着身體，身上都是傷痕和腫瘡，有的從腳裏很痛地流着血。都還沒有睡着，有的捉虱子，有的罵架；一同接連着的別的房子裏，也能聽見這種騷亂和嘈雜聲，大概和這也同樣的吧。

烏利雅諾夫一進去，就在牀架上長長地躺着；一個

生滿了鬍鬚的半裸體的大個子，大聲地說：

“伯爵的御駕光臨了，肅靜一點，小子們！這是在紳士老爺的面前，還不肅靜一點嗎？歡迎！伯爵閣下。”

“晚安，將軍！”烏利雅諾夫笑了。

“怎麼的，我是將軍嗎？”

“你瞧着，我要把所有的將軍，一起都攆到你的地方來；”他這樣說明着，“而你不過是這裏頭的一個領袖。”

他脫了外套，大家聽着他的回答，都哄笑起來，都互相交談着關於這個事情。

“你以為這種事情能有嗎？”老叫花子問他。

“你是問能不能有？”烏利雅諾夫回答，“你以為我們能夠永遠這樣忍耐下去嗎？我們一輩子在這這小客棧裏，餓着肚子過日子嗎？就是你，也不會這樣的吧！我們要把那些驕傲的將軍，伯爵攆到這醜陋的客棧裏來，這個時候已經快到了；這末一來，我們就可以住在那些狗東西的宮殿裏，隨心所欲地去奢侈了。”

同屋子的人，都被他感動了；

“已經要出動了，收拾那些狗東西們的時候到了，因為我們的血，已經被他們吸乾了！”

“這不對。一定要靜靜地去忍耐才對。”從這屋子的

黑黑的角落裏，靜靜地發生來的聲音，“我們一定要跟着救世主，我們的上帝，基督的足跡走。”

誰也沒有響。

說這話的人，是一個很誠實的老人，他提高着嗓音說出來，在胸前使勁地搔着；從牀架上坐起來，捉虱子，用大母手指甲弄死。

“是虱子嗎？”烏利雅諾夫用開玩笑的聲調說。

“是的，這五只小東西，這個客棧裏到處是虱子。”

“這你應當默默地忍耐的，”烏利雅諾夫說，“你老兄連虱子都不能忍耐，而勸我們來忍耐；基督教的信徒先生！你是要打算欺瞞誰嗎？欺瞞你自己，還是我們？”

大家都讚成地笑了，這個基督教的信徒，一句話也不說。

又開談起“將軍”了。

“如果叫我們來裁判，不和他們多說；把那些狗東西的喉嚨割斷，扔進陰泥溝裏去；或像虱子一樣的，把他弄死。

“放心好了，”烏利雅諾夫打起精神說，“在我們活着的時候，這時期總是能來的。”

“是嗎，只要能有一天也就夠了；我一定很歡喜地死去。”

“一定能來的。”

說到這，烏利雅諾夫就不說了，橫躺在牀架上，蓋上外套，等待着事情的發展。別的傢伙，低聲地說着自己的苦楚，悲慘，說着各自的失敗後的愚蠢；漸漸靜了，好像都睡熟了，但是烏利雅諾夫是不會睡熟的，他等着警察來查店，神經緊張着；鄰近的鐘聲敲了十二下，但是能夠聽見的，只是從俄羅斯全國，墮落到這醜陋的小客棧裏來的落伍者的鼾聲。

突然，烏利雅諾夫聽見了衣裳的磨擦聲，和靜靜的聲音。

“來！伊凡，不要緊！”

是煤煙熏黑了的洋燈光。他看見從屋子裏向走廊消滅去的兩個人的影子；不一會，聽見偷偷地走回來的腳步聲。兩個男人，兩個女人，靜悄悄地走進來，輕捷地躲到牀架裏；烏拉幾米爾聽見低低的談話聲，和接吻的聲音。

忽然，全屋子都從狂亂的皮鞋聲中醒來了，把房門直打開，像破籬的聲音，這樣命令他們：

“檢查各房間，即時開始！”

肩膀很寬的警察衝進來了，帳房先生拿着洋燈領着他們；他們把疲倦了的睡着的東西，一個一個搖醒，把蓋着的破衣裳扒開，從脫了的衣裳裏，檢查他們身邊的

住宿證。

烏拉幾米爾的臉上，感到了洋燈光；他睡着，裝作睡醒後迷糊的樣子，嘴裏亂哼着，拿出了住宿證，警察把牠和帳房裏的店簿對照着看，又走到旁邊的人身上去。沒有睡醒的呵欠，叱罵聲，看着可疑的人，嚴重的訊問時，那懦怯的分辯聲——交錯着這些聲音，警察向上面進行着。

突然，帳房先生驚駭地叫起來：

“野鷄！在幹什麼！惡魔！本店的名譽不是要叫你弄糟了嗎？”

烏利雅諾夫注意地擡起頭，借着洋燈光，看見了醉燻燻的，瘦得皮包着骨的女人的臉；蓬鬆的亂髮，從精光的肩膀上，垂到瘦瘦的胸前，在掉了的牙上，難看的嘴上，遲遲地裝作毫不在意的苦笑。

“到女客房間裏去！”帳房先生怒罵着，“像你這種病鬼一來，大家都要得病呢！”

那女人笑了。

“因為不只是我！”

同時，警察在另一個牀架上，拖去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精赤的，瘦瘦的，軟弱的身體，被警察的大手抓着，像鰻魚一樣掙扎着。

烏利雅諾夫懷着好奇心看這個樣子，帳房先生把領

少女進來的男人揍着，怒罵着。

“拿着衣裳快滾出去！再慢騰騰地，就把你從樓梯上扔下去！”

被罵了的男人，裝作吃驚的樣子，對着屋裏的人說：

“說什麼，這位帳房還這樣大嚷，我的錢都丟了；從牀架裏跳出女孩子來，完全是這種花樣；真是一個奇怪的傢伙，這個帳房。”

少女像燃燒起的火一樣，在散亂着的破衣裳堆裏，找她的衣裳；一忽，穿好了，兩手插着腰，眼睛瞪着人。這還有一個小孩子，體格還沒有生長成熟；但是她那蛇一樣有毒的，悽慘的眼睛，他們都怔住了。

“豬羅！”那少女銳聲地叫着，“殺人的東西！不是你們把我追到這污穢的土坑裏來的嗎？你們是想把我餓死嗎？你們，都給發疹子累死了吧，作這種事情，是人嗎？現在時候到了，我要到法庭告你們去，狗東西！”

那少女向警察和帳房的臉吐着痰，被他們推出屋外的時候，她更瘋狂一樣地亂罵。

除去了這事情以外，檢查是很順利的進行着，這因為大家都有着很正當的住宿證明書；只有那基督教徒，因為在那些紙上有着奇怪的點子，所以都担了嫌疑，被拉到警察署去。烏拉幾米爾淘氣地微笑着，這樣想：

“那位先生大抵還是默默地忍耐着吧，愚蠢的預言者啊！那些東西所有的，只是奴隸的靈魂！”

這會，什麼事也沒有的過了這一天晚上。

到了早晨，賬房在大銅壺裏燒好了茶，把嶮靛的茶碗和麵包搬進來；再等了一忽，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們，被攆到街上去了。

烏利雅諾夫混在這些人裏頭，無目的地走着，在尋找昨晚上的少女；像那樣子咀咒着世界，在世界上也沒有什麼丟失了的東西，叫她來散發他的傳單，當然是最能勝任的，可是看不見她。

他從橫街走到橫街，走到了他的朋友住着的通行稅徵收所；朋友因為這裏也已經被注意了，長住着也是很危險，所以把他送到一個學校裏去了；在那裏化裝了一個漆匠，當然是不會叫人發見的，這學校裏的女教師娜得，肯司登去，克爾布司卡雅又是他的舊友。

她在個人，是沉默不好開口，在活動上，是胆大心細，所以在她所屬的社會民主黨裏，很有勢力的。容貌並不美麗，很平常的，但是烏利雅諾夫時常得着很好的印象；心意是很溫和，性情很沉着，常常快樂的樣子，對於他所說的思想，堅決的相信着。這位女先生，能夠很聰明地記住別人所說的話，能夠理解到人家所想的每一個微細地方；烏利雅諾夫以她為在革命的智識階

級中，是所有的少數真實朋友中的一個。他曾經聽說過，她和聖彼得堡在社會主義者司託伏一些人，熱烈地替他辯護過。

他在學校裏躲避了幾天，這裏他們倆人曾經談過好幾次話。烏利雅諾夫在和人家辯論的時候，他不願意過於和人家去爭，用力壓制住自己；可是一和娜得·肯司登去談起來，他就忘去了這個堅強的座右銘，一直說透到她的心裏，望着她的眼睛在充溢着深刻的同情和無言的感嘆，他感到更新的思想在她的身上躍動。

她不是天生爲作他的妻子的吧——他想。她也和他同樣地，爲着自己，是什麼也不需要，如果爲着主義，則所有的東西，在什麼時候犧牲都可以。讀過很多的書，有着批判的天才，懂外國語，地上的什麼東西也不怕——她真可以說他的最理想的，最合乎條件的摯友，同時也可以算是一個最好的助手吧。

他注意地望着她，半閉着眼睛這樣問：

“如果你知道，我是犯了所謂社會中的卑劣和罪惡的行爲，那末同志，你將要怎麼說。”

她的溫和的眼睛看着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以爲是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去侵犯，別的也沒有什麼疑惑的吧。”

他歡喜地靜靜地微笑着，磨着兩只手。

“那末，如果，我突然，娜得肯司登去！我作了全俄羅斯的獨裁者……？”

“這也沒有疑感的，我相信！”

“這就好，”他平靜地繼續着，“如果像這樣，我們一同去過生活去；也就是，或者是獨裁者，或者上核頭臺，一直到完結的時候，我們一同向前走，不知可以不可以！”

她雖然稍稍低了一低眼睛，很爽直地什麼表情也沒有地回答說：

“你所說的事，我完全同意。”

他們關於這事情，再也沒有怎樣談。

事實上是不能夠說，這時，巴布西金差來的人飛跑進來，他通知說警官在戒嚴，在四面包圍着；所以烏利雅諾夫不得不跑到國立陶器製造所的那一面去。

幾天後，他又讚到首都來，過去在搜索嚴重的時候，倒可以在首都很安全地藏躲，可是這一次的風聲緊得特別厲害，到十二月，爲着要抓住他，全市裏連一個牆角都搜查，所有是可疑的地方，都檢查了——連一些自由主義者的住家都是這樣。這樣子，烏利雅諾夫逃不掉了。

他終於被捕而關到監獄裏，卡爾布司卡雅把看的書給他送去，通知瑪利阿·亞力山道洛夫娜，說他的兒子

烏拉幾米爾被警察捕去了。老母到聖彼得堡來了，和他會面，他安慰她說不要緊，放心好了。他堅決的相信，因為警察沒有判他罪刑的證據，只不過是個嫌疑犯；事實，是和他所想的一樣，他沒有被送到法庭，警察官的命令，處他三年流刑西比利亞的流刑。

他在娜得·肯司登去送來的書頁裏，用牛奶這樣開玩笑地寫着：

“此後是假期，旅行打獵去。

第九章

西比利亞流刑

流刑的第三年，也在毫無變化的平安中，快過去了。西比利亞的官廳，近來也變爲了自由主義，對於政治不很加以干涉。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在像畫一樣的愛尼綏河畔，接近密紐新斯克街的米新司可村裏過着日子。

他們兩個人的熱情，並不使全世界變爲了樂園，使人們聽得風聲像神的音樂一樣幸福；他們連自己的結婚，都不當作是一段浪漫的故事。他們戀愛，他們互相交換了身體，他們更繫着堅實的繩子——他們因爲要忠實於比生命更有價值的思想，所以互相結合着。他們所認爲的唯一的失敗，只是思想上的失敗。

烏利雅諾夫完全相信着妻子，妻也絕對地相信着他丈夫有貫徹自己的目的的力；在這美麗的米新司克地方的流刑，是他們兩人愉快的收穫最多的時期。在這，烏拉幾米爾的思想具體化了，同時決定了對於將來的根本的策略；他熱心地讀熟了許多書——書，有的是從聖彼得堡的友人送來的，有的是從一個在這地方官廳裏供職，同情於政治犯的波蘭出身的技師雨金·洛其斯基那裏借來的。

這時期裏，烏拉幾米爾在獄中着手寫的關於資本主義的發達的一本書完成了；像這種原稿，被監獄裏發見了，當然是沒收的，所以他是在俄國和外國的書的看來毫無關係的筆筆記本上，用牛奶寫的。他用手指把麵包挖空，作為乘牛奶的器具，當看獄的來檢查監獄裏頭的時候——有時，甚至於在一天內要檢查六次——烏拉幾米爾就把這個“墨水瓶”吃下去。他對於這種困難的工作，反而很感到有興味；他從監獄裏出來的時候，更覺到了有一種滑稽的失望，一到了西比利亞，就用石蠟燈烘這些紙片，隱藏着的字也就可以看出來了。

在流刑期內，他所作的事，不只這一點，司託伏託他給韋波，恩格斯謄譯東西，同時他們幫助他的妻子；這些謄譯的稿費，在他真是難得的收入，官廳那方面所支給的，是每月八個盧布，這對於家裏的補助，真是不

夠，簡直不能提。

他的唯一的娛樂，是散步和打獵，他雖然會很小心地去打野兔和野鷗，但是性子太急，他的獵袋裏也就從沒有滿過；所以也更加歡喜打獵，一有閒空，就拿起槍，成天在山野裏跑。

同時利用了這些時間，能夠深刻地認識了西比利亞的農民，他們是很富於獨立的精神，都在預備着反抗中央政府的官廳，熟悉伏爾加流域農民的心理狀態的烏拉茂米爾，觀察着兩地的農民所有的差異和相似點。

他們的差異點，是在於西比利亞的農民沒有獲取土地的慾望，他們已經有了所需要的土地，那裏沒有大地主和皇帝賞賜給軍人官吏的廣大的地盤。

但是純粹的俄羅斯農民，在蒙古的成吉思汗統治着的時候，在初期的沙皇的治下的時候，他們的土地雖然是屬於統治者所有，但是耕種着的農民，並不忘記收穫的工作。到了彼得大帝，卡查林二世，愛利查波斯女王的時代，才開始把領土贈送給大臣，從農民手裏把土地奪去。

農民是決不承認這樣被奪去，所以這神祕的白佈告——他們是期待着交還土地的這神祕的命令，他們的心中，確信着這個佈告一定能夠宣佈的。在俄羅斯的歷史上，農民以武力奪回他們的土地的事例很多，從愛卡脫

麗女皇一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亞力山大二世宣佈解放農奴令以來，農民的蜂起叛亂，震撼了俄羅斯的每一個角落，其後，軍隊像蜘蛛網一樣地屯駐在全國，但是小集團的農民，還是不斷地在各地方反抗着。

西比利亞的農民，他們是在作着和俄羅斯分離開的夢；這因為他們不是同一個人種，他們的祖先，是從亞細亞各地追逐或流刑來的罪人，或者是蒙古的民族。本來在傳統上就壓惡和畏怖着俄羅斯，現在又痛感到帝國組織的苛捐雜稅的重担，所以更加强了他們這種思念。

有着這種差異，同時兩者的相似點也是很顯著；各自的終極，都是無政府的，而都有着被動的性格；過去的歷史上，在農民社會裏都實行了大規模的自治，中央政府對於這種廣大無邊的領土，去施行密切的政治關係，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也不得不使這種制度實行下去。至於他們的被動的性格，是因為他們教育的缺乏——這結果，沒有使他們有一點進步，而自己也決不會有進步的。要轉變他們的生活和經濟狀態，這需要去強制執行，這是要依賴政府的力量。

烏利雅諾夫留心到這些事實，他很詳細的理解農民能夠屈伏在政府的威力下，是需要一個有堅強的意志，有決心實行的統治者才能夠——烏利雅諾夫這樣確

信着。

這樣想着的時候，他微笑了，搓着兩隻手，‘啊！卡爾·馬克思！’他心裏這樣想着：你是完全認識了人類這種動物，你能更清楚的認識，他們不過是野獸的一羣，而緬羊羣是被牧羊者所愛好的——那拿着鞭子的牧羊者，後頭跟着張着銳牙的狗……”

烏拉幾米爾時常這樣，在打獵的時候，歡喜地興奮地回來了；和妻子這樣說——“我從前不過只知道伏爾加流域的農民，在這，像一個大學生似的，去研究農民了。”

他又說出他所觀察的，和他所得到的印象：

“你以為什麼可以領導這些農民呢，怎麼樣才能夠呢？無論誰，用平常的方法是不行的；要使俄羅斯的農民前進，只有用彼得大帝的棍棒，或者近代總督所用的機關槍和刺刀；但是我們要怎樣去轉動他們呢，我們要用更有効力的鞭子——一定要作成這個鞭子，這個鞭子一揮，要使天地都為之轉動，來想這個吧！”

烏利雅諾夫在草原上走着，沉思着這個問題，把他所思索到的，就告訴妻子；他細閉着眼睛，咬緊着牙，他的臉像戰鬥的時候，惡狠的樣子斜歪着。這種態度和話，使娜得·肯司登去感到了恐怖，蒼白地，兩只手揪着胸前，但是她並不反對，對於他的真爽，毫不虛偽，

他是懷着全部的信念。

他們時常去訪問附近別的被追逐的人，烏拉幾米爾決不把他鬱結在胸中的思想說給他們聽；因為他知道，如果把這種思想說給他們聽，也不會得到同情的。他們連那不走出德國同志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領域，心胆壯大的普列哈諾夫那種人都看不到——而普列哈諾夫，自從會見過以來，他也已減去了對於他的尊敬。

烏拉幾米爾並不歡喜那些人們來訪問他，若是訪問的人一多，密探就要來嚴重地監視他，警察就來注目他，搜查他的房子，訊問他，這樣對於他的工作就不能專心了，不但這樣，還有如果過於交際，就要引起了議論和誤解，就要鬧許多無聊的話和壞話。像這種在長年的流刑中，神經焦燥着的人們，決鬥總是不免的。烏利雅諾夫的近於禁慾的冥想，是要求着和平和孤獨。

所以，他背着槍，到草原去走；他最歡喜的，是坐在白樺樹的影子下，由樹蔭望着廣漠的田地，蓋滿了燎亂的顏色和醉人的野花香味的牧場；那裏開了土筆花，各種顏色的百合，野薔薇；牛，馬，緬羊，在悠閒地吃着草。

望南，遙遠的沙陽山脈靄靄着暗綠的顏色，小麥田，白樺林，還有看來像很富裕的大村落，在遠地方各個地方點綴着。急流，靜靜的小河，經過深溪流到愛尼

梭河裏；松鷄，鶉鳥，鴉鳥，在繁茂的草堆上面動。頭頂上的蒼空，禿鷲像一個黑點似的，高高地描畫着大的圓圈翱翔，牠是在尋找着吃的東西，好像因為所有的生物，沒有被殺死，沒有被粉碎而忿怒，在叫着破壞的呼聲。

四周圍的草堆，樹下，立着被風雨所灑淋的紅沙岩的柱子；這是橫行在西比利亞沃野的幾世紀來無數的民族的古墳。

烏利雅諾夫知道，那蒙古的偉大的酋長，到西方去經過這地的時候，在那紅石頭下，遺留下多少戰士的遺骸長眠在那裏。烏利雅諾夫想——成吉思汗的子孫們。雖然也還沒有清楚地看到目的地，他們實在跑到了很遠的地方；他們看見了波蘭，匈牙利的平野，他們看見了西來幾亞，波得配司，維也納；如果內裏不發生訌亂，軍隊一定能夠包圍了羅馬和巴黎的城牆；現在，幾世紀的以後，一個蒙古人的思想，是在追懷着那蒙古民族的大集團的制禦不住的進攻的遺跡……。

愛尼梭河的右岸，是住着富裕的哥殺克；他們在很遠的以前，為保守西比利亞的南境，替皇帝屯田，現在這占有全地球五分之一土地的，張着蜘蛛網的巨大的帝國，再也沒有敵人來侵略了，然而他們還停留在此地。這附近的稍瘦的土地裏，那些在俄羅斯本土失掉了財

產，沒有家，被解放的農民在植民着；他們雖然在這很富裕的地方，也是愚蠢，怠惰，一年到頭打架，過着沒有用的日子；他們偷哥殺克的牛和馬，偷他們收穫好的糧食，採伐他們的森林，釣他們的網裏的魚，向他們的房屋放火，偷着殺害有錢的隣人。

對岸有韃靼人，他們牧着馬和綿羊，時常和盜賊狼羣相擊鬥，是一些熱心的回回教徒。

愛尼綏河流向偉大的白色北海的途中，急流中飛散着水沫，夾在咆哮的克幾爾卡雅紅的峽谷流着的——這地方，這愛尼綏河的兩岸的民族，不斷地顯示着仇意爭鬥着。

烏拉幾米爾瞭着這個奔流，他想到離開了世界的煩囂和憂鬱的自己；流刑犯的他，沒有感情，沒有熱狂，樹立着偉大的計畫，集中着心力去實行。聽着急流的怒號，感到了這原始的積憤在自然裏的巨大的偉力的震動；他理解到在那被壓迫的民衆的大軍中，除去自己再也沒有人可作為他們的領導者。

他想——去創造世界的新生命吧，對於這偉大事業的能力，意志，經驗，只有他才有。將他捉進監獄，弄死在絞頭臺，槍斃，老死於流刑；這對於他的執行偉大的計劃，是一種可惜的浪費。

這樣，他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不能再滯在這奴隸

的，愚蠢的，沙皇治下的俄羅斯。這是像被各種水藻遮蓋着的，漆黑的古潭一樣的國家；爲着不使這些來阻礙他的力的發揮，他需要一個自由的新鮮的空氣。他知道從他被追逐到西比利亞，許多同志被逮捕以後，他的黨是七零八碎的了；只有那些什麼不會作的，冒着許多的困難，殘留下的少數的黨員在活動着；他知道宣傳黨的思想的堅苦的努力，也是產生不出較好的效果。然而他一定要去執行偉大的事業。

“我是在用小鐵槌敲着大石頭。”他很厭煩的樣子，“我所需要的，是重的，堅固的，偉大的機器。到國外去創辦俄語報紙，由祕密的組織向國內散發；這個機器若成功，這就是破壞的鐵槌，同時又是建設的工具，我有這種力量去統制！”

從這時起，他像從前那樣沈着，他不吃飯，不睡覺，翹望着實行計劃的機會，和可以使他努力的時期的到來——爲這種熱望所蝕食，在焦燥裏默默然，他來回地徘徊着。

刑期滿了的時候，他抱着這個決心，把妻子留在烏發，單身回到聖彼得堡去了。他在首都的所有的地方，精細地調查了黨的現狀，和革命團體所表現的精神；他又打聽了與社會運動有關係的名人的意見，在完全把握到了現時的情勢以後，給妻子寫了這樣一封信。

“我在密紐新斯克附近的草地眺望，看着愛尼綏河的奔流時的決意，現在就將成爲事實了。我現在打算到外國去，等我再給你通知的時候，請你卽速來。”

第十章

美人偵探

在墨尼希郊外，有幾百個相似的小酒店，那裏的一個中，有一個穿着素樸的衣裳的婦人，坐在靠窗的桌子的旁邊，那副真誠的臉，沉思着的樣子；桌子上有麥酒的杯子，但是並不往嘴裏送，像是等得着急的樣子，不斷地看着表，這很明白，她一定在等着誰。

櫃臺上的鐘，剛打十二下，門開開了，一個穿着灰色外套，戴銅盆帽，背脊很低，耿然的男子進來了。光度不很強的屋子裏，除了桌子前的那個婦人以外，一個人也沒有；他的眼睛一溜到這黑黑的影子，就走到近旁去了。

“是巴哈綠夫君嗎？”他低聲的問。女的點着頭，男

的就坐在那地方，喊了一杯咖啡，等着她開口。

“是約爾達諾夫博士吧。”女的等酒店主人去了以後說。

“是的，是約爾達諾夫。”

“你是發行爲正義而鬥爭的火花報紙的人吧！”

他稍微躊躇着，輕輕地點着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是要怎麼樣呢？”

“我想給你們的報紙捐一點錢。在經營上，財政方面是最困難的事——在國外祕密發行的報紙，都是同樣的狀態，所以……”

在茶房倒咖啡的時候，她沉默了一下，接續着又說：

“這大概需要說明的，我是計劃刺死尼克來二世而被絞死的巴哈綠夫的妹妹。我雖然是希望革命，但是決不是僅僅對於皇帝的，因爲這種事，無論你去作幾百次也是無用的，如果把皇帝刺死，還有別的皇帝再上來，我們的堅決的奮鬥，決不是對於那些皇帝，責任是在整個的社會構成。”

聽着的男子，微微地笑了，在他細細的眼睛上，發着懷疑的亮光。女的繼續着說——

“在火花報上，你們和社會革命黨鬥爭，說他們是胆怯者，浪漫縮克，小布爾喬亞；我都很知道，他們完

全是這樣子的。火花報同時又在反對着御用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主張妥協，承認布爾喬亞的思想的理論。這些都能證實你們，如果那報紙一時感到了困難的時候，你們能毫不猶豫地去組織真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黨，不但對於沙皇，同時對於同伴的社會革命黨，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也一樣去鬥爭。”

“這，這，”約爾達諾夫博士低吟着說，“您真是熟讀了火花報，但是，我對於這，對於爲巴哈綠夫的死復仇，我並不知道是有什麼關係。”

“我想把社會革命黨去弄得粉碎，”那女人熱情地低聲的說，“我想殲滅掉他們；他們是使許多熱烈的人們去死，而自己則躲在安全的地方，再去繼續麻醉着民衆。

“真的，”他徐徐地說着，仔細注意着婦人的臉，“好，你所說的，很有可思考的價值；那末和同志談談！”

“那末，馬爾託夫，波多來索夫，查司利夫，都不會反對的吧！”

“你很熟悉火花報的編輯部呢”他用淡淡的聲調說。

“知道的，我在很遠的以前，就求人寫着到你這裏來的介紹信……”

他忽然插進了這樣一句話：

“那末，條件是怎麼樣？”這樣問。

“現在我手裏可以拿出三千馬克。我的條件，是要作你們報紙的永遠寄稿者；我也能寫文章，我也受過教育，我是在聖彼得堡跟萊司格夫託教授學習的。”

“你的名字呢？”他靜靜地問。

“洛司乞娜。維拉。伊凡諾夫娜。洛司乞娜。我的丈夫，是克班管區的獸醫。”

男的沉默地熟思着，他的表情漸漸穩和而親切了；半閉着的眼睛，細細地觀察着她，他看見女人的手，在神經質地動着，他看見那對淡色的眼睛，在輝耀着勝利。

他遲遲地張開眼睛，靜靜地說：

“維拉。伊凡諾夫娜君，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和朋友去商量；明天在這地方，再會見你的時候，給你回音吧。”

他付了錢，親愛地微笑着和那女人告別了出來。

又在街上來回走了一會，知道了她確實沒有在跟着，就走向須屋濱格那一方面，走進了一個舊色房子的庭院裏；一直走到櫥房，喊着在那裏的他的妻。

“等一等燒飯，你快去找帕爾布斯。波布洛夫。和洛查。盧森堡來！洛查是住在帕爾布斯的家裏；叫他們快來，再去叫排字工人的布爾門福，快一點，慢了就危

險了！”

他很高興的樣子，搓着兩只手，嘴裏唱着歌，在小屋子裏來回地走。一點鐘以後他還是這樣來回地走着，把這女人的事情報告給朋友們聽了以後，還是很高興的樣子。

“那些憲兵先生，真是他媽鬼聰明。看一看我們素所尊敬魯波金，賽迷雅金，方克登，克莫維和哈爾丁；但是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雖然假冒着布爾加利人的約爾達諾夫的名字，但是腦袋裏頭，也可以說有點腦漿。哈！哈！他們爲着屬於這個組織的名譽，不惜拿出三千馬克，真是空前；我將要拿着這個錢，來燃燒起火花；從俄羅斯的窮同志募集來的銅板，燃料是不會夠的，三千馬克真是了不得的數目。相信我吧，我去挑弄那些憲兵。”

他突突着，搓着兩只手。娜得·肯司登去照例歡喜地望着丈夫的臉，沈默着；但是朋友們都反對他，伯爾布斯開始攻擊他了，像枯乾的蕔柴一樣興奮着，手舞足踏地，當他辯論得跳起來的時候，簡直像一個瘋子。

“這是罪惡！”他喊着，“從皇帝那裏拿錢，是罪惡，是叛逆的行爲。普列哈諾夫，“勞働者的自由”的組織裏，我們黨，所有的同情者，決不容許的，第一應當記住的……”

他立着辯論有一個鐘頭，年輕的烏利雅諾夫，懷着可怖的忿怒，細細地閉着眼；如果再不阻止他，他大概更要繼續他的辯論。

“已經夠了。”他阻止着，“我去取錢！如果有渾蛋們和同情者再來嚼舌，我只有向着他們吐口沫；問題是在去達到我們的目的，至於達到這目的所應取的手段，對於我是不成爲一個問題。”

波布洛夫神經地作着不同意的樣子，烏利雅諾夫向他上下望着，繼續說：

“我去拿錢。你們對於事物的妥當性，無甯說是還充滿着布爾喬亞的觀念；爲什麼你們在我計畫謀刺皇帝的時候，募集了許多盧布，他們都讚我呢。那個錢，不只是布爾喬亞的，有許多是窮農民和工人的，除了你們，別人也都知道的。但是那時候的諸君，是在喊着萬歲！萬歲！除去你們的偏見吧，諸位同志，對於善惡，不要去勞你們的心，一切的責任都放在我的肩膀上，一切所有的責任。”

論爭已經告了一段落，烏利雅諾夫還微笑的說：

“同志布爾門福君！他認識在拉以不克，得萊司丁墨尼住着的所有的俄羅斯人嗎？”

“柏林的也認識。”排字工人驕矜的臉色回答着。

“柏林的也認識嗎？”烏利雅諾夫哄笑着說，“那

末，明天的晚上，十一點鐘稍微以前，到那個酒店裏去；你先說出那個女人——那個暗探的真名字給我聽，她告訴我是洛司乞娜。我在轉灣地方等着，錢的事完了再給我辦。”

他們對於這件事，長時間地討論着。利雅諾夫用他充滿着確信的理論，和解除反感的真誠心，和了解了他們的革命的心，所以一座的人又都充滿了親愛的樣子。都互相笑着；當那些祕密偵探，覺到了反而自己落在陷阱裏的時候，他們將怎樣發楞啊！

他們走後，烏利雅諾夫口述給他的妻，玩皮地微笑着，叫她給一些朋友寫信——這裏詳細地敘述着這件事情的顛末，他的意見，和將要以布爾喬亞的見解來妨礙他的馬爾託夫，阿克綏爾洛，波多萊蘇夫，不和他們去商量。末了自己署好名字，後頭自己又附了幾筆。

“我一定要轉變這些自稱爲是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的意志，不然，我想只有和他們斷絕關係的一途。道德律，名譽的法則，在我們是完全不存在；我們的工作在於革命人類的的生活和人類的思想，請記住這句話。”

寫完了以後，他愉快地唱着歌，搓着手，在屋子內來回地走。

第二天晚上，在約好的地方，悠悠地走去了，布爾門福走近他的身旁，將調查的結果，輕輕地對着他耳朵

告訴：

“那個女人我很知道的，她叫修密洛巴。是曾經密告過恐怖主義者的巴哈緣夫，伊凡，拉斯波金，阿基莫巴，和沙查那的密探則那以得，格倫洛司·茲乞恩的親戚。現在，那個女的，是在圖謀破壞拉以不乞和哈得波爾的社會革命黨，他很活動着，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那個女人，是從哈爾丁的畜生手裏領着月薪，是一個真正的偵探；她的真正的名字，聽說叫作米海依愛。”

“謝謝你，同志！”這樣回答了，烏利雅諾夫就走進酒店裏去，坐在修米洛巴所坐着的桌子旁，很愉快地和她致禮着。

“我們的組織裏，認為你是想要和社會革命黨中的布爾喬亞分子去鬥爭，和我們自己的思想很一致；所以已經答應了你的請求。

“這很好。”女的裝着冷靜的樣子回答，“這裏是三千馬克，那末，從什麼時候我能夠加入編輯部，開始工作呢？我已經寫好了一篇關於我們共同的敵人的論文。”

“請稍等一等，”低聲地說着，烏利雅諾夫慎重地數鈔票，全數往外套衣袋裏一塞，輕蔑地望着女人：

親愛的修米洛巴夫人！他離開桌子向她屈着身

體，一句一句話，都用力地靜靜地說：“請你爲這貴重的贈物，向我最親愛的則那以得·脫奧得夫那君，我所尊敬的參與官哈爾丁君，和祕密偵探部裏的諸位，都替我對他們感謝；我一定不去浪費掉一個錢。你的論文，最好送給那想和則那以得·脫奧得夫那聯絡的社會革命黨裏，二三位氣量小的，頑固的戰士們去好了。你的錢，將來帶利息還你，帶利息，親愛的貴婦人，請你休息休息吧！”

“怪東西！”那女人喊叫着。

從這一天以後，火花報又燃燒起來了，對於布爾喬亞的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的隨機應變主義，司託伏和茲根巴拉諾夫斯基，他們的合理化的馬克思理論；對於這些的攻擊，更極盡辛辣。這個結果，使工人們漸次地開始離開既成的黨派；這也就是烏利雅諾夫本來的目的。理論的社會主義還沒有把握住他們的時候，烏利雅諾夫的報紙已經貢獻給他們已到了準備實際行動的階段，顯示給他們以怎樣去露出內心沸騰着的熱血；這是以實際行動的革命意志，鼓動他們；這是指導他們去超越“社會”，不依據神，國家，教會，家族和布爾喬亞的道德律；根據社會主義的理論去改造他們的生活。

烏利雅諾夫把這所有的意見集攏起來，對着爲議決社會民主黨的第二次大會的綱領，來訪問他的工人們演

說：

“所有的思想，法律和同情，只除去一個以外，就是死和滅亡；我們在世界廢墟上，不是創造布爾喬亞的共和制，一定要以創造勞働者的共和制爲目的去革命，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這個目的，要向遮蔽着道德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面前完成，通過罪惡和舊的東西前進去！人，法，都在我們的面前倒下，就是在我們得到勝利的時候，也不能寬容他們，所以我們現在的行動，也更毫不能寬容他們的！”

這當時，幼稚的俄羅斯社會黨，在那些傳統的領導者，那些偶像，普列哈諾夫，戴伊乞，阿克綏爾洛，馬爾託夫，查司利去，波多萊蘇夫，在這些人的背後結束了；他們都爲着火花報上所發表的大胆的文章發榜；不久，也開始顯示出他們變爲公然的敵意的最初的冷淡態度。

但是，突然地，火花報不准在德國發行了——從外界看來，是要回復以前的統一關係。這是因爲俄國的秘密偵探部，託德國的警察壓迫他們；連印刷工人都拒絕印火花報了。普列哈諾夫爲要使這個報紙，設在他個人的統制和感化之下，竭力主張搬到日內瓦去；烏利雅諾夫則想離開這位老先生，和一些沒有判斷力的追隨者，自己去獨立執行，所以他決心搬到倫敦去。

他好幾天，不分晝夜地深思着這個問題；雖然他實行的意志，都決定好了，但是錢一點也沒有。搬到英國，到那裏去發行刊物，是需要相當的一筆錢；但是從俄國寄來的錢，也實在太少，就是寄來，也不過是工人們在開會的時候，募出一個兩個銅板，數目是極小的；不但這樣，如果這個錢被警察查出來，更是了不得，警察就調查這筆錢的收款人，就去逮捕許多社會主義者。

有一天，他想到靜靜的地方，一個人好好兒想想去；烏利雅諾夫就走出家門，騎着自行車在街上跑過去。到夜裏很晚才回來，就去訪問一個拉多維亞人的華西斯；這個人，以前是因為謀刺皇帝罪在西比利亞流刑的，後來逃亡到國外，在這街上開始作影版生意，他時常來訪問烏利雅諾夫，他請求派他作革命運動內部的工作；但是因為他認識很淺，連革命的同情的程度，都不能令人相信，所以對他的答復，現在還保留着。

今天晚上，烏利雅諾夫在一家醜陋的小客棧裏，敲着他的房門。

“同志，因為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來找你。”他說，“關於保守祕密，你能夠保證嗎？”

“能夠的。”華西斯歡喜地高興地回答。

“在你工作的地方，可以作俄國鈔票的原板，印三百張嗎；最要緊的是保守祕密。”

“等我稍微想一想。”彫刻師回答。

憂慮地等待着，過了好幾天了。焦急着的烏利雅諾夫，感到不能在家裏靜呆着，他每天把一些工作整理好，就在街上徜徉着走，他好像被關在鐵檻裏的獅子。俄國的同志，是在等着火花的出版，但是不能夠。如果要搬到倫敦去發行，又沒有錢。火花在殞落，在消滅了——他聽見普列哈諾夫暗地裏在取笑他。

他坐立都不安的一個夜深，有人在敲着他家的門；訪問者作着定規好的信號；這就是華西斯，他好像很神祕的樣子走進來了。

“請你把燈點着！”他低聲說着，從外套底下，拿出一個用繩子繫着的大紙包。

“錢！”看見了這個，烏利雅諾夫就喊起來，“火花報可以繼續發行了！”

“十盧布的鈔票五十張，”華西斯自傲地說，“我在銀行換過了試試，一點也沒有什麼麻煩。”

烏利雅諾夫搖着他的手，歡喜得跳起來。

“這種辛苦，是決不會忘記的，”他說，“那末原板也給我嗎，以後還要有用呢。”

“可惜的，”華西斯閉着眼睛，低呻着說，“原板在印第五百十一張的時候壞了。”

烏利雅諾夫銳利地望着他，聲音還是照常的樣子。

“你說過阿門了吧！不要緊，同志！感謝你爲我們所作的工作。”

在華西斯走了以後，克爾普司卡雅批評着，那個男子將要爲着自己再去印假鈔票呢。

“一定這樣的，”烏利雅諾夫笑了，“但是這和我沒有關係的；他一定弄到被發覺才拉倒，在這期間內，我們就開始着工作。”

他們把這些鈔票，分成一百盧布一包，第二天，由許多同志，到街上的各地方去兌換了馬克；烏利雅諾夫去買了英國的匯票，把馬克換成了金鎊。娜得·肯司登去就把書籍和破舊的家用東西，裝進小皮箱裏。

一到了倫敦，他們就熱狂地開始了活動；這時，又加入了新的同志，他知道了輕年的社會主義者賴恩·布洛斯太恩，就是託格斯基的假名，是剛從西比利亞的監獄裏逃出來，逃出了國境；他能夠很純熟地講演馬克思的理論，所以在學生和工人羣衆中，很有些名望；現在忽然感到 Journalism 是有着很大的力量，也開始向火花報投稿了。

烏利雅諾夫不怠地注意着他，有一天，託格斯基剛一走出，他就和克爾普司卡雅說：

“那個青年，他有作爲一個煽動者的第一流的天分；而且，他能不爲任何事情所拘束，能決斷地去執

行，無疑的，他將要走向前頭去的吧。和他所屬的人種，其他多數的人一樣，他是衝動的，強力的，但沒有持久力。所以，像成這樣——在他並不需要一個沒有熱烈的男子，作他領導者；而我對於他的幫助，也是必要的——因為能夠聽從我的計劃去活動，去思索，有這種能力的人現在還沒有。”

娜得·肯司登去的意見是兩樣的。

“他，太過於強調了；他的文章，放蕩淺薄而沒有寓意，那決不能使人確信吧，既沒有深刻，又沒有單純。”

“因為他還年輕。”烏利雅諾夫笑了，“我一定要把他吸收進來，我想和普列哈諾夫去說，把他介紹到我們的組織裏來；他是第七個，所以在投票的時候很便利，有了我的同伴，在通過我的提議的時候，是最好的。”

但是，普列哈諾夫是在厭惡着託格斯基，他不但拒絕他參加進來，連當作黎明報和火花報的委員都不容許，託格斯基好不高興，就離開倫敦，到巴黎去了。

烏利雅諾夫所領導着的火花報的傾向，一點也沒有普列哈諾夫的思想，所以他故意親自跑到倫敦來抗議，但是這也沒有什麼效果。

“我是革命的鬥爭的馬克思主義的使徒！”烏利雅諾夫回來復去說了好幾遍，“假設黨把我逐出來，我的主

張還是不改變。”

有一天，他叫普列哈諾夫到海格墓地去散步。

“爲什麼你要到這種沒有意思的地方來走呢？”普列哈諾夫問他。

“一忽你就知道了。喬治·法來乞諾依君。”

走了有三四丈遠，他們在一塊很小的墓碑前站住了。

“卡爾·馬克思。”普列哈諾夫讀着墓銘上的人名。

“卡爾·馬克思。烏利雅諾夫也重復了一遍，“稍微在這裏坐一坐，想想好不好，這裏很好。”

很長久的工夫，他們默默地坐着；烏利雅諾夫垂着頭，從眼角望着這老革命家的樣子，背脊上冷的發抖。

“普列哈諾夫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吧，”他立了起來，注視着普列哈諾夫的淡顏色的眼睛，張開了嘴：

“我不能夠婉曲地說出來，我現在是要說出，我所想着的事情，和自從與喬治·法來乞諾依君你會面以來，在我的心中所展開着的事情，我對於什麼事情，都要從根裏去檢討，實際上，我所要和你說的，就是在這個墓前，所高聲地和你說的，我在這地方，一面想起了最偉大的預言者卡爾·馬克思的姿容，一面在說出這話；他能夠聽從我的敘說，他能夠認清楚我的思想。如果要等待勞働階級，從布爾喬亞的統治階級那裏認識過

來，那時無論什麼都要丟失去了；這個認識，在我們的敵人，將我們堅固的武器握在他手中的時候，才能夠從那裏得來——這個武器，是他們的技術家和科學家來作成的吧，在這種的事情的發生以前，我們一定要去玩弄布爾喬亞階級，我們要使全世界不間斷地鬥爭；我們對於布爾喬亞給我們的賄賂，當然是要去輕蔑的，等着適當的時期的來，我們要常備着突然去刺死敵人的武器，我相信除這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老社會主義者皺着眉，無意識地說着。

“但是，你在使用着假鈔票，這你是恥辱了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理想。”

烏拉幾米爾嚙緊了牙，細閉着眼睛。

“我是用了假鈔票，但是爲着鬥爭，這是一種技術；落後的人，才會感到恥辱，前進的，決沒有這句話。”

“雖然這樣……普列哈諾夫想說下去。

“還有一句話要說，你所說的話，在我很感到痛苦，是的，使我受了傷一樣；我把在馬克思墓前想過幾次的話，都和你說了吧，請你記着；我離開黨，我和你決裂，這決不是需要躊躇的事情，我也可以拿出激烈的非難來粉碎你的理論；你雖然是我以整個的心情來尊敬的人，但是打倒你，或者使你的名字永遠去受傷，這些

事，我是決不在意的。我什麼也沒有，我所有的只是思想；這個思想，我不怕爪和牙齒，言論刺刀和絞頭臺，我都要去保護的。一同去走我的那條路吧，你的名字，將要和太陽一樣地輝耀；如果離開了我，你只有災禍。”

“威嚇我嗎？”普列諾諾夫問

“並不是。”烏利雅諾夫熱情地低聲的說：“是警告和勸誘。”

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沉默和憂鬱中，回到了倫敦。

其後，普列哈諾夫就動身了，離別的話也沒有，相對着都什麼話也沒有說。

從這以後，烏利雅諾夫在布爾得尼過了一個月；他的母親也在那裏。動身以前，他留下了兩三篇稿子預備登在火花報上，這上他用了新的筆名，署名作列甯，這是隨隨便便寫出來的，把心裏偶然想起的名字寫着，他奇怪地望着這個字。

“列甯？”

突然，在他的眼前，看見了麗娜的可愛的純潔的臉；看見了黃金的頭髮，可憐的眼睛。

“不知她知道不知道關於我的消息！”他想念着，嘆息了，“像修米洛巴所說的一樣，她也許以為我是個怪

物吧，或者是已經忘掉了我了吧！”

這時，妮得·肯司登去在打聽一個住在紐育的同志的住址，他的夢破滅了，他拋棄去浪漫史的回憶，注意起眼前的工作來了。

“又愚蠢起來了！”他對着自己說，“列甯這個名字，就像我的以外的筆名一樣，烏林，伊里印，伊凡諾夫，秋林，說有意義就有意義，說沒有就沒有；就像：在德國叫約爾達諾夫博士，在普拉格叫莫得拉捷克，在這地方叫李黑得，名字是什麼關係也沒有的；比起人生的目的，只是極微細的東西。”

他笑了一笑，去找一個向火花報每六月寄一百塊錢的，住在紐育的同志的住址。

第十一章

日俄戰爭的時候

烏利雅諾夫極度地憤慨着，在室內來回地走着自言自語；妻克爾普司卡雅雖然在桌子旁坐着，他好像並沒有留意到。

“好！”他怒號着，“可以的，委員會的投票，是一腳踢開了我的意見了嗎？是嗎？火花報一定要搬到日內瓦去嗎？不是這樣不行嗎？這就是最後了！將要發生什麼事情，我都知道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迷糊的了，普列哈諾夫是想搶奪子我們的報紙。和普列哈諾夫，他的友人絕交，和他們鬭爭，這是我的義務！但是又不很願意，儘去作這些事情，未免太有點傻了。……”

忽然，他蹣跚着，失掉了意識地倒了；可怕的瘧

擰，激烈地顫動着硬了的肢體；他咬着牙，呻吟着，斷續地哼着沒有意思的話，娜得·肯司登去辛苦地看護着他，半天他才張開了眼睛，這時他還很清楚地記起剛才的事情；嘴裏咀咒着立了起來，嚴格的聲調，低聲地命令着妻。

“寫！”

妻坐在桌子旁。

“給託洛斯基，叫他一定即刻到日內瓦去；他的任務，是使我們一夥和普列哈諾夫的一夥，更堅決地分裂開，我是想在更重大的危機中工作，所以暫時先立這件事情的圈外。完了再給金諾維夫和卡墨納夫寫，他們是熱血兒，是勇敢的學生，叫他們即刻來，我一定要有兩三個堅實的俄羅斯人作伴，這完全是不得已。戰爭的時候，什麼武器都要使用的；信快一點寫！”

到了日內瓦的烏利雅諾夫，因為病，發着熱，身體很衰弱；這時。他和託洛斯基，盧那却爾斯基作了長時間的商議，他和盧那却爾斯基，是頭一次的會面，他能夠和這有氣質的，以演說時音聲使聽衆熱烈地相信的雄辯家相識，他很以為幸。盧那却爾斯基是富於含養的，有各方面的才能的真正的俄羅斯人；但是和烏利雅諾夫的初次會面的熱，深刻地知道了他的性質，冷下來了。

“這裏有真正的俄羅斯人。”他想，“但是他有什麼用處呢，他也是苦惱於和他所屬的民族特有咀呢，他的心，由極端向極端的動，可是他的思想，並沒有站在現實上。他把我們的勝利，信爲是急變人類的全性情的超自然的奇蹟；他是迷信家，他是被言語所束縛着。盧那却斯基將要跟從着我們，一直到我們以暴力獲得了權力——一直到我們使人類從奴隸的深淵裏爬起，走向自由；然後，他的胸中，復燃起司拉夫民族特有的後悔而悲嘆。”

不久，託洛斯基對於普列哈諾夫的攻擊開始了。

“火花”的全體編輯委員，時常都在蘭得爾脫咖啡店裏會集的；在那裏，他們都在交換着關於俄羅斯社會主義者第三次大會的會序的意見；普列哈諾夫和阿克綏爾洛都不同意新黨員們的主張，但是在旁聽着他的討論的學生和工人，都是熱烈地擁護着列甯的新會序；終於，託洛斯基從正面開始來反對普列哈諾夫了。

“你，同志！”他說，“你，剛才爲什麼不被黨員所擁護，理解嗎？這因爲你已離開了勞動階級。離開了俄羅斯，因之對於俄羅斯的現實的理解，他就消失了；你的話，你的思想，對於忠義的歐羅巴的社會主義者，是相同和合式的，但對於我們是不相宜。你是成爲了博物館裏的陳列品。”

從這一天起，不但在黨的委員會裏，就是在“火花”的編輯部裏，和普列哈諾夫一派的關係，漸漸緊張了；都拒絕了和烏利雅諾夫，馬爾託夫，波萊羅夫合作。烏利雅諾夫夫婦和馬爾託夫，一方面報告着黨內所發生的事情的狀況，一面爲着發行新的刊物，去募集基金，好幾天內，不分晝夜的發送信件和奔走着。——

過了幾個禮拜，他們發行了一種小報，叫作“前進”；在報樣子印好的時候，託洛斯基就朗誦着對於普列哈諾夫的攻擊——這裏罵這個老首領爲胆怯者，要求着招集黨的新會議。

烏利雅諾夫忍耐着精神上的苦痛，他現在還是一個起居不很自由的病人，坐在椅子上，望着天空，緊握着冰冷的手，默默地張動着嘴唇。激烈的鬭爭將要開始了，烏利雅諾夫知道了工人的領導者的任務，將要落在自己的肩上；他一定要伸手去接受這幾百萬不幸的人的生命，他一定要和兄弟互相噪罵，和親朋互相鬥爭。

這時，烏利雅諾夫的心中，是在祈念着這種重担離開他的身上去，但是這種祈願並沒有用處。

鬭爭開始了，周圍充滿着誣蔑，造謠，惡罵，憎惡。“前進”雖然是個弱小的刊物，但終於能達到了目的；踢開了普列哈諾夫一派的陰謀和破壞，把俄羅斯社會黨第三次大會作爲布爾什維克的第一次大會，形成了

俄羅斯共產黨的核心——這以外，離開舊社會黨和老指導者的黨員，也漸漸地參加進來了。

倍倍爾雖然慫恿着烏利雅諾夫和普列哈諾夫所領導的孟什維克互相妥協，作為他們的論爭的中間調停者，但這完全無效；這回，布爾什維克的將來的領導者，是極明瞭的了，那位老先生，是完全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脫逃了，從他的眼睛看來，普列哈諾夫只是布爾喬亞階級的一個代理人，結果，是成爲一個不能輕容放過的敵人。

列寧開始將俄羅斯共產黨的標語，公然地向全世界宣言，向勞働階級命令了——我們不以創造俄羅斯的布爾喬亞共和爲目的，不墜落於西歐腐朽的議會制度的陷阱；“我們是在走向建設俄羅斯的第一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路上去。”他對於來訪問的人，時常這樣聲明着。“這就是我們的理想，我不能預先說明，這就將要成功；在俄羅斯，在外國，我們是正在極不利的狀態下鬭爭着，而且我也這樣想——我們要永遠向全世界去顯示，布爾喬亞和社會主義的果斷政治，究竟有什麼樣不同，我們要去暴動。這以後的行動，大概容易了吧，隨着暴動的擴大，我們的理想就漸漸地要實現了，我們是一步也不能向後退！”

有名了的烏利雅諾夫——列寧的名字，吸收了更多

的忠實的同志和擁護者；同時也作了許多激烈的熱狂的敵人，他不懼怕敵人，而對於同伴們，時常說，要和主義相融和，和他自身是不需要這樣。他時常引用着詩人的話說：大衆的喝采聲，是證明對於我們的認識；大衆的咀咒聲，是證明對於失敗的敵人的憎惡！”

× × ×

在和日本的不幸的戰爭以後，由社會黨執行了俄羅斯所勃發的布爾喬亞革命時，列甯靜悄悄地回到聖彼得堡去了。由於在日內瓦的普列哈諾夫的指示命，孟什維克組織了勞働者代表會議，但是包含着託洛斯基，金諾維夫，卡墨納夫，巴得依埃夫的布爾什維克，向這方面去開始工作了，在這個集團裏，給與了真的革命的動向；從人類有歷史以來，勞働階級的手中頭一次握住了權力，向布爾喬亞關爭，宣傳着這種普羅列達利亞的思想。

每次開勞働者代表會議的時候，列甯不使一個人知道，藏躲起，偷偷地聽着孟什維克意思，和打進他們的組織裏的他的同志的論駁；這時他覺悟到，如果不使用怕人的慘虐手段和暴力，就不能結束這兩派的統一。同時他聽到了孟什維克想取得政府的諒解的議論後，他暗地裏記着一些一定要用暴力去剷除的人的名字。他回顧着自己的同志，在各地方所組成的代表會議，果真能有

這些勇氣和堅忍，去衝出他們的壓迫和解散嗎，他是有着這種痛苦的疑問。

他到莫斯科去了，因為他知道那裏是第一個工人蜂起反抗的地方，他組織了代表會議，他對謝恩則米拉——計畫反抗的領導者，告訴他了許多策略。

這時候，暴動的波浪，從德國國境，一直到拉幾奧司託克，在俄羅斯全國奔騰澎湃了；對於叛亂者的鎮壓，到處是失敗了，連鎮壓反抗的軍隊，都成爲了民衆的朋友。

誰也不知道，狡滑的威得是在私地裏歡迎着這種民衆叛亂的勃發；他相信可以以這作爲威脅，要尼克萊二世，允許宣佈以召集帝國會議爲條件的新憲法的勅令。被亞力山大三世所寵愛的顧問官的他，知道可以以議會制度來欺騙這動亂的社會的各階級，還可以得到幾年的和平。

但是列甯也和他一樣，知道這些事情；他懼怕威得，將這革命的怒濤，轉向議會制度的平穩的水潭裏去。所以他使各同志，在勞動者代表會議裏，鼓動民衆去暴動，只有出之於是這一緊急的手段，終於在莫斯科爆發了；但是這也只有失敗了。

這事情發生後，威得的反對者，爲要使他在皇帝的

面前丟失了信用，所以開始總動員來壓迫民衆。林梅拉、伯爵、倫納肯男爵爲司令官，向各地方派軍隊去討伐，到處都立起了絞頭臺；幾百個革命主義者，都受了死刑的宣告，在槍彈底下死去，監獄裏也裝滿了政治犯。威得也考慮到了自己的將來，解散了勞働者代表會議，把自己所知道的革命主義者，都捉進了監獄。

列甯躲到芬蘭，他化裝爲一個德國印刷工人埃爾文，華克夫；他不斷地到克卡拉，巴哥維，威波格，海新波福去旅行，和俄羅斯來的人交涉着一切事情。

一天晚上，在他的四圍種着樅樹的靜靜的家門口，不知誰在敲着三下門，隔一忽，又敲了兩下；聽見了這預定好的信號，列甯就開開了門。那裏立着一個黑色大衣領子的年輕工人。

“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是我，是巴得依埃夫。我把訪問者領來了。”說完了，伸出了手。

“來了嗎，同志！”列甯回答着。“請進來。”

三個水兵，一個像作夢一樣的大眼睛的僧侶，走進屋子裏了；大家剛坐下，巴得依埃夫就介紹着。

“是同志第維恩可，則萊茲尼克夫和修士脫諾夫，三個人都是舉起了暴動的旗子的姆得姆金巡洋艦的水兵。”

“歡迎！同志！”列甯從心裏叫着。“普羅列達利亞

是決不會忘掉你們的功績的，因為那是可發展到全體艦隊的暴動的一個萌芽；詳細的情形，可以說一說嗎？”

水兵說了他們的很長的一段冒險故事，一直說到他們在羅馬尼亞港被解除武裝，第維恩可又接着敘說下去：

“我們是從羅馬尼亞港逃亡了，”他結束了這話，“爲着要和你會面，費了很多事才打聽着。此後應當怎樣作去，請你告訴我們。”

列甯接着就回答。

“我希望諸君，到外國去，去指導那些在鬭爭着的同志們的活動。”

“我們都知道，去指導山巴司脫波，奧得塞，克倫司泰的那些人。”修士脫洛夫說。

“這才是我所切望的。到他們那裏去散發刊物和小書，叫他們加入黨裏來。”

“是的，使那些人都到我們這裏來。”水兵們喊着，“但是第一要使他們去打倒殘酷的皇帝。”

列甯擡起了頭，像搜尋什麼似的看了看他們；像對小孩子一樣親愛地微笑着。

“那時，皇帝你們就可以去審判他。”

“我們想，用我們的方法去收拾他。”他們說着。

“幹去！決不反對你們的審判。”

水兵們互相低聲地商量了一會，從列甯那裏領了指令書去了。

還沒有走的巴得依埃夫，望着僧侶，替他介紹。

“是神父格彭君。他曾經領了工人們，爲向皇帝要求免職腐敗的大臣，和要求憲法；到冬宮去的。”

列甯沒有回答，他那嚴肅的臉，和細細的眼睛，在顯示着內心的忿怒；他從這僧侶的腳，一直望到頭頂，沉默了一忽兒。

“在我頭一次聽見了你的事情，”他漸漸地開口了，“我以爲你是把愚蠢的工人的集團，領到宮殿衛護兵的槍火前面的祕密偵探，是最卑劣的訂細……”

格彭戰慄着，被列甯的那對透射的眼睛，像着了催眠術一樣，兩只手盤在胸前。

“……但是，剛才我一看見你，好像你並不是這樣子的；你好像是連自己所作的事，都不很明白的人。你敬服沙皇，在皇帝的面前跪着哀訴：這是爲着什麼呢？像那種騙人的殺人的東西，有什麼可相信的啊！你簡直是個狂人，是個精神錯亂的人！奴隸！”

列甯這樣說着，在屋子裏很快的走，響着手指頭，在極度地激昂着；一會，他立在駭怕着的僧侶的面前，銳利地睨視他，又在響着手指頭。

“請你說，我等着你。”

“只有沒有看見我的工作的人，才罵我是訐細。”僧侶顫慄着，“是奸細嗎？五年間我身處在工人羣衆中，我自身就是他們的覺醒的精神。我更加强了他們的信仰，使他們知道神的國快近了。”他銳利的呼吸着，繼續說：“我接到了預言的異兆，我聽見了神的聲音——看！君主的心情已經在變，爲着將他的好意散佈給民衆，他要去領導民衆呢！”

“而且，他是從槍口裏，將槍彈散佈給民衆呢！列寧哄笑着，“你的神，不很熟悉我們的黨；神將卑劣和犯罪的行爲，教給你了，你此後，打算作些什麼呢？”

“不知道，”格彭很可憐的說着，“我的心，現在已經裂開兩半了。”

“那末，”列寧稍微想一想說，“到外國去，對於移住在那裏的俄羅斯人家庭——那裏是也有富翁，也有貧民。好好地說給他們聽：告訴那些捧着十字架和神像的善男信女的民衆，說一些皇帝儘作些什麼事情，再說出他們一定要在痛苦的大衆的腳下被踐踏的；就像舊約聖書的預言者一樣，反復地去和他們說！明白了嗎？”

“明白了。”神父靜靜地回答。

“那末請回去吧，我和同志還有話要說。

列寧對着格彭指着門，等到聽見了關門的聲音，回

轉過頭去質問巴得依埃夫：

“是奸細的？”

“不是的。”

列甯只是搖着肩膀，“反正這是你的事情，於我是沒有關係的；可是此後你對於他，打算怎樣呢？”

“我想叫他替我們把傳單，小書，文件，許多東西都帶出國境；因為是僧侶，誰也不會奇怪的。”

列甯驚駭地高舉起了手。

“倒底，是誰託你把這個人領到這裏來的？”

“放心好了，是勇敢的最可靠的同志馬利諾夫斯基。”

“馬利諾夫斯基？馬利諾夫斯基？我還記得的，從託洛斯基那裏聽見過；他是想出席議會，和你，還有一些別的人，都是候補黨員。”

“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巴得依埃夫高聲地說，
“這很對不起，我是不能夠批評自己的預料，和修正法律案；我是沒有受教育的，因為被選為議員，並不是開玩笑的事。”

列甯愉快地哄笑着，為着喚起他的努力，撫摸着他的肩膀。

“為什麼你需要那種愚蠢的預料和法律案作為譬喻呢。你的全部的工作，只是想盡可能地在演說臺上，去

演說：勞動階級是決不會上布爾喬亞的這種當；或者告訴他們聽，工人們是要破壞皇帝治下的所有的腐敗的組織，要打倒皇帝，貴族和布爾喬亞；或者說，如果稍一抵抗，就弄死在街燈的柱下。你所知道的事情，只是這一點。”

巴得依埃夫吃驚地瞧着他。

“只這一點嗎？”他懷疑地說，“可是議會裏，是有許多大臣，將軍和大地主的；是對着他們演說嗎？”

“你以為大臣和有錢的人們，不怕死嗎？”

“這是很有力的，但是那些人，能聽你的演說嗎？”

列甯又笑了。

“他們，對於你的議論，這種愚蠢的演說，確實能夠聽嗎；如果對於街燈的柱子，或者絞頭的繩子，早就拉長了耳朵去聽了。”

列甯忽然停止了笑，他又變成了懷疑的樣子。

“格彭，是被政府所收買的好細。”

“沒有的事，”巴得依埃夫叫着，“因為在許久以前，他就在工人裏面混着的。”

“格彭是被雇用的好細。”他拿着確信斷定着說，“把這個話，告訴給託洛斯基聽去，因為他是參加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導者的裏頭的；他們大概會清算了他吧，以後我們一定要快一點搬地方，地方找好

了，通知他了，就再回來，因為以外還有許多事。”

列甯接着就到別的地方去了，等待着事件的開展；其後隔了幾天，同志們聽不見他的消息了；可是這些日子內，在他從前住着的家門前，總是立着一個賣菓子，蕪菓和白瓜子的老太婆；這個老太婆，很注意地釘着來往的行人的臉，在第三天，他注意到有一個年輕的僧侶，在前面好幾次的徘徊着，這個僧侶，好像是神經過敏的樣子，從破了的土牆根，向院子裏面望着好幾次；走到路角的時候，和一個穿得很時髦的衣裳，肥滿的臉上剃得很漂亮，而眼睛深窪進去的男子立着談話。

老太婆拿起了木桶，叫着賣東西的呼聲，走向街上去了；在一間小屋子前站住，望一望四周圍，然後低着脚步聲音，消滅在屋子裏了。

“同志列甯！”老太婆低聲的說，“格彭神父，在你的房子的周圍，徘徊地望着；還有那個威得的祕密偵探伊凡·麻拿山依·馬尼洛夫也在一塊呢！”

“謝謝！同志西門君！再請你去打聽格彭的住址，去告訴給盧丁堡技師知道。”

列甯這樣說着，把門關上了。過了幾個星期，這期間裏，他曾經躲在巴哥維，烏西基爾，海新波福這些地方；後來又回到克卡拉的舊居，西門同志的那裏。

那個事情，怎麼了？”和那工人握着手問他。

“格彭是住在得利基，我一直跟到那裏；告訴了盧丁堡技師，技師和兩個同志，一同到神父的地方去了，把逮捕令和宣告書交給了他，就把縛上，弄死了。兩天以後，才被警察發見了，聽說神父的胸前，是用圖釘釘着一張社會革命黨的死刑宣告書。”

“狗，當然要像狗一樣地死的。”列寧笑着，“盧丁堡是一個有本事的技師；但叫他作爲一個處刑人，倒也很好，加入我們的黨裏倒很有用處。”

“不肯加入吧！”西門回答着，“因爲他是塞維可夫的朋友，是一個頑固的社會革命黨員。”

“這真是可惜，”列寧嘆息着，“因爲我倒想叫他去殺社會革命黨的那些混東西。”

“是哪一個混東西？”

“是波利斯·塞維可夫。”列寧嘻嘻地微笑着，指着地面上，“早晚，是要把他送進地底下去的！”

“因爲什麼？”

“並沒有什麼理由。”列寧怒喊着，拿着書，坐到窗下去了。

其後，誰都明白了，新憲法是欺騙民衆的；又加了許多修正的結果，完全成爲了一篇訃文。而警察對於列寧的追跡，也更加緊了；因爲這位被憎惡的勞動階級的領導者，環境是很危險，所以黨請他到外地方去。

臨別的時候，列甯對着來送他的同志說：

“諸君！現在能夠很明白地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了吧；我們和皇帝貴族階級，布爾喬亞階級，腐朽的議會制度；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共通點。雖然是沒有勇氣，沒有獨立心的工人，結果是能夠達到這個結論的。我們不需要他們的援助，來支配這個國家；我們制定我們的法律，作我們的審判。同時，我們也不能容赦一個隨從偽詐的預言者，走狗的領袖們的工人——因為他們在普羅列達利亞得到勝利的日子，並不能同來爭取這個勝利的獲得。繼續去堅固我們的組織，爲着最後的鬭爭，整齊隊伍，好好準備着！”

他說的話，並不很連貫；所以聽着的人，幾乎都沒有理解他的重要性。

這時候，反動的波浪，又翻打過來了；到處設立了軍事法庭，國家主義者，公然地要求着廢止議會；他們竭力主張，要絕滅這新的覺醒的俄羅斯的希望；對於革命主義者，一定要施以極峻嚴的手段去鎮壓。

這時候，誰能相信這將要去國的領導者的，充滿着希望的有勇氣的話呢！？

同志們，都是懷疑的神氣，聽着他的話；又都悄然地低着頭回答：

“等到了那時候，我們都將死去了吧！”

第十二章

失敗——流浪

用激勵的話，興奮了同志的精神的列甯，在火車一開始移動的時候，他變成了兩樣的人了；因為是充滿了一切都失敗後的痛恨，當他回顧過去幾年內沒有效果的勞力的時候，他的臉，頓時變成了憎惡的悲劇的舞臺面。他憎恨着普列哈諾夫，司託佛，倍倍爾，憎恨着初期的同志馬爾託夫，波得爾蘇夫，猶其更恨託洛斯基。

“怎麼樣他們才能歡喜，我是知道的。”他苦澀地想着，“革命是失敗了，反動派是得到了勢力；他們以我是最惡的元凶——說我是對格彭一樣地，使別的人都一直地走向死路去的怪物，內奸；叫我去自殺！”

這樣想着，他作着惡意的笑；因為他知道，無論別

人怎樣來阻礙他，無論他怎樣在最絕望的危機的時候，他決不會想起自殺的。

列甯在現在的情勢下，什麼樣的夢也沒有了。俄羅斯，在總理大臣司脫利平的威嚴的施政之下，頹然地，像死了一樣地橫躺着。被稱為司脫利平的領帶的絞頭臺，在俄羅斯全國內，斷了他的犧牲者的氣息。在克拉，得利基，列甯遇見了幾百個工人，農民，兵士，和革命的智識階級；和他們談話的時候，都能知道了他們的說不出口來的心的深處，但是他們是完全沒有希望。連在將來幾年以內，能不能發生革命的這種期待都沒有；因為工人的組織潰滅了，社會黨也確信應當修正他們的成案了，他們全部所一致希望着的，就是想在議會內，能夠被忠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分分子承認的事情。

列甯對於分散了他的黨員，在燃燒着忿怒。他們並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需要友情，他所認為的，就是大家一同地去為主義犧牲，雖然是最親近的伴侶，如果立時證明出他對於工作是不需要，或者有害，就去排斥他，或者弄殺他，這他是連一瞬都不遲疑的；他的同志，都感到了這個，所以都避免和他的首領去親近。他不是人類，因為理想——他是一個在最複雜的人類衝動上，以冰冷的精確度來工作的一個機器！

列寧想起了克卡拉所發生的一件事，他又憤慨了。那就是他的一個最忠實的弟子克來能，領了一團在議會裏代表勞動階級的農民議員來見他。

來訪問的人，在列寧的面前，毫不寬容地，在顯示着敵意；但是列寧爲着整個地去改造俄羅斯的目的，懷着和他們合作的希望，歡迎着他們；同時他能推測出坐在他對面的老農民在想着什麼事情。

這個老人的心裏在想着——“你們，不能那樣容易地來糊弄我們；像你們那種叛徒——穿着黑色的衣裳，繫着硬領的人，我是在早就知道了；你們大概會知道，我們所幹的法子，和你們是稍微兩樣。”

他自己，也壓制着狂湧着的敵意，列寧開始和他說明怎樣去攻破布爾喬亞階級，攻破舊社會的整個計劃。

他說：

“工人們，去沒收工廠，土地，宮殿；他們將土地，和耕種的器具——犁，收穫機，貨車交給你們。”

農民議員說了：

“我們去爭取土地，因爲我們有幾百萬人；我們若反抗起來，誰能阻止得住？軍隊都是我們的孩子，他們用什麼來開槍啊！但是在我們未起來以前，我們是還要和土地，和地主去周旋的。”

“很好。”列寧說，“諸位同志！爲着你們，普羅列

達利亞是要用武力去開闢新的世界！”

老農很有意味地望着列甯的白硬領，和並未曾作過工的白手；這樣問他：

“普羅列達利亞是什麼？是勞働階級的意思嗎？”

“譬如，你是在作着什麼樣的一種勞働啊！”頑固的老農繼續說着；把那只看得出骨頭節的手，撫摩着列甯的蒼白的柔柔的手。

會談轉到了不曾預料到的方向去了；勞働階級的領導者，預言者，都忿怒地細閉着眼睛，總於失去了自制力了。

“我是用我的頭腦在勞働着。”他穩健地回答着，
“我爲着俄羅斯的幸福勞働着。”

老農被這句話冷冷地刺了一下。

“這是馬克思所說過的話。”他諷刺地說，

老農覺得他也巧妙地回復了一句，臉上得意地含着微笑，摸着顎鬚，望了望同伴；突然，像觸了電一樣地，振起精神來，搖着那只爲着耕種而粗大的手，開始對布爾什維克的首領說教了。

“不，兄弟，這種話，我們一直到現在，不知聽過多少遍了。你們所應當作的事，是要自己去穿農夫的衣裳，赤着足去跟犁子走；這樣你們才可以知道，我們是怎樣在霜和大水的裏頭工作，成天在憂慮着家裏的事，

和收穫的如何，受着飢饉和疫病的痛苦！”

列甯曖昧地回答着：

“但是我們要將更好的將來交給你們，我們立在你們的隊伍的先頭，領導着你們走。”

農民們都在閉着眼睛沉思，老人開始辯論着他們心裏所想着的，

“是這樣子的嗎？你們來領導我們，請告訴我，我們所應當願望的什麼？”

“諸位所要求着的，我知道；但是你們先說一說！”

“我們不需要你們的黨，你們隨隨便便就來一個暴動，從田地裏，把年青的人都拉去。不需要你們的黨，你們一年到頭想法子造反，所以就沒有和平；一有搗亂，我們就不能過着好日子，這是事實，這是我們的主張。”

列甯的眼睛稍微亮一亮，但是他克服着，用很和氣的聲調議論着：

“諸位，對於布爾喬亞階級——從你們那裏廉價的把麵包買去，糧高工廠生產品的價目的資本家；完全置之於度外了嗎？你們，對於那布爾喬亞的走狗，壓榨你們的骨頭的受過教育的豬羅們，法律家，和那一類的東西；你們都覺得滿足了嗎？”

農民們靜靜地沉默着，都哆哆嗦嗦地望着讚成列甯的革

命的工人那一邊，一個從未開口的，身子很高，肩膀很闊的農民，和他反對着：

“這種話，我聽了好幾次了，毫無有意思，蠢鳥所唱的歌一樣！”

“蠢鳥的歌？”列甯憤慨着。

“是的，蠢鳥的歌，”農民笑了，“你們自己，是什麼也沒有；因為沒有家，沒有土地，所以想要別人的東西；因為什麼也沒有，所以想作一切萬物的所有者。布爾喬亞階級給我們犁，給我們選種子；給我們改良家畜，賣給我們作好的貨品；因為他們賣的東西，我們都用得着，所以我們要。這在世界上，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吧；可是你們，能夠為我們作些什麼？是能夠經營工廠和農村嗎！你們都不如那些鐵匠，五金匠，木匠明白得多——那些傢伙都是沒有學問的。如果沒有了法律家那種人，怎麼辦呢；有誰來教給我們法律呢；說什麼，你們總是不會的。”

列甯插了一句。

“我們可以幫忙把土地從皇帝和貴族的手裏奪回來。”

農民團讚成着。

“哦，是嗎，我們很歡喜，如果你們能夠幫忙。”

“好！”列甯說。

可是農民們，好像因為什麼在微笑着，好像在說明着這個，老人咕嚕着：

“老實說起來，我想最好避免我們以後的爭議，爲着奪回我們的土地，你們一定要隨從我們的意思；用我們去組織政府，造反和戰爭，是我們所討厭的。”

“那末勞動者是要怎麼辦呢？”克來能忍不住地叫了。“你們想，這事情我們能夠同意嗎？如果說這種話，我們要罷起工來，將要使你們的顏色都失掉去。”

列甯用忿怒的眼睛制止着同志。

“關於這個，最好用友誼去諒解。”

他說着的聲音，是很溫和的；但是他的眼睛，再也藏躲不住他的忿怒。

老人對於這句話，並不很注意，好像要回去的樣子，立起來了。

“爲着我們的土地，我把我們所想着的事，說一說：搗亂和造反，什麼時候都是由都會的工人發生起來的，所以最好去廢止集合幾千個工人的大工廠，在俄羅斯全國，隔開地建立起一個一個小工廠，如果沒有了滿一百個工人以上的工廠，收拾起來也很便當了，這樣才能有和平了，到了這種時候，才能夠安心地去工作。

屋子裏的工人們，都非常地憤慨着，老人罵起來了。

“這臭布爾喬亞！字都不認識，就要作着壓迫工人的夢；這種事情，從布爾喬亞的走狗，自由主義的小卒裏頭聽得來，而再照樣地說出來，內奸！”

農民生來就是喜好打架的，所以在議論的時候，伸出拳頭來了，形勢變得很險惡；有的已經盤起了手腕。列甫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了；在他，除了極力使這個會面快一點完結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

“是說什麼，’他很高興地笑着，他想開着玩笑就結束了。“是喜劇的練習嗎？你們不知道兩方面都是很正確的事情嗎？農民的同志，是在想着土地的事情——這，爲着他們的利益，第一先替你們沒收。工人的同志，是在想着關於政治的權力——這也是很正當的，很自然的。我們要共同去鬥爭，我們在擊破了敵軍以後，別的問題，都可以去和平地商量，還沒有殺死熊的時候，就先爭謀怎樣去分配肉，這有什麼用處呢？”

雖然這樣，兩個陣營間，還是殘留着敵意，工人和農民的恐怖的臉，互相睨視着。一時，農民是滿足了。

“一同商量，這很好。”他們說，“我們是在準備着，第一，我們先要去奪取土地。”

農民代表者剛一回去，工人就釘住列甫說：

“和他們一同商量，是什麼意思？他們是革命的叛徒！我們爲什麼離不開他們……”

列寧從椅子上跳起來，他們都爲着他的憤怒的樣子驚駭着。

“少說話！”他責備着，“農民有一億萬人，你們知道嗎，有一億萬人！混東西！所以我們不得和他們合作，如果和他們爭諍起來，那比和沙皇，布爾喬亞鬭爭還要困難，連這都不知道嗎？”

工人們沉默着，只是望着列寧的瘋了一樣的歪着的臉；列寧知道他們是在想着什麼，他遏制着自己，裝作着微笑。

“還要諸君說的，我們是去宣言無產階級革命，而農民是去宣言反抗布爾喬亞和地主。”

這一次的會見的結果，雖然是很不幸，列寧他滿足着，他覺得自己的認識的正確，已經得到了證實。

“我是一絲一毫都沒有錯誤。”一個人的時候，在屋子裏來回地踱着，他就叫着，“在小孩子的時候，我曾經在伏爾加流域的農民間看見過；到了大的時候，在西比利亞確定了這個思想；這是不能變動的斷案；如果沒有了普羅列達利亞的領導和開闢，農民階級對於我們的革命是零，只是一個零。如果一定要把五千萬人的他們，從地上推出去，我倒很能夠收拾掉他們；他們是貪慾的奴隸，我將用滴着血的鞭子，用壓制，用死刑去統治他們；他們將成的普羅列達利亞的新的奴隸——這樣

教訓着。我們一同拉着手，一直向前面邁進！”

他充滿着輕蔑，吐着口唾；這一剎那，他憎惡着阻止他前進的，農民的污劣的集團；但是一想到鬭爭，他又激昂起來了。

x x x

火車裏和他作伴的，是妻子娜得·肯司登去。照例是沉默着，對他，總是很溫順的；以外，還有在外國生長的幾個年青的同志。

“這是因為什麼，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和他同車的而來送他的的一個同志這樣質問：“你所最親近的人，託洛斯基，士埃爾得洛夫，約費，金諾維夫，卡末納夫，司脫克洛夫……怎麼都是猶太人呢？”

列甯想一想，回答着：

“你們所知道的，俄羅斯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種！如將他們領到了偉大的成功的路去，他們就會抓住了夢想的宇宙的靈魂，去計劃人類的完全的幸福。但如果丟掉了一顆鈕子，他們就會感到很大的絕望，走到巴比倫的河畔，擊着胸脯，號泣着求着皇天的救助。所以，我們的計劃，在英國人，德國人，或美國人是最適當的；但是沒有，所以用了在脈管中沒有流着俄羅斯的血的諸君了。”

但是你不是俄羅斯人嗎？你領導着我們，你不會在

中途停止了鬭爭的嗎？”

“你想我是那一類的俄羅斯人呢？”列寧聳着肩膀。“我的父親，是生在阿斯脫拉漢的卡爾烏克族；我母親的名字，是布郎克——外國的起原的名字。卡爾馬克族，將大胆和缺少對於既成事物的尊敬的思想，遺傳給了我。我去破壞一切，我有在舊世界的廢墟上，去建設新世界的勇氣！”

他注意到在驚駭着的同志，微笑了。

“說的是玩笑！”他繼續說，“你們可以叫我外國人呢。我是生在伏爾加的河畔，從小孩子的時候，就喜歡聽拉金，波格多却夫一些掠奪者的故事；他們在當年，也是一個反抗者！”

“如果這樣，是更好了。”工人說着，“疑念也就沒有了。”

“是了嗎，好，再談一談吧，我決不絕望的，也決不躊躇的；總之，把今天丟失的東西，明天一定要去奪取回來。我相信着這個，所以我並不像俄羅斯人。我在青年的時候，因為把對於自己的愛，對於自己的生活的憂慮，全都從感情裏驅逐出去，所以自己都覺得不像是一個俄羅斯人。我所想着的，只是黨的勝利；只是想怎樣迅速地去獲得牠！只要和我們一同努力，管他是怎樣流着外國人的血，這都是用不着操心的。諸位的腦袋裏

頭，是在煩惱着諸位所有的斧子和鋸子，是俄羅斯人作的呢，還是外國人作的呢，當然這事情是不會的。所以，無論是俄羅斯人，猶太人，波蘭人，拉多維亞人；只要能夠和我們一同去創造社會主義的國家，別的是毫不成問題的。”

× × ×

列甯的最初的目的地，是秋利西；他在那裏滯着，用分散着的黨員的零碎從俄羅斯寄來的錢，爲着籌備創刊兩個報紙所以很忙。現在，他的主要的敵人是孟什維克，他準備和他們鬥爭了；但是因爲西歐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拘束於民主主義的意識，所以也得不到這一方面的幫助。

一千九百七年，在司達得格所開的第二國際會裏，他才開始和歐羅巴的社會民主主義接觸了。列甯提出了這樣一個動議：在歐洲發生了戰爭的時候，各國的社會黨一定要發出反對戰爭的宣言，要鼓動反抗資本主義。”除了洛查、盧森堡一個人讚成以外，以極大的多數否決了。倍倍爾雖然同意於他的根本思想，但是他在黨的戰術上，因爲還沒有到相當的時機，所以他也反對着。

“記住吧！”列甯用着輕蔑的表情，勵聲地說，“不出幾年，諸君就或者要去實行我今天的提議，或者成爲

普羅列達利亞的敵人！”

他戴上帽子，想要退出會場，但是他想，還是出席到閉會再走，是較好一點；不然，大會或者採取較沒有還有卑劣，還要曖昧的公式。所以他不走了。這會，金諾維夫和洛查·盧森堡，共同修正了社會主義者的反對戰爭及資本主義的宣言。

第二天，他看報的時候，大聲笑了。所有的社會主義報紙，都猛烈地攻擊着他，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犯罪者，因了誇大妄想和個人的野心，而變爲了精神錯亂的狂人。

“混蛋！”他咕噥着，“實在是混蛋！”

但是當他拿起普列哈諾夫所主幹的報紙的時候，他停止了笑；很着重很注意地一句一句讀着，閉着眼睛沉思。

“這個看了沒有？”他指着一大堆的報紙，問着妻。

“讀過了，這是率領了全軍，對於你下的總攻擊。”

“是攻擊。”他同意着，“這是他們失敗時的攻擊；當然，我對於歐羅巴的社會主義者，是毫無用處的；他們是育養得很好，訓練得很好——馬戲團的狗。來清算了他們吧，這種時期來了，現在，一定要去解掉那些跟着普列哈諾夫的後頭，像小羊一樣走着的一些低能的東西。普列哈諾夫明白着他所施行的東西；到現在，他雖

然還沒有打着招牌，只是別的東西在盲從着。不能再猶豫了，我要去打開黨內的同志的眼睛，去打破社會主義者的偶像，我開始來整理這個問題吧！”

他拿起黎明報，高聲地朗讀着：

“看這裏，”他喊着，“他們說我是尼采；他們和我，是在長久的歲月中工作着，但是還不能明白我。我和尼采，到底是什麼地方一樣呢。是階級的憎惡嗎？是由於革命的對於救濟的信念嗎？戰鬥力嗎？普列哈諾夫，考茨基，倍倍爾，拉發格——都是有着同一的性情。就是却爾諾夫，沙文克夫那一流人也是這樣。尼采，是想實現連自己將要傾向什麼地方去都不知道的這種癡痴的計劃，是這樣可憐而愚蠢的，我和他的類型是兩樣的，我是在幾年內：熟思了我所要實行的事；我知道在我要走的路上的一塊石頭，一顆草葉，無論什麼都知道。我知道俄羅斯人的靈魂的一切的衝動——這是一直到現在，全世界所不會知道的；這就是他們沒有理解我的最好的證據！”

他的妻嘻嘻地笑着。

“在想什麼啊！”列甯問他。

“前幾天，我曾讀過關於你的記載——筆者的名字倒忘了，他是這樣說的：你是則士以特最良的弟子；在你的一身，是有着馬基耶倍利，太來蘭，拿破倫，比

斯麥，巴克雷，白郎基，尼采，這些人的所有的缺點；而同時結合着這些的所有的能力。”

在第二國際大會以後，列寧在普列哈諾夫的銅牆鐵壁的日內瓦發行了報紙，這裏，他開始了和孟什維克的鬥爭。用嘲罵和議論攻擊了他們以後，他竟寫了一篇使他的妻子都吃驚着文章；這是證明着說出孟什維克是被布爾喬亞所收買的。

“這種事情不應該寫出來的吧！”妻提出了異議，‘這很明白地，是無稽的造謠；誰能相信，說普列哈諾夫，戴乞，却則是醜惡的人。”

列寧只是笑着，他用輕蔑的眼睛望着妻，使她忍不住地悄悄地走出屋外去了。

社會主義者，並沒有留心看他的攻擊。列寧被黨的審判會議叫去了，他的臉上，是冷冷的毫不在意的樣子；呆然的眼色。

問他：是不是要在工人的羣衆中，去宣傳損壞社會黨全體信用嗎？這時，他微笑地回答說：

“我是照字義上去用文章的句子，我以爲工人們也是能照字義去理解的；我所說的意思，是說你們是被布爾喬亞收買了。”

“可是這是最厲害的損壞。”一個審判委員，從椅子上跳起來，大呼着。

列甯毫不關心的樣子，望着一座的人。

“和敵人戰爭的時候，羣衆一定要去用狂熱着的武器，”他敘說着自己的意思，“我不過是在實行着這個。”

“但在這裏，你的道德原理在那裏呢？”審判委員問。

“同志！誰告訴過你們，我有着原理？我又爲什麼要相信着道德？”

“不論誰，倫理上的原理都是不變的……”

列甯用驚人的威勢遮着審判委員說下去。

“同志，不要費話和徒費時間！你所說的思想，在我們並不存在；我們唯一的原理就是革命，我們唯一的道德就是革命！我們只是這個！只要成功，方法是並不算爲問題。”

“用假鈔票，用皇帝的錢，”一個傍聽的青年喊着，“請你回答，同志烏利雅諾夫！”

“這也不成問題，”列甯像教訓小孩子似的，用寬大的聲調回答，“如果你有了假鈔票的原板，爲着革命，爲着黨，也要去印的吧；只要你能夠知道，警察廳把錢借給我們普羅列達利亞的報紙，我就很歡迎呢！”

接着在喧擾裏，又能聽見列甯的說話聲：

“諸位同志！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要回去；我現

在預先聲明——我不聽從你們的裁判；我只服從革命所要求的真實的社會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命令！我和這些自由主義的偽造者，民主主義的威喝者的走狗小卒們，今後決不再與你們接觸！”

從這一瞬間以後，在日內瓦的他的敵人，從各方面去和他為難，終於沒有一個地方給他印報紙了；這時他才決意覺得搬到巴黎去較為好一點，在那裏，他開始和他的妻子過着窮苦的日子。俄國的他的同志，有的藏躲，有的和這沒有生氣的時代，同時失掉了生氣；社會主義者，悔恨自己過於誇大的希望，公言着在俄羅斯革命是不會來的了，有的拋棄了主義，參加到御用自由主義者的陣營裏去，只有在那遠遠的巴黎，響來孤獨的有力的聲音。

“不要被欺騙啊！孟什維克和其他的內奸們，雖然在說一切都消沉了；但是我們的革命還是存在的，我們還活着，依然是在革命的狀態中；這不是因為我們散佈過了十月宣言，是因為布爾喬亞階級也反抗過政府的腐敗的制度，事實上，因為莫斯科也曾經勃發過武裝的暴動，世界普羅列達利亞的黎明的晨星——在聖彼得堡，也存在過互一個月的勞動者代表會議；這決不消滅的，革命的烈火，又要燃燒起來了，勞動者代表會議也要復活了，克服一切吧！”

這種大胆的充滿着希望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只不過是吹過去的暴風的最後的響聲；對於有一些人，像火花一樣地，令人只覺得好過，而並沒有害。對於還有一些人——這些人現在不很多——列甯說的話，只是對於被淺薄的信仰所迫害着的信者的，一種激勵的希望的祝福。

可是在這時候，破散了的黨，對於指導者和預言者的他，他的妻，金諾維夫，卡黑納夫等所寄來的經費，連維持生活都不夠。可是他們把這個錢，用來辦了一個叫作“Social democrat”的小報——在這個報上，他們又準備着下一次再飄揚紅旗時候的奮鬥精神。

這時候的歲月，是飢餓，暗憊，窮困；列甯是喝着沒有牛奶和白糖的咖啡，吃着賣膽下的隔夜麵包過日子；整天在國立圖書館裏過着，他在這地方，開始起稿著作給革命的普羅列達利亞閱讀的叢書。他這會對於社會主義的各陣營裏發出來的攻擊，他是無暇去一顧，他把這種信念，委之於自己的一身，傾注了全副的精神去工作。有時候甚至於他的妻子也在懷疑着，勞働階級果真能像她的丈夫所追求着的那樣去抓住一切的權力嗎。而他所最犀利地議論着的，也就是這個問題。

蒙古人的列甯，像肉食鳥一樣地伸着腦袋，動着他靈活的眼睛，耳朵張着，聽着全世界的聲浪。

“大戰是已不可避免了，”他時常這樣說，“我的靈魂的所有的纖維，都感到牠的要來；我聽到了大炮的轟響，兵馬的聲音；那時，才是我們的時候到了；這是我們戰鬥的時候，也是我們勝利的時候！”

他每天帶着沒有血色的臉，不健康而飢餓的身體，穿着醜陋的衣裳到圖書館去；他的火熱的精力，在恐懼着；怕他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這大戰就到來。一個貧窮的移流民的他，不得不開始準備蒐集破壞城塞的武器。

但是，在好幾年的鎮壓後，俄羅斯的良心，又開始覺醒過來了。西比利亞的勒那附近的金礦，資本家的榨取，釀成了礦工的反抗；即時就派遣了兵士，弄殺了那些手無寸鐵的人們；在這個槍聲還沒有消滅的時候，在各工廠，在革命的智識階級之間，在議會，在各報紙上，都大騷亂起來。

政府退却了一步，同時革命的份子擡起頭了；聖彼得堡，莫斯科，都發刊了過激派的報：“真理”和“思想”；利用着法律的不完備，極力地活動着；列甫自己，把論文像流水一樣地寄去。

他關於社會革命的可能，以前所持有的希望，更高漲了；他嘲笑着議會制度，反對着歐羅巴的社會主義者，和布爾喬亞御用的自由主義者；他說明着，只有

俄羅斯的革命普羅列達利亞，才能破壞舊的世界，建設新的天地。

在這復興的時期，黨認為不斷地需要着列甯的領導，和他的意見，所以請求他移住到國境的附近來。所以他也就離開了巴黎，到普拉格來了；這裏，每天有從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同志來訪問他，他和俄羅斯的關係，更密切地連絡着了。

他結束了黨，重新擴大了，在他所主幹的“真理”報上，寫了關於一切的問題的論說；還有在議會上，也代替最大膽的議員馬利諾夫斯基作演說詞，連這他都認為是不能輕易放過的活動。同時他威脅着馬利諾夫斯基，說如果知道他真是政府的暗探，就要暗殺他，他還是叫他說出他的演說詞。

現在，列甯是顯示着不屈不撓的力，連寢食都無暇顧及。和來訪問他的人商議一切，倚着桌子工作，向世界各地寄發書信和文件，爲自己所耗費的時間，一點也沒有。

他還是個領導者，他因爲相信許久所盼望着的時期，已經到了，就在眼前了；所以他爲要執行偉大的工作，準備起黨來了。

第十三章

世界大戰勃發

列甯從則克配恩，走向他租着的家附近的村落波洛甯去。爲要住在這接近俄國國境的波洛甯，所以他和妻，金諾維夫一同從普拉格搬來了。這裏，他每天到郵政局去，或者散步到住有他的俄羅斯和波蘭友人的則克配恩去。

一些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主義者，爲和領導者來商議，所以從各方面越過國境來——他們時常走着被稱呼爲“綠的國境”，販賣私貨者所常走的間道。他們受了他的指令，把他的論文和小冊子，想帶到俄羅斯全土去散發，所以把這些縫在衣裳和帽子裏，或藏在長靴子裏走回去。

他揮着手杖走着的時候，剛剛是暴雨初晴，他飽吸着山間的雨後的新鮮空氣；他還得往前走到一個俄羅斯人 韋基洛夫的家裏去，借着自行車騎回來；但是這次連這個都忘記了，因他在默想他的四周圍所起伏着的事件。

他是在進行着歷史的特異的事業，他想起一個佩服他的波蘭詩人的激勵的句子——這是說，他是超過了任何人，領導着人類的精神，去走向進步的大道。他一個人狡滑地微笑着，咕噥着說：“我要為被壓迫的國民爭取自由，去震撼整個的世界。”

他的思想，延長到更遠的地方去；他仔細考察着他的生涯的使命的戰場，和那裏所分佈着的軍隊，和其他的一切；在他的周圍，像山一樣地堆積着不得不去鬥爭的巨大的困難——這在別人，將要浸沉於絕望的深淵裏去了。

數年前所預言着的歐洲戰爭，已經爆發了，正在演着流血的慘劇。歐洲的各國，用他全部的資源，來集中於最後的清算——對於這個事實，他批判地觀察着，仔細考究着自己的立場。

“如果這樣，帝國主義的猛獸，將要互相噬嚙以至於死亡的吧！”

覺得很有興趣，他放聲地笑了。

他又轉過來想着俄羅斯的情勢了，如果政府和報紙，固意地煽動着人民的愛國心；這時革命黨就或者沉默，或者像泥鼠一樣地潛逃無蹤。

列甯，因為他相信着社會革命，所以他知道是被德法的社會主義者目為狂人和熱狂者。普列哈諾夫，馬爾託夫，且，阿克綏爾羅所領導着的孟什維克黨，是激烈地攻擊列甯是無政府主義；和極力使他的同志和布爾什維克黨分離。託洛斯基，約佛，由利茲基，為着這兩派的融和在奔走着。這時，在列甯自己所建設的組織內，也有了政策上的意見不同；洛茲奧夫斯基，伏爾斯基，波格達諾夫，盧那却爾斯基，亞力新斯基，像這些有才幹的黨員，都在攻擊着列甯，克爾普司卡雅，卡墨納夫，金諾維夫所領導着的布爾什維克中央部。

在這個時候，所有的人，都好像要投奔到敵人的陣營裏去；列甯在自問着，到底在自己的隊間裏，將要剩餘下誰呢？可靠的只有三個人——而這些人，在這個瞬間，也許為着運命的決心而迷糊着；以外，像荒涼的大海裏頭的小島一樣，只有幾個小數的工人團體。李卜克納西，洛查，盧森堡，克拉拉，則特金……至少，他們是不會背叛黨的主義，忘記掉黨的標語；但是勞苦的大眾，將要走向那一方面呢——第二國際所組織着的，考茨基，倍倍爾，普列哈諾夫，凡得伏爾，謝第曼，拉

查利，這些老頑固所領導着的幾百萬工人，將要走向什麼地方去呢！

列甯站住了，深深地想着。

“不！”他決定了，“我的同伴是不在西歐的！”

他大笑着，長長地吹着口笛。

“那末此後呢，”他對着黑暗問着，夜的幕已經沉下來了，“此後？我謙遜地低下頭，等待着好機會來，沉默着嗎？”

他的笑聲漸漸地高，又加上了嘲笑的聲調。

他的心的眼睛，被波蘭詩人領上了高上的頂尖，展望着大地；這和他所知道的，充滿着悲痛，窮愁，苦惱，憎惡的長久的歲月的世界一樣；是充滿着哀哭和切齒聲的世界。從難以計算的許多世紀以前——從阿西利，巴比倫尼亞的玉座上坐着驕傲的皇帝的日子以來——從象徵着太陽的埃及的拉阿的兒子們，作了神祕的祭司王以來——從中國的神聖的統治者以來——各個時代，各個王朝，在征服者，聖人和賢者之下……爲着這世界上，一團有力，有學識，有精銳的武器的少數者；幾萬萬無力的大衆被蹂躪，被壓迫，流着血的世界啊！

“哈！哈！哈！”

嗚然的粗暴的笑聲，在山谷裏反響着；那裏，能夠看見一個穿着磨光的污濁的衣裳，被皮鞋的淒涼的男

子。

“這裏有我的軍隊。”他高聲說，“我的隊伍，是用除了有窮苦的權利，有絕望而哭泣，憎惡而切齒的權利以外，什麼也沒有的男女來編制的。我是由悲慘的人，被壓迫的人羣中選出來的領導者；去反抗，去射擊他們的敵人；在後頭，沉默中的忍着悲痛的人們，將要繼續跟着來。我利用着他們的冰冷無顧慮的憎惡，來征服他們的頭腦。”

他沉靜地，極溫和地微笑着。這，在他完成了所有的計劃，而確實得到成功的時候，時常有這樣一個微笑。

他不住地仰頭望着繁星的天空，因為感覺到遠遠的觸不着的東西是沒有興趣，他又往前面走了。山，像深黑的牆壁一樣連着，從小路兩旁的人家的窗戶，放射出燈光。他以他的存在，感觸到了大地；他的脈膊，和地球的振動，原野，森林，貧窮的小房子裏起的聲音，別的聲音，一同在動着。他理解了一切，他的平靜的思想，和心裏的靜靜的歡喜，都和物質世界交感着。

由於永遠的心意，起伏難測的人世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這個瞬間，一個男子，在深埋在羣山裏的鄉村的砂道上，淒涼地走着——在那有力的頭蓋骨底下，盛着在不久內將要震撼了世界的思想；好像連這個

男子的存在都不知道，王者的宮殿，銀行的金融，寺院的信仰，學者的智識，日常生活還是和昨天一樣，沒有變動地流着。誰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男子存在着，會在太得拉士平穩的山村裏，自己能夠宣言着，是所有的人類的救世主——是基督？是反基督？男的，女的，都失去了信仰和希望，向着墳墓，走着從前的路。他們是聽不見：這懷着不屈不撓的意志，緊閉着嘴唇，輝耀着憎惡的眼睛的蒙古人的腳聲。

在列甯快要走近波洛甯村的時候，他看見路上走過來一個人影，他小心着走；那是一個很純潔端正的臉色，輝映着熱情的眼睛的青年，剛從身邊走過去的時候，那個青年說話了：

“對不起，”他靜靜地說，“你不就是同志烏拉幾米爾·伊里奇·烏利雅諾夫·列甯先生嗎！”

這俄羅斯人懷疑站住了，望着還不認識的青年；他總是作着低禦敵人的姿勢。

“我是列甯。”簡單地回答。

“我爲着來看你，今天從俄羅斯來的。我是俄羅斯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人，名字是山拉尼諾夫……米哈爾·怕夫洛依·山拉尼諾夫。黨的名字是莫洛梅茲，我是相信着你的，你也相信着我嗎？同志！”

列甯還是作着那種姿勢，沉默着。

青年，微微地笑一笑，繼續着說：

“我沒有武器，請你檢查好了，我並不是爲來行刺你的；我帶着重大的，最後的決定來的。”

列甯點着頭。

“我的家，就在這裏，請過來！”

“我想在這裏談一談，家裏恐怕還有別的人在吧！”

列甯搖着肩膀說：

“隨你的便……在這裏坐下吧。”

兩個人坐在石頭上，暫時誰也沒有說話；終於列甯揚起了，像訊問似的瞅着信件。

“請稍等一等，”青年對他的默然的訊問回答了，
“我有一個質問，還有一個請求；請你極清楚的告訴我。”

“請求？”列甯銳利地反復着他的話；這一瞬間，他明白了這個代表者來的原因。山拉尼諾夫就提出了頭一個質問：

“你願意在戰爭中暴動嗎？”

“當然，願意的。”

“你願意把所有的權利，都交給勞動階級嗎？”

“當然，願意的。”

“你願意越過農民階級，把權力交給最下層的普羅列達利亞嗎？”

“當然，願意的。我以為你大概也知道，我曾經發表過幾次關於黨的全部鬥爭成案。”

“知道的。”青年回答着，“因為知道這個，所以黨想和你互相得到諒解，派我來的。”

“你們所希望的呢？”

“我們想和你，在革命的整個戰線上，去共同努力。”

“……整個的戰線？”列甯的聲音，變為嘲弄的聲調，“不是聽錯了嗎？”

“是的。”山拉尼諾夫回答，“但是一直到獲得暴動的勝利那一瞬間為止。”

“這真是滑稽。”列甯笑了，“請你把這個奇妙的問題，詳細地為我說明一下。”

“為着這個我才來的。”青年極誠實地回答，“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一直到刺死大南斯基，刺死莫那其，奪回了土地為止，和你一同去努力；這也可以幫助統制普羅列達利亞勞動者的狀態的吧。但是我們的委員會，請求你不要干涉我們的農民政策；因為這有自身的理想和傳統。”

“這是小布爾喬亞的傳統，比大布爾喬亞還要壞。”列甯止住他說下去，“農民是無智識的，是被動的。”

山拉尼諾夫凝視着列甯的燃燒着的眼睛，斷然的又

說了：

“農民有他們自己的理想，和階級的傳統。我們黨的方針，是要使這一萬萬的農民，成爲領導俄羅斯的將來的最有力的社會階級。”

“我知道了你們的希望。”列甯說，“你們是希望着農民和小布爾喬亞的暴動，你們爲着更重的，更難解脫的新奴隸制度，要叫我們去流血。”

“我們是爲着得到正義的統治，來援助你的。”

“不！”列甯大呼着，“正義的統治，只有在我們——普羅列達利亞勞動者建設的時候才能夠得着。”

“如果這樣，你將要滅亡。”青年低聲說，“早晚，屬於土地的民衆的自然力，把你們，把不屬於你們的土地內，像枯葉一樣地掃出去的。”

“真是有詩意的比喻，但是一點也不使我相信，”列甯冷笑着他，“我們要整理那一萬萬無智識的希望土地的農民！“Est modus in rebus”（什麼事情都有法子的。）”

“是困難的事業。”山拉尼諾夫微笑着。“你怎麼只引用了一半的拉丁語呢，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也許你還不知道，羅馬詩人的那句話，底下還有很長呢！“Sunt Certi denique fines, quod ultra Citraque nequit Consistere rectum”（最後的勝利，是對於自己

流着汗的土地的愛！) 我們，不肯把我們的土地讓給任何人；我所說的，就是從我們的祖先幾代以來，耕種着的俄羅斯的土地。”

列甯忿怒了。

“我們要把一萬萬的你們的農民派，分裂為三四個黨派，相互地鬥爭着；統治的最大的原則，是“*divide et impera*” (分裂開統治吧)”

“你將要滅亡。”山拉尼諾夫堅強地說。

“我們所有的方面都要成功的，我們的社會革命，是要得到勝利的。”

“你要滅亡！”青年大聲地喊。

“我們勝利！”

“那末你對於我們的條件，對於我們的援助，都不答應嗎？”

“不！一百個不！”列甯喊着，用手杖敲着地，用手折斷了手杖，把那一頭筆直地插在砂土上。

“這就是你的命運。”山拉尼諾夫說，“你的武器折斷了，被大地遮蓋了。”

“我不會使什麼法術。”列甯忿怒地回答。

“無論如何，請記住你的手杖是怎樣，再請你記住我的話。”

“不要裝作預言者，和使法術的樣子。”

又接着說，“告訴給你的同志聽，你們是想使我轉移開我的目的，但我們的黨，想一個個都絞死你們，這是我們對於你，却爾諾夫，沙文可夫的極熱烈的願望。”

列甯立起來，向家裏走回去了；一邊走，他聽見他的背脊上，響着那個青年的喊聲：

“你要滅亡，你和你的黨要滅亡！”

可是列甯對於這個預言，毫不介意。

“那些東西是在怕我。”他想着，“所以他們來向我誘惑；山拉尼諾夫的來，是我們的勝利。”

× × ×

到家裏，所有在家裏的同志，和俄羅斯來的密使在等着。屋子裏迷漫着香煙的煙，興奮的議論，憤慨的聲音喧沸着；一看見他，都包圍着他，異口同聲地說：

“今天的‘伏華之’報（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看見了嗎？伊里奇！我們失敗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議決了完全讚成戰時預算；在議會裏反對着的只有李卜克納西，誰也沒有擁護他；真是可悲的不幸啊！背叛的行爲！德國的同志，完全無視了巴則爾大會裏所公認的司茲得格爾議決案。”

列甯在同志的騷亂中，也不知從誰的手裏，把報紙抓過來，讀着德意志帝國會議的議案；他的臉，變成可

怕的蒼白，他撫摸着頭額——在流着汗，他用像石頭一樣沒有表情的眼睛望着別人；最後，他又變了臉色，嚙着笑意說：

“這不是事實，事情不過是這樣：國家主義者偽造的‘伏華之’報，那些帝國主義的走狗們，什麼都作得出來的。”

他們談來談去，總是在議論着這個不使人高興的記載，在十二點還沒有敲的時候，從柏林打來了給列甯的電報，那是克拉拉·埃佛爾巴打來的。讀着這個短短的電報，列甯的身體，一點也不動，好像氣力完全失掉了一樣，只是沉重地呼吸着。報紙的記載，沒有可懷疑的了，德國，法國，英國的議會的社會主義者，都讚成了全部的戰時預算。

屋子裏籠照着死的沉默，都望着列甯的臉，這是像黃土一樣的顏色，顯示着深刻的傷心；淒勵的眼睛睜開了，嘴唇在顫動，從下顎到頭頸，怒脹着的脈管，在微微地跳動。充滿了憎惡和忿怒的蒙古型的臉，在陰暗的屋子裏，浮出來了；手指不斷地在顎鬚上動着。

終於，他突然立起來，說：

“第二國際已經死了！”

一座都驚駭着，跨在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這強有方的組織；對牠說出這話來，未免過於有些冒瀆了。

但是他們的領導者，他們的教師的底下的一句話，更使他們驚愕了。

“我們還能舉起招牌，我們要組織第三國際；這不會反叛普羅列達利亞，這不會在社會革命的背後暗地裏刺出一刀。我們要去組織牠，諸位同志，請休息吧，我從此，一定要寫了。”

在桌子的前面，你暫時沉吟着，拿起了鋼筆，一直寫到天亮。他對於這勞働階級的叛逆者加以可怕的非難和罵詈，他向着全世界的勞働者，對於這個妥協，對於這些資本家的奴隸，對於這些卑劣的胆怯者；叫起來反抗他們。他高揚起革命的紅旗，在他的標語裏頭說着：“我們被壓迫者，爲着要對壓迫者，爭取鬥爭的勝利，我們必須要創造新的國際！”

好幾天內，他幾乎忘了寢食地，繼續工作着，他寫了共產黨反對戰爭的宣言，他寫了給世界各地的同志的信，激發起他們的良心，要求他們參加工作；他猛烈地反對着；一些昨天還是被尊敬的，而現在已成爲主義的叛逆者，勞苦大眾的敵人的領導者。

他在繼續着這個工作的時候，有一夜，奧國的警官和兵士，闖進他的家裏去了；是因爲有些村民，密告說這個來處不明的俄羅斯人是軍事偵探。列甯的居室被搜查了，他被捕去了，送到諾烏依·查克士的監獄裏。

他雖然爲着更重要的思想，忘去了個人自己的危險；但是他的地位，實在很危險。奧國的軍法會議，凡是對於有間諜的嫌疑的人，不去詳細調查事情的真詳；在戰爭的初期的時候，每天從各方面去捕捉面生的人，不管有罪或者無罪，都沒有分別地去槍斃，這是有名的事實。

知道了這個事實的波蘭社會主義者，千方百計去營救列甯出獄；他們去運動奧大利社會主義者的領袖維克多·阿得拉，去和首相司茲爾海作了長時間的會談。阿得拉和他熱心地辯論着說，逮捕了這個有名的主義者，一定要激發起對於戰爭起着被動的反對的態度的俄國工人的憤怒；他又舉出了使列甯到俄羅斯去自由地作革命運動，這可以得着各種各樣的利益。

阿得拉的議論，打動了首相，首相是有生以來頭一次聽見布爾什維克黨，和黨所取的方針。他把這個情報，向參謀本部和德國政府通知，烏拉幾米爾·烏利雅諾夫·列甯的釋放令，從維也納發出來了。

在這種交涉進行着的時候，列甯在監獄裏默默地沉思着；他的監房裏，以外還有一個人，他也是俄羅斯人，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農民，爲着忍不住飢餓，在數年前，跑到奧大利來種地，他把他所有的事，都講給列甯聽了；在他回俄羅斯的時候，在國境被捕了，那是因爲

奧國官憲檢查他身上的時候，發見了一個信封裏，裝着駐在國境附近的奧軍軍用地圖，和軍用道路圖。

“這封信是誰託付給你的呢？”列寧問他。

“是雇傭我的那個農園管理人。”誠實的老農夫回答，“他託我送給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朋友；信裏的什麼玩意兒，我是不知道，不過據說這是間諜。”

列寧避免開和這個人多講話，他與其爲這個愚笨的蠢東西的命運憂慮，倒不如去關心重大的問題。他在整理着，怎樣使第二國際的勢力受一個大的打擊；等到把這個計劃詳細定好的時候，他又去聽那個長長地躺在牀上的農民的呆話。這個可憐的農民，只是把他的憂愁告訴給別人聽，他不斷地繼續講着。

終於這個男子被解到法庭裏去了，他在傍晚時候，很坦然很愉快地回來了，眼睛比從前發着光亮，臉上充滿着喜悅。

“怎麼樣了？”列寧問着他。

“一切都弄好了。”農民止不住他的微笑，這樣回答。

“好了嗎？釋放你了嗎？”

“不，不是的。”農民向前彎着身子，用勝利的聲調和他耳語着，判決死刑了。”

列寧哆嗦着，驚駭地望着這個定了死刑的男子；在

他那被太陽曬焦的深刻着皺紋的臉上，恐怖也沒有，什麼感情也沒有；撫摸着垂在胸前的紅鬚，筆直的立着。

農民微笑着，溫和的聲音問他：

“你相信神嗎？相個神的兒子嗎？”

“關於神，我什麼也不知道。”列甯強笑着，“但是那查利的耶蘇，在某一種程度內，是可以化錢買的；因為他也曾經聳動過強者和弱者。”

“許多人想要知道神，但是不能夠；又必得要去感覺他，神是藏在你的裏頭——在深深地隱藏着。人類的所以爲強，就是在這裏；神，要走進入類的頭腦裏，也是很難的呢！”

他又說：

“你信仰基督，是對的，是很好的事情。”

“爲什麼？”列甯自己也覺得，談這種從來沒有在腦子裏想過的話，很覺得奇怪；這樣問着。

“說起原因，告訴你：神的輝耀的榮光，最可憐的人們才能感覺到；窮處女的兒子——在我們附近，很不尊敬瑪利亞——他立時成爲了神的兒子，誰也不知道，爲什麼他是神的兒子，連他自己，也許不知道。只是被相信了，而從此別人也就相信了；現在，是好幾世紀，人們在信仰着；這因爲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兒子，都是基督的兄弟。”

“總之，是和僧們傳出來，大家都祈禱着，就成爲救世主了。”列寧苦笑着。

“這不對的，救世主，只有一位，這理由不知道嗎？”

“你說的話，真像是一個有學問的僧侶。”列寧稍微冷嘲着他說。

“我和有學問的僧侶，什麼地方相同呢？”農民高舉起兩只手，“從我失掉了土地後，在外頭流浪了幾年；曾經在一個僧院裏作過工，也許因爲在那裏常和有學問的人談過話。”

“那些人，教給你怎樣傳教嗎？”

農民搖着頭。

“不是這樣的，我是從一個住在卡馬河旁的森林的隱士先生，學來了真理。”

“你是屬於哪一個宗派？”

“不屬於哪一個，”農民回答，“我曾經很長久的，在宗派裏尋求過真理和平和慰安；但是什麼地方也沒有，那都是僞詐。”

“當然的，”列寧叫着，“那末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你以爲基督是真的神的兒子呢！”

農民坐在牀上，手支着頭，回答說：

“這理由，是因爲他有創造的勇氣；這是神的勇

氣，他是在罪惡的裏頭，創造了真理。他在貧民，農民，漁夫裏面選擇了使徒，他使死者復活；他教訓我們——不要去審判，不然，你們也是不會審判的。”

“我早就明白了，”列甯很有興味的看着他說。

“太簡單了嗎？”他拍着列甯的肩膀，“聽着！神是在天上，神是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他全能，全智，永遠的造物者，所以就要稱爲他是神，不是這樣的；神，爲他自身，爲着大天使，天使，惡靈，弱者，去創造力和智慧，所以稱作神。在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職分，命運，年數的期限，所應作的事業；基督，是一個總的起元；他不想獨自去工作，苦痛，歡喜，哭泣；他知道所有的人，比他更弱，所以比他的悲哀更深，歡喜更深。基督對於賣淫婦，瑪利亞，馬太，猶大，使徒約翰，羅馬的皇帝；他都愛，他都理解。基督的全部教訓，是“不要審判”，但是他決不會加上這樣一句——去看所有的人的心情和靈魂的深底吧！”

“因為什麼？”列甯問他。

“因為時候還沒有到。”農民像入了無我之境似的咕嚕着，“人類還有贖回他的罪，人類還得踏着我們的救主，基督所給我們的悲痛的道路走去。”

一面聽着這奇怪的人所說的話，列甯想起了少年時代所看見的那個流浪老人苦山諾風；靜靜地微笑。看見

了這個微笑，農民振起精神，好像更得到了確信，高聲地說：

“我們，不得不過着反基督的統治，和有着種種誘惑的世界。根據神的心，反基督，是以第二的神的兒子而出現；當你出現的時候，罪惡，兵亂，疫病，戰爭，就都要來了；這以後，各國的人，都將拋棄了敵意；這些人們，爲着保護自己，像兵士一樣地興起，選出頭領，整齊好隊伍，這結果組成了旅和師，而這些人們就將活着下來；這些剩下來的人們，才能建設神聖的都城，才能在地上建設天國的耶路撒冷。”

“是在俄羅斯嗎？”

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俄羅斯是成爲什麼；俄羅斯，只是廣漠的海濱的一粒砂，大海裏的一滴水。俄羅斯雖然滅亡，我們國民，把真理傳給各國；傳給他們真理的，只是我們。”

“我們？”列寧笑了，“是俄羅斯人的真理嗎？”

“如果不是這個，還是什麼呢？”農民反問他，“如果不是我們，還有誰傳給他們呢？別的國民，是氣質太高，勢力太強，我確信着他們同天使的力量一樣的；但是，並不是天使。從俄羅斯的陰沉沉的森林，和天地相接連的大平原，煤煙燻着的小房子，鐵鎖鍊繫着無罪的愚蠢的人們的監獄——只有從俄羅斯，才能產生出輝耀

的真理。犁，鐵錘，鐵的鎖鍊，只有這種國民，才有創造的勇氣。我們的土地廣大，力量無限，但是這裏沒有機會；我們是世界的勞働者，給我們一個命令！我們要建造在世界上所沒有看見過的宮殿和伽藍。”

他的話說完了，凝視着列甯的臉；少時，列甯失去了冷嘲的聲調問他：

“住在那種破的房子裏，追着犁後頭走的無智的人們，期待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湧出創出的力呢？”

“放心好了，踏着俄羅斯的土地的，不只是貧窮的無學的人，也有許多聖人和賢人；這些人，無疑地會教給我們。神，不只是爲着可憐的小蟲而存在；他也爲着有勁的大翅膀的鷺鳥幫忙。一個太陽，神的真理，在萬物的上面輝耀。”

“我還沒有看見這太陽的曙光！”列甯說。

“也許你沒有看見，但是看見的人也有；曾經好幾次……在我的一生完結的時候，看見過了，這光芒輝耀得連眼睛都睜不開，我很歡喜，我的運也真好！”

農民說到這裏，不說了。列甯注意地觀察着他；徐徐地注意到，俄羅斯人的靈魂的真的畫圖，是在他的裏頭——他所希望着的，所有都是虛無的，天國的耶路撒冷，到地上來建設，這種神祕的信仰，作爲一個國民，是確信着俄羅斯的使命，意識到偉大的責任；他們是熱

心地希求着殉道者的那種死，既不是爲着愛國心的勝利，也不是爲着個人的自負的滿足，是爲着人類的犧牲。這些殉道者，不只是爲着世界上所有的人類，也爲着懸在天空中的遠遠的星，作爲神聖的真理的祭壇前的犧牲，去捧獻他們的身體。

這農民，飯也不吃，只是臉朝着東方跪着，劃着十字架，平伏着，臉貼在牀木上。

十二點剛過，監房的門開開，手守和兵士，把農民抓去了；農民一句話也不說，坦然的，一點也沒有恐怖的樣子。

很長久的工夫，列寧靜着耳朵聽他走回來的腳聲，但是他竟不會來了；到了早晨，聽說他已經被執行了死刑的宣告。

“你不是說不要審判嗎？”列寧猛然地叫着，“但是，被審判了，被處了死刑；我沒有慈悲，沒有憐憫，這樣審判着，我用着憎惡和苦惱的所有的力，去處罰。”

相信着新的日子，是人不審判人的天國的耶路撒冷，將要在地上建設了；這無智的可憐的人，被處了死刑。爲着復仇，懷着懲罰的熱望，燃燒着肝胆的有志望的人，得到了自由！

第十四章

高爾基的訪問

“哈囉，列甯君！”

這是一千九百十五年夏，一個很熱的午後。這時候，列甯把隨身的東西，放在瑞士的秋利西的細民街的客棧裏；立在湖岸旁，眺望着路上來往的人。穿着美麗服裝的婦人，白衣裳的男子，他正在輕蔑地憎惡着那嬉笑騷鬧着的小孩子；一個身子很高，運動家的體格，穿淡色的衣裳，戴着銅盆帽的美國人，這樣招呼着歡迎他。

“哈囉，列甯！”他那被日頭曬焦的整齊的臉上，含着快樂的微笑，這樣說着；緊緊地握着列甯的手，閃亮着鐵灰色的眼睛，拍着俄羅斯人的肩膀。

“去嗎！”煙斗裏點上了火。

“去吧！”列寧回答着，“今天的時間，特別閒着……金格君！”

“剛才你叫我的名字的時候，很有些躊躇的樣子呢；不，也難怪你。”美國人笑了。

“叫起來真麻煩，不知那一位惡的神父，唆使你的祖先，題了這樣一個名字。金格！要發出這種聲音，我真是從來也沒有想像過。”

美國人，又有趣地大笑着。

“我的祖先，是老頭子們，也許他們沒有預想到他的子孫有着革命主義的朋友！”他又笑了，“好了，到多克爾莫去吧！”

他們坐着鋼索火車登上了山頂，從旅店的屋檐，眺望着展開在眼下的風景；秋利西，在碧綠的湖水旁，像蟻塚一樣地，在林瑪特平原的一片綠色中，落下了一顆褐色的斑點。那被冰河所遮蓋着的山脈：猶拉，崇高的雲格富拉司脫克霍倫，麗其，配拉達斯，互相聳立着；飛得彼爾是被濃霧籠照着，幾乎看不見。在遙遠的，是黑根火山，脫奴的湖水，像一面陰暗的鏡子。

他們在這自然的傑作之前，已經入了迷，默然地立住了。

漸漸打破了沈默，金格說：

“在美國，現在這種景緻是已看不見；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風景都被火車鐵路切斷了，至於地平線，則都被工廠，礦山，發電所的黑煙所朦朧着。我每隔五年，到這裏來一次，從匆忙的亞美利加生活裏脫逃出來；我把我的小孩子也領得來——我教給他們也去愛自然；我教他們理解，自然的悠久的 Energy，是要超過人類的事情以上。”

列甯像謎一樣的笑了。美國人靜下來的時候，他又用呆然的聲調說：

“他一望見這種和平的美麗的風景，我就能看見越過脫奴的湖水，那俄羅斯的什麼也沒有的平原——在不住着人的羣山裏，我的同胞被鐵鍊子鎖着，在泥濘的道路上走。我現在還能看見——在沙皇的皮鞭下，無論走到監獄，走到教會，走到墳墓，倒處都是不自由，他們，如果看見我把小孩子領到這裏來，他們將要怎樣憎惡地叫喊着啊——我希望正義，我需要復讐，我希望新的生命——是吧！”

“昨天晚上，我想過你的思想了，”美國人真誠地回着，“得到很深的感動；可是結果，我斷定你是一個夢想家，你是在希望着烏託邦；這就像，想從這多克爾莫要飛到那麗其山頂去一樣。”

列甯沒有回答，他立着凝視在溫柔的霞霧中顯示着

模糊的輪樣。

“走到頂上去吧！”金格提議了。

列寧很隨便的樣子點着頭。

他們走過滾着岩石的溪間，走過山縫裏的生滿着雜草的石子路，漸漸走到山頂上了；撥開地下的碎石坐下了，在對面，高聳着阿爾普斯山脈。

暫時地眺望着在頭上飛過去的白雲；金格又回到先前的問題上了。

“我對於你所主張的機器人類和機器政府，仔細想過；那是不行的。因為無論什麼時候，都有那種不適合於集團機構的卓越的人格在出現着；如果把這種人類，在某一種制度下面統制着他，他將要破壞這種制度——或者去改變，或者部分的去更正——自己自然雖然不一定是怎樣希望着，終之是被他的潛在意識所指使。他總是比大衆高出一頭，或高出一個肩膀。”

“那末，叫這種頭腦來整理社會好了，”列寧靜靜地回答，“不一定是這樣，支配的權力和權利，還是一定要隸屬於必要的大多數。”

“但是，這個頭腦，是天才的頭腦呢！”

“在民衆的集團裏，是有着天才的頭腦；這足以夠了。”

金格搖幌着肩膀。

“這一點，歷史還沒有一個證明。”他反駁着，“從事實上看來，天才這種東西，幾乎都是一些無政府的性情；他又決不甘降伏於多數的支配下，如叫他去領導大眾，你又決不能夠。”

列甯什麼也不說，金格瞅着他的臉，又說下去：

“看了各國的歷史，所謂劃時代的時期，總之不外乎是各方面的天才的傳記。”他吸着煙斗，“關於物質一點，美國是凌駕了別的國家；但是這也都是任一偉大的人物的領導，在我們，是有着被稱爲天才，而有着這種能力的人們所成的支配階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原先也是出身社會的最下層，最卑賤的階級。列甯！你所主張的議論：永久的資產階級，壓迫着社會的弱者；由這個事實，也可以擊破你了。從牧羊者，商賈，賣小菜的，船夫，永遠犯罪的人；這些人們的子孫，會湧出什麼樣子的思想，你還沒有很理解吧。”

列甯抬起了頭，注意地聽着。

“他們使沙漠變爲種棉花地，”金格接續着說，“他們在密西失必河，和牠的支流，建設與設計了偉大的防堤，準備了詳細的計劃書。他發見了使高壓電流去灌溉土地；他們夢想着用 Tractor 替代農園的勞働者，用電氣機器替氏工廠的勞働者。電氣，從瀑布，河，風，打在岸邊的浪裏發生；像那各國的勞働者，筋肉的上面流

着汗，冒着生命的危險，像奴隸一樣在勞働着的炭坑，在不遠的日子內，將要變成無用了吧——有的人這樣確信着。一切都由供給熱，光和動力的電力來代替了；所以像現在這樣許多的勞働者，也都不需要了，他們的勞苦，也變成了過去的夢。電氣學和化學，成爲了人類的乳母和僕役；一個我的朋友，也是和我一樣的化學技師，他主張在五十年以內，化學將要發見了人造的的衣服料，人造的合成食品，借着電氣和生物學，發見了不死的萬能藥。我還有一個朋友，他是農業技師，他說當地球的表面冷卻的時候，可以完成地下農業的方法。還有一個生物學者，他在研究調節着蠅的出生率，來限制雌雄的比率；他的目的，是要人工的去製造天才——現在是正在試驗着昆蟲和蜥蜴。”

列寧像在魅惑住了一樣地坐着，張得很大的眼睛，在燃燒着火；爲細細嚼味着每一句話。美國人看到這俄羅斯人是這樣感覺着興味，他更議論下去：

“還有在實際的智識方面，有許多部類是在很熱烈地研究着。至於叫我們來選擇人，則只有你們才可以，能夠理解和進化科學的理論，及技術的方法；你們有着這種能力。我們有着專門的能力與生理的心理的衝動完全得到了調和的，極有訓練的勞働者的大軍。我們爲着不使浪費一分鐘的勞働時間，在考慮着怎樣去設立研

究下間的合理使用法的特別一部。”

“真是了不起的思想。”列甯感嘆地叫着。

“了不起的，但同時也危險的呢！”金格說，“如果問爲什麼危險，那末你能回答我的兩三個疑問，你就明白了。這種實驗的結果，就要出現了使所有的人，都服從他的意志的懷有巨大的能力的人，會有這種危險的吧！而如果這個人的意志，轉而傾向爲壓迫別人的時候，那將要怎樣！還有使最有能力的勞動者，專門化了的結果，這不會形成了，更使現在的社會階級間的鴻溝加深的特權階級的核心嗎！這結果，又還是要走向鬥爭和革命；而最後，這有生命的機械，和沒有生命的機械間，在組織上，被奪去了工作的幾百萬的一般的勞動者，將要怎樣呢——我所說的有生命的機械，就是指以嚴密的科學的能力試驗的基礎，所選擇出來的專門家的意思。”

列甯在很長久的時候內沒有回答，緊皺着額；長長的細細的眼睛在顫動，這就是他在集中了思想。

他終於說了：

“勞動大眾——必須要剷除下落後的卒伍，必須要弄死餘剩的機械人類；只有對那些不可缺少的人，用鐵腕去支配他，對他們要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爲着全體的社會，要強制他們工作；社會統制着這個生產，科學

的去分配。”

美國人諷刺地笑着。

“你爲着被動的無知的大衆，想去破壞更高的文化的形態嗎？”他問着，“你是想回復到古時候的經濟組織嗎？”

“決不是的，”列寧激烈地反駁着，“普羅列達利亞所用的恐怖手段，是很有智慧的，所以能夠強制着專門家階級去真誠地作進步的工作；不僅如此，普羅列達利亞，像螞蟻的社會一樣，能夠嚴密地限制着各方面所必需的專門家的人數；這也是心理學者和生物學者所要研究的第二個工作。”

金格驚駭着，張大了眼睛。

“了不得！”他叫着，“你，一只腳立在暴力和殘酷的中世紀裏，那一只腳，立在遙遠的將來的世紀的夢裏；你不能立足在現在，你就不能建設現在。”

“你看着吧！”

“不看！”美國人說。

“心裏不懷着慈悲的統治者，以死爲威脅，就可以執行奇蹟。金格君！”

“奇蹟？不是的，是罪惡！”美國人斷然的回答，忿怒的聲調；不望着列寧，站起來了說：

“我以爲你是革命，是破壞物質的布爾喬亞的世界

，而準備着心靈的統治；我是這樣想的，但這是誤解了，你所欲望的，是大規模的作着世界的劫賊和強盜，真是可怕的思想！”

“這是你的事情，金格君！”列甯憎惡地望着這個強壯的美國人，“這是你的事情，你是每隔五年，衣袋裏裝滿了金元，到這裏來靜養……但是記住吧，世界上像你這樣的人，至多不過一百萬人，那剩下的十七億萬人，就沒有像你一樣的穿着漂亮的衣裳；他們準備明天過日子的錢，十塊錢都沒有，都在飢餓着。金格君！聽得懂嗎，都在飢餓着！俄羅斯有這樣一句諺語——飢餓的黃鶯，唱不出美麗的歌聲——在心靈的世界裏，關於黃金國家的人，將要說我什麼呢！”

他那小小的黑眼睛，凝視着美國人的驚愕着，被太陽曬黑的愉快的臉；他傲慢地大笑著。沒有什麼再可以辯論下去了，金格背轉身，獨自向山徑裏走下去；列甯像一只漆黑的怪鳥，在大石頭上蹲着不動。

俄羅斯人眺望着，展開在他眼底下的，流着的溪谷，小葡萄園和田地，發着亮光的鐵路，灰色的一點點的村落和農家，秋利西的教會的圓蓋和十字架，像瑠璃板一樣的靜靜的湖水。

但是什麼也看不見，他的眼睛，通過了飄在平線上的白雲和暮靄，望見了俄羅斯農民的貧窮的土地——這

個土地像從前一樣，不斷地發生着變化；這裏替代了數千流汗的人，和瘦衰的馬的勞力，被電力所操縱着的偉大的 Tractor 在活動着；俄羅斯的空中，從無數的發電所和工廠向上冒着黑煙；從整齊的 Bungalow 的窗子裏，輝耀着明亮的燈火，乾淨的衣裳，白白的手，帶着和平的臉色的勞動者，不急不忙的回到家裏來；大家都像一樣，同樣的類型，同樣的服裝，臉上同樣的表情，連氣色都是一樣。

列甯，從他的想像裏產生出來的這些勞動者，他們的行動上都是一樣的步調，雖然說是集團的，有着偉大的力的機械化的人類，他理解到沒有熱情，他們果真會幸福嗎——突然，在他的心中，閃出了這樣一個疑問……是沉靜的人們——來了這樣一個回答。

他在那裏，聽不見鐵練子的聲音，疲倦了的農民的苦痛聲，僧侶的流着淚的傳教，迷信的深沉的鐘聲。從前聳立着教會的城市和鄉村的廣場，現在是建築起劇場，博物館和學校；從前，使他的靈魂充溢着憎惡的想念的一切的景物和聲音，也都完全消失去了。

忽然，他又回到現實來了。

一夥旅行者，高聲地談着話走過，耳朵裏殘留下這樣一段話——“終之，社會主義者也不過是被證明爲善良的愛國者。”——他親眼看着那個幻景，頓時消滅了。

；但是他感到，不能妥協的真理，在正面凝視着他的黑黑的銳利的眼睛。

他跳起來，急急地跑到火車站，他想一瞬間的猶豫也沒有地，快回到秋利西去。他想對着被富者強者所奪去的事物，爲着人類的鬥爭去吶喊，去寫出來；他想爲着那成天流着汗，沒有希望沒有休息，勞苦地疲倦着的幾百萬人去復仇。“我給你去爭取自由！”他熱情的自語着，“聽從我吧，希望的話，將要成爲現實而出現！這，是他的一生中的一個危機——他的憎惡，和他的愛，更加堅固了。

從這一天起，他比以往，更緊張地繼續工作着，所以很感到疲倦，需要換一口空氣；同時在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從瑞士官廳的眼睛底下，躲藏起來了。他在入瑞士國境的時候，曾經誓約不作擾亂公共治安的行動；在物質上，他是破壞這個誓約，但是在社會主義報上所發表的他的論難的文章，使輿論都憤慨了，政府也對他懷疑起來，他是在各方面被監視着。同時他又不知道。俄羅斯和聯合國的政治警察機關，是怎樣在和瑞士政府聯絡着；所以這一次，住在意大利可布利的俄國文豪馬克西母·高爾基來叫他去，他認爲這是很好的機會，所以決心離開瑞士了。一方面，他和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尼乞和山拉乞，祕密地約好，他就偷偷地從秋利西動

身了。

來了一看，高爾基是帶着病容，一點沒有精神；粗粗的野性的臉的構成，和思慮着的直視着的眼睛；臉上是有着這種奇妙的對照。動作毫不靈活的這個文壇的巨人，非常歡喜的迎接着這個矮小的謹慎的友人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列甯，兩只手插在衣袋裏直立着，用批評的眼睛看着這個文豪；對着他的容態，自言自語地說着：

“怎樣，很不好。像泥土一樣地顏色，沒有神氣的眼睛，沒有血色的嘴唇，什麼地方都沒有一點生氣。這是怎麼的了呢？因為這種才能是很稀少的，偶然地出來，一定要注意地看護着他。而我在嘖咕着的時候，他像童話中的小貓一樣，默默地聽着，好像在吃什麼東西；又好像吞了茶壺一樣，那能夠消化下去嗎？真奇怪！”

兩個人，友情地笑着。

這樣，好幾天，他們在喬伯尼·司巴達洛老漁夫所划的小船上，在深綠色靜靜的海上談着話——這是真正的俄羅斯人所常有的談話；把種種的思想和印象，織成爲一個模樣，關於所有的問題，都靜靜地毫無次序地談着。這裏，偶然間說出來的話，時常會把列甯拉回現實裏來；這樣，在他直楞楞的眼睛裏，以可布利的山岩作

爲背景，太陽光照着的海面，點綴着白帆的美麗的風景。忽然消失；替代着的，是看見了在瘋狂地尋求着領導者的同志，和在俄羅斯的各城市裏，忿怒地將要武裝暴動的一些暴徒！

這時，高爾基含淚的說着：在東部戰線的俄羅斯軍的大敗，和在德意志的槍彈下斃命的無數的農民。

“請想一想在我們的村裏所流着的眼淚啊！”他緊握着手，“請想一想俄羅斯全土裏，一家家的窮人的絕望啊！”

列甯用一點也不溫柔的眼睛望着他回答。

“拋棄去吧！像那種小房子裏，人是住得太多了，再來一百次的戰爭，人還住得很滿呢。如果，飢饉把他們從地下扔開了，將要怎樣？農民們，已經像鵝瘡一樣腫起來了，一碰就要炸裂了。今天，勞動者和農民是在流着血；這時候，我們是要將我們的敵人，殺人者，從他們的脈管裏，去流出血腥的海！”

被列甯的愉快的笑聲，惹起了注意的老漁夫，這時雖然在留心聽着，話也很聽不懂，但是他也感到了說話的聲調裏，是含着憂鬱的忿怒。

“這真是可怕的事。”高爾基抗議着，“對於無辜的人去施行大殺戮，而說這能夠激成革命，真是 No！No！”

列寧照例皺着蒙古型的眉，回答着：

“拔出劍握在手上，一面知道了劍的用法，而怕被腥血污了寶劍；只有這種人才是個愚者。相信我吧，安克西斯·馬克西莫依君！戰爭雖然是有着很大的犧牲，但那決不為過多；記住吧！我們都是叛徒的子孫；將血的浪潮，向世界去氾濫，這種叛亂，再要由我們的手來執行了，我們的敵人啊！請你幫助我們！”

“這是真理，是可怕的真理！”高爾基咕嚕着。

“是可怕的嗎？”列寧笑了，“馬克西莫·高爾基君！這是你應當說出來的話嗎？——你是生在社會的最下層，最無智的階級裏；你是知道沒有家的船夫，賣淫婦，有了革命的想念的勞動者和農民的靈魂；而這你的最可恥的話。現在是鐵的時代，我們的工作，不是去撫摸羣衆的頭；我們的手，是要重重地去揍每個人的頭，把骨頭都去揍得粉碎——不許有一點容赦！”

他斷了一斷，又繼續說下去：

“我們的最高的目的，是要滅除永久的暴力；這也真是一件困難的事業，而要去達到這個的唯一的方法，也還是要用暴力和壓迫。因為人類所要實現的思想，不能一次就會產生出來，在產生出叛亂以前，是需要作幾世紀的奴隸；要產生真的自由的真的平等，是需要用幾十年的新的壓迫。”

高爾基什麼也沒有回答。因為他並沒有感到，拿着這種明瞭的確信說着的友人的苦澁的心情；這個大文豪，知道並不是在對自己——思想與感情的巨人的自己說着；而是對作着平等的夢的被蹂躪的大眾說着。

這回，接到了他的妻克爾普司卡雅來的信，寫着關於最近要在瑞士開的社會主義者大會；他一點也不猶豫，離別了高爾基，回到了秋利西。他又從齊墨華到了其恩得爾，在那裏，他和歐羅巴有名的社會主義者的巨頭，作了猛烈的論爭；他直率地攻擊了他們，罵他們為走狗的黨，只知道麻醉和造謠；他使他們的名聲破壞了，激起了黨員對於他們的忿怒。他罵他們是內奸，在羣衆的面前，他公然地痛罵着他們，坦然地鼓吹着他們的理論是不正確的；而同時，對於自己所有的嘲罵的話，竭力使牠簡短而容易明白。

他的理論，一直沁入肺腑，猶其對於演說的主要地方，反覆地說個好幾遍；聽衆是都讚成了他的結論——其實真也不得不讚成。在演說的時候，他的聲音很低，很不動聽，一點也不能使人動起感情來；但是他震動着手，頭，和全身；還有臉上的表情——有時像威嚇，有時很可親的樣子，有時是諷刺的表情；他的眼光，也是有着無窮的變化；這些，都能使他的演說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一步一步地，他終於斬進了敵人的陣營，驅逐了

他們的首領，把他們的卒伍，變爲了自己的同夥。

這一回，他向着他的擁護者，進一步的向他們鼓動，去轉向爲反對國帝國主義戰爭；和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他公開地宣言着，不顧人家怎樣罵爲賣國賊，只要革命能夠成功，就是俄羅斯要滅亡了也不要緊。列寧，在這個時機裏，堅固了第三國際的基礎。

他把在多克爾莫山頂所得到的思想，在內心裏整理好，再通過了他的雄辯的祕術，向着集在他的周圍的 International 人們的心裏灌進去。

“人類不只是自己就滿足了，誰也沒有那樣賢明；人類，不管是十個人，是一百萬，這都不能成爲問題——自由主義的傻子，是和一羣綿羊一樣；民主和自由，都是資產階級的渾蛋的偏見，或者是麻醉人的話。人類本身的最良的政治形態，不是爲謀壓迫者的利益，在被壓迫者的同意之下，所執行的無拘束的專制主義！”

聽着列寧的話的一多半的人，都是人世裏的悲慘的落伍者，都是一些只僅僅在活着的人們；這個可怕的宣言，由於被壓迫者的無拘束的專制主義這句話，他們反覆思量着的時候，燃燒着憎惡和復仇之火的眼睛，異樣地發着亮光，緊緊地握着拳頭。

爲着人類互愛的暴力，預言者的他的叛亂，破壞，

流血，兇惡的弟子，只有一點點在增加。

一千九百十七年，雷聲響下來了！

突然，俄羅斯的革命勃發了的報告，沿着秋利西碧綠的湖水，擴大了去。

“沙皇退位。”

讀着這個消息的時候，列甯反覆地說着：

“我的日子來了！”

他頓時就想着回俄羅斯的方法，但是都很困難，更加上，從他在齊墨華演說以來，時常是被和俄國聯絡着的各國政府，及俄國的間諜來行刺的危險。最好的方法，就是從瑞士經過德國回去；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他雖然很知道，在祖國那面一定要罵他是個叛逆者；但是爲着革命，他是不顧一切地要去冒這種險。

第十五章

德意志的助力

瑞士的 International 的 布拉丁，彭納考克，安利埃，羅蘭·霍爾斯坦，和 李卜克納西 交涉好，弄來了許可 列甯，克爾普司卡雅，金諾維夫，布可夫斯基 和其他一些人通過 德國 國內的通行證。

列甯 把關於他所取的政策，得到了外國的社會主義者，和自己的同志的諒解以後；他開始坐着火車從 瑞士 到 德國 去了。這時候，關於他的決心，他恐怕黨裏要生出什麼異論，他爲着避免黨的分裂，把各國的 International 黨員招集到 巴倫 來，在 俄羅斯 的黨員經過 德國 的條件和目的詳細寫着的議定書內，叫他們署名。同時他對於 瑞士 的勞動者，寫了一封個人的信，說明着他對於

革命的政策；包含了德意志，奧大利的政府，他表白出對於所有的帝國主義政府，他們都是在厭恨着的。

在柏林，謝得曼，諾司克，來得布，一些機會主義者，要求和俄羅斯普羅列達利亞的首領會面。

聽見了這個的時候，列甯從座席上跳下來，對着同志喊：

“請你和那些內奸們說，如果誰想要挨打，叫他到這裏來！”

他蒼白地，在忿怒着。

德意志的社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敢來冒犯這肩膀很闊，炯炯的蒙古型的眼睛的小個子的忿怒。

第十六章

克倫斯基的活動

烏拉幾米爾·列甯一個人，極細心地在配得洛格拉視察着，他對於極微細的地方也很注意；他讀着每一個走路人的臉色，他注意地聽着他們的會話的斷片，他在什麼地方都是這樣。

在糧食店的前面，立着很長一列人，他在那裏出現了，就加入在那些人裏面，幾個鐘頭的那末等過去，他利用這個機會，在羣衆中播下憤激的種子。

戰線上打敗了的軍隊中的負傷的兵士，運送到後方的軍事醫院來，在探望傷兵的人們裏面，他又出現了；他和農民說，一些年輕壯丁，都送到了戰場上去，農村裏只剩下一些老頭，今年的收穫恐怕要不好呢。他預言

着說，最近將要飢饉了。他計算着軍隊的損失已經達到三百萬——爲着替富豪和貴族們去保護這些，犧牲了許多的性命。他對着去探望負傷的兒子的農民和工人的女人們，講着布爾什維克的理想和標語。一些中流社會的婦女們，都在憂慮着，德國已經完成了一下子就可以弄死一師軍隊的毒瓦斯；還有在他所傳佈的話裏面，有一節是說最高軍事機關，已經受了敵軍的賄賂。

“因爲我們俄羅斯人，並沒有作戰爭的準備，”他說着，“我們必須要廢除那痛苦的壓制政治。我們必須要強制政府停止戰爭；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將要溺死在自身的血泊中。”

“怎麼樣才好呢！”一個老太婆，握緊着手問他。

“我們必須要作的事，只有一個。”列甯向着老太婆的耳朵輕輕的說，“全體國民都掙扎起來，把所有的權力都奪到自己的手裏來。如果你是被壓迫的，那就加入我們的黨裏來吧；我們來建設新的世界，在正義的支配下去過着生活吧。”

“如果他們不許民衆們掙扎起來呢？”老太婆問。

“這時候，先和德意志講和，我們就去實行；在國內，應當作的事情很多，沒有那些閒暇去和外國戰爭。”

“這也對的。可是德意志一看見俄國敗了，一定要

把很好的土地奪去。

列寧討厭着這樣的問答，他直爽地說：

“俄羅斯，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需要的是保護我們自己！”

“賣國賊！”老太婆叫了，“我明白了，你是列寧的夥伴，是那個壞蛋的徒弟！”

人羣頓時包圍了他們的周圍，列寧知道了自己的地位的危險，在人羣裏逃出來，躲在附近的一家門內。

不一忽，他又在圍着兵營的兵士羣裏，散佈着流言，說臨時政府是在計劃擁立新的皇帝，而使革命的功績完全丟棄了。

幾個禮拜以內，他知道了湧在俄羅斯內部的所有的潮流。在同志家裏的一間屋子裏，他來回地踱着，論着一切的情勢，得到了最後的決議；他很高興地，照例搓着兩只手。

“和金諾維夫說，”他命令着克爾普司卡雅，“叫他召集負責的同志來舉行會議；因為我要告訴他們活動的策略。”

這一天晚上，他在會議裏演說着，抵制着心裏頭湧着的興奮，靜靜的聲調說：

“我決定好了我們的 Program，”他說，“是很簡單，沒有錯誤的。第一，到各軍隊，城市，工兵代表會

議，工廠去煽動；要使軍隊先從內部崩潰，不然，從戰線裏回來的軍隊，一定要來殺害我們。所有的地方，使他們呼喊：布爾什維克迫切的要求着和平——這是鼓動兵士和農民的唯一的路。假設政府和御用社會黨，發出了什麼命令，那我們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去麻痺他們的權威。大概，這就可以了，以外，像從前一樣，在都會裏，散發我們的報紙，標語和傳單。我們組織好戰鬥單位，在可能範圍內早一點武裝起來。記住！準備好，使全體的組織，能夠隨時隨地有極密切的連絡和支配。

像蜘蛛在樹枝上張起了網一樣，列甯開始張起了眼睛看不見的計劃的網。那些在託洛斯基，卡墨納夫，金諾維夫，盧那却爾斯基，司得克洛夫和布哈林所領導着的黨員，更擴大了布爾什維克的勢力。可是雖然都在這個人的名字之下活動着，而這個本人——銳利的惡狠狠的眼睛，小個子的，令人不可測的蒙古人列甯，却躲在影子裏，在人們的眼睛裏看不見。他像一只蜘蛛，等待着機會的到來，準備着犧牲，來一個拼死的鬥爭；現在是在躲藏着。

他是這個事件的中心，支配者。布爾喬亞的關係，都失去了意氣和希望，一個個辭職了；替代着而來的，是一個拖着偉大的野心的，小個子的律師亞力山大·克

倫斯基出現了。他嘴裏是說着服從齊墨華的決議，但其實他是希望作爲一個拿破倫。他從有聲望的人士，一直到剛出獄的囚犯，把各色各樣的人，都網羅到他的內閣裏來；但是他不能滿足軍隊和羣衆的日益增大的要求。他爲着要得到人望，像瘋狂一樣地努力着，用自己的手去破壞軍隊，驅逐有經驗的政治家，這是替布爾什維克準備好了一條路。

對於羣衆的覺醒了的貧婪的本能，再也沒有方法可以使他們滿足；這時，克倫斯基就將他的最後的牌子，扔到桌子上來了，這就是：把軍事的統率權，交給士兵會議；廢止了對於逃走，叛亂罪的死刑。

聽見了這個的時候，列甯歡喜了。

“Play！”他喊着，“那個東西已經完蛋了！克倫斯基已經是咱們的東西。一切政權將要交給我們了，因爲他，現在不過是一個武裝的沒有責任的羣衆。”

“他不是廢止了死刑嗎？”卡爾普司卡雅說出她的意見，“所以，可以得到了人心吧。”

“決沒有這種事情。”列甯突了，“這就是證明他的狼狽的樣子，在壓迫着的時候，能夠拋棄掉死刑的這個武器嗎；這就是表示他的胆小，缺德，駭怕。在我們黨一跳上舞臺的時候，先要抓起這個武器。”

在工兵會議裏，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一方面是農

民和布爾什維克的聯合軍；他們尖銳地對持着。聯合軍是主張工兵會議不擁護政府和政府的政策。這時候，飢饉和紊亂，在俄羅斯全土裏擴大了。

七月初旬的有一天，列甯召集了同志，開了個會議。

“諸位同志！現在，我們爲要爭取政權，可以去公開暴動了嗎？”他這樣悠然的聲調訊問他們，“都有了相當的準備了嗎？”

一座都浸在很深的沈默裏；誰都知道，剛才所說出來的話，是將要決定了革命，黨，和一羣叛徒的他們自身的命運。

“是的！開始罷！”

這個勇敢的響聲，是從組織鬥爭單位最有力量的生在喬爾幾阿的史達林的口中發出來的。但是對於這種大胆的行重，有許多人都提出了反對的意見，在許多論爭以後，決定了對於暴動，要詳細考查。理由是因爲他們知道；工兵代表會議也還能鎮壓暴動，在戰線上又充滿了忠誠於政府的軍隊，各地方的布爾什維克思想又不很普及；以外，俄羅斯的農村——神與惡魔，殉道者的忍耐與本能的熱情，都相互存在着的農村，他們的認識都還不夠，這是最大的理由。

但是，煽動的工作，也有了許多效果；在各都會，

飢餓的羣衆，瘋狂地不顧一切，拿着武器在街頭出現了，布爾什維克是站在隊伍的前頭，可是都失敗了。因為政府和議會，還有着許多實力，來鎮壓暴動，和逮捕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物，但是亞力山大四世——這是在克倫斯基般進冬宮裏的時候，託洛斯基給他起的渾名——總逮捕不到像牆上寫的字一樣，威脅着他的那些首領。列甯和金諾維夫，完全着不見他們的影子；克論斯基，議會的領袖則萊得利、却爾諾夫，沙文克夫，爲着找尋他們，眼睛都急得紅了；但是這也沒有用。貼出了告示，誰得發見這些賣國賊的住所，因而得以逮捕的，賞以很多的酬金，但是沒有一個人來領賞金；這因為誰也不知道普羅列達利亞的首領是躲在什麼地方。

克倫斯基在短期的勝利裏享樂着，作着太平的演說，作爲全俄羅斯的獨裁者，真像登到天上一樣的快樂；可是他的敵人的論文，照例還是天天在報紙上出現，他極度地狼狽着，就是對於親的人，他也說不定在第二個瞬間的時候，他們又要變成怎樣真是朝令暮改，今天想提議在可爾尼洛夫將軍之下，去實行軍事獨裁制，但是在第二天，他又不相信將軍，宣言着說他是國民的公敵，諸如此類。他聲明着對於德軍，將要改取新的攻勢了；他誓言着，在未得到勝利以前，將以俄羅斯全國的名譽，盡牠對於聯合國的義務；在這些話的底下，

一切的陰謀和仇視，使軍隊裏的士氣沮喪了，他又花言巧語的說，這是不能實行的來以迎合兵士們的心。他一方和外國政府商議，急樣去堅固戰線；一方面拉攏風有名望的和平人物，來開民主會議。

他稍一看到了軍心的動搖，和紀律的紊亂，他就高聲地演說起來；但當他最後的時候到來了，他不曾想到，擁護他的人，是只有士官候補生，被他的陳腐的民主主義的文章所麻醉的青年，和波克卡洛巴夫人所率領的婦女隊。

克倫斯基對於現實的情勢，完全是朦朧，同時關於自己的能力，也都不知道——因為他躺在沙皇的宮殿裏，自以為是很偉大。

這裏，有一個人，他知道一切事態的極微細的部分，他在離配得洛爾拉不遠，拉幾羅夫火車站附近住着的一個工人埃米里雅諾夫家裏的屋簷下走着；每得到一個新的消息，他就很愉快地和同志埃米里雅諾，阿里而納巴親密地談笑着。

“聽見過苦羅依洛夫老人的童話吧，”他說，“那裏說，熱心的渾蛋的同伴，是最危險的敵人。這以布爾喬亞和克倫斯基，是很適用的；亞力山大四世就是我們最好的同伴，他許可了我們歸國，他使皇帝的統治崩潰，而他自己倒反被民衆所厭恨；現在我們不用費力，也就

可以把他的權力奪過來；政府，已經是不存在，現在我們的工作，也只是用機關槍，去槍斃那些少數勇敢的孟什維克；這就完事了。

“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不如再稍等一等好吧；聲說將軍們現在正在計劃些什麼呢，他們將要指揮了哥殺克兵來摧殘我們，或者組織完全是士官的軍隊，所以我們的時機還沒有到。”

“這是很對的，”列寧笑了，“我並不急，情勢是只有一天比一天好；我們的敵人，他們是會自相殘殺的。”

他爲着引起廣大的憎惡的感情，還是不斷地有組織的去播傳流言，所以他繼續地寫着信，論文，傳單；他攻擊着政府，和擁護帝國主義政策的社會黨；暗地裏他是在糾合了革命黨員，準備好武裝。他主張全歐各國即時講和，沒有割讓土地和賠款。他要求工農兵代表會議要有絕對的全權。

不久，孟什維克黨發見了在工廠勞動者間，都充滿了革命情緒的這種不愉快的事實；經過嚴重的調查的結果，探知了這些工作，完全是操之於列寧的手中。

列寧很迅速地知道了，他離開了拉幾洛夫，逃到芬蘭去。途中，他滯留在伏維堡，煽動那裏的守備隊，殺死了士官；其後又影響到可倫司太軍港，水兵們割斷

了士官們的咽喉，施行大屠殺，占領了要塞，終於搶來了巴而齊克全部的艦隊。這樣，列甯殘留下流血的足跡——但是隨即消滅了，就像被大地吞下去了一樣，完全躲藏起來了。

他在黑爾新司福，滯在警察廳長勒維奧的家裏；這個警察官，是布爾什維克的同志，是對於這個黨的建設者的一個熱烈的信徒。在一個芬蘭人所組織的通信網裏，列甯和配得洛格拉間，又密切的聯絡着；這個芬蘭人，把列甯化裝為印刷工人根司旦金·伊凡諾夫，又把他送至伏維堡，在那裏，列甯和士密爾格協力使芬蘭人的軍隊，和巴而齊克艦隊，準備好反抗政府軍隊的鬭爭。他為引起國境警備軍隊內部的憤懣，和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交涉好，在全部的農村裏，展開空前的大宣傳運動。

列甯所最懼怕的，是可爾尼洛夫將軍；將軍是在民衆間的極力覺醒他們的愛國精神，以援救俄羅斯。列甯覺悟到這是很危險的，若果能成功，那將成為是一個難以打破的障礙。

“怎樣才能打倒他呢！”列甯不斷地在想着，“他是一個專門的軍人，是有精力有才幹的將軍；才自己的同伴裏，一個士官也沒有，怎樣才能和他對抗呢？”

日裏夜裏，這個問題使他煩惱着，他甚至都忘記了寢食；結果，因為過於掛念着這件事情，所以在有一天

早晨，他對在伏維堡的街上，哥殺克衛護兵保護着，巡察着的參謀大佐喊：

“同志大佐！”他喊着，“作我們勞動者的夥伴吧，遲早勞動者是要得到勝利的。如果你不作我們的夥伴，那將要在麻繩和鎗桿的底下，送掉你的性命；懂得了嗎，來作我們的集團的總司令官。”

“對着我說什麼？”激怒得通紅的士官，向着哥殺克，用下顎作着姿勢，“綁住那個人，拿到軍事法庭去！”

哥殺克兵包圍了列寧，列寧知道了這時的危險，他嚙着嘴唇，向四周望，看有什麼救助的方法；這時在大街的前面，有一羣兵士——是二月以前殺死士官的一夥人，有的泥醉，有的略有醉意，大家都喝醉了酒的樣子，軍服的鈕子也不扣，帽子向後戴着，吃着那時稱為革命的胡桃的向瓜子，唱着歌，大聲地喊着，在街上蹣跚着走，他們裏頭的有一些人，忽然望着大佐和他的護衛兵。

列寧忽然舉起了兩手，向他們喊：

“諸位同志！這個布爾喬亞的大佐，喝血鬼，坐在參謀部的安全的地方，把我們追逐到死的地方去；他綁住了我，因為我不說出我們的伊里奇，我們的列寧的藏躲的地方，所以把我綁住了！”

一剎眼的工夫，兵士從各方面衝進來；來的人衆

多，哥殺克兵都拼命的逃着；大佐在他把手槍拔出來的時候，腦袋已經被石頭擊破了，倒在地下，被醉着的兵士，用拳頭和皮靴亂打亂踢。

列甯遠遠地回頭望着鋪道上，騷亂的兵隊的一羣，圍着那流着血的一堆東西。

“那個漂亮的大佐，現在的樣子，是連他母親看見了都不會認識的吧，”他愉快地在心裏微笑着，“那樣就行了，他是接受到了俄羅斯革命的十足的貨價。”

他決心寫信給配得洛格拉的同志，警告他們和協議會，集會，大會等無用的東西，不要去發生關係，“現在，暴動所需要的，只有一個，”他確信着，“有武器的人——只有武裝着的人！”

在急忙忙的回家的途中，他在一條橫街，聽見了一下槍聲，和羣衆的怒吼聲；注意地向四方望，是一夥人，把一個什麼東西拉到鋪道上，拉着，踢着，被倒拉起來的，是一個人，腦袋被石頭打破了，流着血。暴徒們從他的身旁走過了，他仔細看着地上，那是一個年青的將校。

這一瞬間，列甯看見了幾世紀被壓迫的奴隸的民衆的審判；這時在他的耳朵裏，又聽見了奧大利監獄裏的農民的話：

“不要審判吧！”

他望着這暴徒的一團，低聲說：

“現在是審判你們，宣告你們的時候了，同志！”

他喊着：

“社會革命萬歲！工兵代表會議萬歲！”

揆着年青將校的羣衆們，也回喊起來：

“革命萬歲！”

在他的頭上，從教會的塔裏，叫信徒們向神的瑞光跪下的鐘聲，響過來了。

列寧諷刺的樣子，擡頭仰望。

“噢，什麼地方有你的愛的福音？”他問着，“你現在還反對我嗎？不能了吧！只有沉默了吧，因為，我們證明了真理！”

第十七章

普羅列達利亞獨裁

十一月的黑暗的夜，籠照了配得洛格拉；逼人的酷寒，深壓在沒有人跡的街路的寒霜上。經過七月的流血，以後的暴動，猶還剩餘下的街燈，在各處，散落下淒涼的陰暗的光；沿着馬路的住宅和商店的窗戶，都粗燥地釘着厚木頭板。

雪，霏霏的下起來了。

馬路上，雖然望不見人影，但決不是沒有活動；在大住宅的深奧的門洞裏，兵士，警官的蒼白的臉，不斷斷的向外探望着。刺刀閃着亮光，路石上，響着槍柄的金屬的聲音；是活的沉默，是四周圍睜着眼睛的沙漠！

忽然，沿莫衣加河岸的房子的門在響，急急的走路

聲，傳到高聳着的建築物這邊來；帽子深遮在眼睛底下，外套領頭翻起來遮着臉的這樣一個人，在小路上出現了，向着由莫士卡雅街通向冬宮廣場的 Arch 走去；在這大 Arch 底下，他的脚步聲，像敲着大鼓，更响起來；他立在前頭，望着像陰影一樣高聳着的冬宮和亞力山大紀念圓柱，他又橫過廣場，走向華西利埃夫·司脫洛夫那一面去了。

這時，從白色的海軍部的大樓，發出幾槍聲，子彈射在他的身旁的牆壁上，牆上的漆，紛紛地落在積着雪的鋪道上；這個人，搖搖幌幌地倒下了。

“哈，哈！”從花崗石柱子的影子裏發出來的笑聲。

“這位煽動政治家克倫斯基，也感到了性命的危險了；但是那裏還顯示着，有一些人還在防禦着冬宮的，和革命的淘氣徒。你想怎麼樣，安特諾夫，奧伏顯克君？明天將要怎樣啊！”

說這個話的，是列甯。身體很高，瘦瘦的，穿着軍服外套的同志，搖動着肩膀，這樣回答：

“我的意見是已經說過了，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明天晚上，配得洛格拉就要落在你的手裏了；我從工廠到工廠，從兵營到兵營，走了兩天，只要有列甯的一句話，四萬武裝的勞動者，就衝到街上來，還有伯伏洛斯基和普萊布拉金斯基的兩師兵，也都來參加的；現在

是一切事情，只等着你的決心！”

“我是準備好了，”列甯低聲地說着，他那蒙古型的臉，在緊張着，“我是都準備好了，可是，有些人還在猶豫不決。”

“是誰？”安特諾夫問他，“金諾維夫嗎？卡墨納夫嗎？”

“是的，他們兩人，以外也還有許多人在不能確信着勝利；我一定要去說服他們，沒有勝利的確信，而冒着危險去幹，這就普羅列達利亞的叛逆。”

“但是你不應當退却，”安特諾夫高聲說，“你的論文裏，說黨爭取權力的日子，已經明確的決定了；而現在要去退却，這是過遲了。”

“我不退却的！”列甯笑了，“我所希望的，是黨的全部，熱烈地拿着最大的努力去幹！”

“只要你稍微動一動小手指，烏拉幾米爾·伊里奇君，反對的人，一個也沒有了；如果你願意的話，黨的中央委員，工兵代表會議，我都可以去弄死他們！”

躲在黑暗裏的第三個人，像在咕噥着什麼的自語着。

“怎麼了，克來能君？”列甯問他。

克來能操着不很純熟的俄羅斯話回答：

“你知道保護你的那個芬蘭革命黨吧，你知道，他

們爲着你，是盡了絕大的力量。下命令吧！我們去實行，恐怕沒有一個人敢反對你的吧！”

他在黑暗中，硬起來，像櫟樹一樣的屹立着。

列甯靜靜地笑了。

“等一忽就知道了，”他耳語着，“今晚就知道了，走吧。”

他們昂然的在小路上彎曲着走，一路談着許多問題；在阿尼乞克夫宮殿附近，被步哨止住，檢查了他們的證明書，上面寫着是工兵代表會議的書記，以爲是從臨時政府的冬宮回來的，所以也沒有什麼盤問。

走到里格夫卡的時候，看見在火車站的前面，警衛着的軍隊，家家門前的兵士，穿着軍服外套的文官的集團，都在巡視着。

走近麗米雅宮殿的時候，見看了許多兵士，躲在黑暗的橫街，和立在馬路口，有的是單獨的，有的是成羣的，人們都向着里格夫卡，茲那孟斯卡廣場走去；從郊外到配得洛格拉，每一條街上，都有異樣的人樣，奇怪地，偷偷地向前面流過去。

“是普羅列達利亞革命的前衛！”列甯搓着手，低聲說，“他們是不會反叛我們的吧！”

“決不會反叛的，”安特諾夫同意地說，“他們的多數的人，將要去包圍郵政局，要塞，和國立銀行。”

他們默然地，很快的走到了廣闊的庭園中，亮着輝煌的燈火的大建築物前；一走進那裏，屋子裏充滿了勞働者，兵士，學生。

他們頓時知道了他是誰，大家都互相驚愕地耳語着。

“是烏拉幾米爾·列甯。克倫斯基向他下了逮捕令，但是我們的列甯，不知道駭怕！”

三個人，分開了這噪雜的人羣，走向屋子對面的臺上的議長席去；列甯立在臺上，脫下帽子，捏在手上。

滿場寂然的，沒有一個人說話。他用像野獸一樣洋溢着熱情的聲音，開始演說了；他的思想，是銳利，沒有妥協的，在他的斷斷續續的話裏，有時沒有說完一句話就斷了，他完全忽視了修辭學上所有的技術；但是在內容是着力，充滿着不屈不撓的確信，充滿着憎惡和冒瀆，簡直可以說是狂態的雄辯。

他的禿頭，在迷漫香煙的暗屋子裏發着亮光；他的拳頭，像鐵槌一樣的敲着桌子；燃燒着像火一樣的眼睛，來回的動着，看着聽衆的微細的動作，查看着所有的人的臉色，壓抑和威脅着所有的反對者，一直探着他們的心。

他的演說並不長，列甯只是發着一個議論，像在木板上打着釘子一樣，回來復去的打着。

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他說。一刻鐘的猶豫，就是對於革命的叛逆。武裝的集團的暴動，一定就要開始了；現在的俄羅斯政府，沒有聰明，也沒有政策；沒有武力，也沒有資源，所以必然對於革命屈伏的。向德意志提出講和，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把工廠交給勞苦大眾；革命的勝利？反動的勝利？現在必須要決定了。革命的勝利，只有即刻去暴動，才能保障得到；遲疑，就是罪惡，遲疑，就是叛逆；爲要得到完全的勝利，我們要有這兩三天的英勇的鬥爭——

“社會革命萬歲！”他喊叫着，“普羅列達利亞獨裁萬歲！”

歡呼，絕叫，像狂飈一樣的湧着，勞働者，兵士，熱狂地圍着他的身邊；在這個大騷亂中，也有少數的聲音，罵他是狂人，是夢想者，但是也隨即消滅了。

突然，一個體格魁大的水兵，跳上講臺，他大聲地呼喊著，使滿場的騷亂靜下來。

“列甯同志和領導的奧勒拉號巡洋艦，現在是停泊在納巴；大炮已經描準了各要塞和冬宮，只要命令一下，我們就開炮！”

話裏所表現出的熱情的波浪，在全屋子裏溢流着；連剛才反對列甯的人，也都歇斯脫利地興奮地絕叫着：

“革命萬歲！普羅列達利亞獨裁萬歲！”

列甯的拳頭敲着桌子，一只手揚着帽子，滿場又都沉默了。

“諸位同志，你們當太陽出來的時候，一定要走向危險的地方去！去領導革命的前衛的戰士！”

“列甯萬歲！”

熱狂的人們，都開始走出去了，都擁到狹窄的門口，紛亂地擠着；以外的一羣人，圍着桌子；託洛斯基蒼白的臉色，嚙緊着嘴唇，伏在配得洛格拉的地圖上；蓬鬆着黑頭髮，鼻子像鉤一樣的他，看來像惡魔一樣；光線射在他厚厚的近視眼鏡上，不知怎的，得到了一種慈愛的奇怪的效果。

“是的，和託洛斯基同志所說的一樣。”海軍少尉可里連克，和體格魁大的水兵第比恩克，望着地圖，異口同聲地說。

列甯說了：

“給姆拉維埃夫同志打個電報，告訴他在莫斯科也要響起手風琴來。”

“政府的檢閱官不知要怎樣呢！”一個青年學生憂慮地問着。

“電報局，從今天的正午起，就要在我們的手中了，”安特諾夫說，“檢閱官，也作了我們的同伴了。”

“你真了不得！”列甯捧着肚子笑了，忽又尊嚴地和

安特諾夫說，“請你跑一趟，在這最後的時期，去監視不許有一個人退却！”

安特諾夫走出去了，暴動的首領們，都在互相討論着——和黎明一同來的，不是普羅列達利亞的勝利，就是滅亡。列甯他獨自地離開他們，拿出筆記簿，開始寫起來，託洛斯基站在他的旁邊看看。

“我是在寫着和我們的宣言一樣的一篇論文，這也可說是恢復秩序的準備，”列甯對着他的默然的質問回答，“明天的報紙，還想讓牠出版；可能趕上嗎？”

“叫怕伏洛斯基一師的軍隊來保護普拉烏達報社；這一篇論文一定要登出來的。”

“不錯的，”列甯說，“這很不錯，如果以外沒有別的方法的話。”

稿子寫好了的時候，交給了託洛斯基；很悠然的態度，拍着他的肩膀，和他相量着。

“我們管大臣叫作什麼呢？這名字一定要換一換；大臣普列伏，大臣哥萊米金，大臣克倫斯基……大臣這個名字，太有點腐舊，想起來討厭；那種東西，滾到地獄裏去好了；但是，想想什麼名字替代牠最好呢？”

“是的……人民委員，這名字怎樣？”託洛斯基稍微想一想回答。

“人民委員！”列甯說着，“人民委員，不錯，有一

點革命的氣味，是的，確實很好，就這末決定吧！”

他又微笑了。

“還有要商量的，我問你，普羅列達利亞怎樣能夠保持他所得到的權力：他們掌握住權力，現在已經確實了；但是怎樣能夠保持下去，這需要向大眾去說明。”

“這是以後的問題吧，”託洛斯基回答，“第一，要得到權力，以後……”

列甯作着苦澀的臉色，在他細細的眼睛裏，發着憤怒的亮光。

“以後，這句話是多末可咀咒的啊！”他說起來，“我們，對於什麼事情，都不許遲延到以後，什麼事情，立刻就要去幹——我知道我們應當怎樣去幹。可是我並不相信黨的中央委員會，因為那裏有許多人，專門喜歡妥協的；有時感情一來，也許又回復了布爾喬亞的假忠義。我被逐放到外國的時候，這是時常看見的。俄羅斯人，我從他們的頭頂，一直到腳尖，都很詳細地知道；表面上是作着烏託邦的夢，意志很薄弱的樣子，但是在他們的內裏，是深藏着還沒有被起用的，還未覺醒的偉大的力；我們的工作，就是使這個力甦醒，這也是很能夠作的事。我知道我們應當作什麼。”

託洛斯基默然地望着他。

“爲什麼我們那夠進展到今晚上這樣子，”列甯繼續

着說，“因為能夠理解和利用大眾的沉默的本能。他們是疲倦於戰爭了——所以我們就提出和平的口號。農民不願意離耕種的犁——所以我們就為農民要求土地。他們的身體和靈魂，都是我們的黨；被社會民主黨欺騙了好幾次的勞働者，他看見了他們的旗子——由於勞働者的生產和勞働的統制，就參加了我們的黨；所以我們表現的工作，要超過所提出的口號以上。”

“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怎麼辦呢？”從旁邊走過來的，一個鬍鬚很長的年老的工人這樣問。

“他們一定要滅亡！同志；得到了勝利的普羅列達利亞，將要使他們的全部的階級滅亡！”

“復仇的時期，終於到了，”這個工人，衰老的聲音喊着，“為着我一切的勞苦，為着出賣了肉體的女兒……

列甯走近老人的旁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凝視着他的眼睛，輕輕的說：

“同志！我允許你除去你的苦惱，回復你的自由；你的名字是？”

“票得而·波哥毛洛夫。奧波可霍工廠的鐵匠。”

“同志波哥毛洛夫君，在我們得到了權力的時候，請你為我注意剛才所說的話，將要給你以復仇的機會。你的女兒也可以得到復仇了，把她也領來吧；對於她

的恥辱的懲罰，去加之於普羅列達利亞的敵人的頭上去。’

這時候，大砲的重重的響聲，震動着屋裏的窗，人們都凝凍在沉默裏——幾乎能聽得出每個人的心臟的跳動，步槍的聲音，在各處響起來了，不一忽，一齊射起來；又消滅了；遠遠有機關槍的響聲，探照燈的白光，在天空中橫閃過去，緊跟着，聽見大炮的聲音了，玻璃窗又震動了，桌子上的電燈，剎了幾剎，滅了。

“是奧勒拉號。”金諾維夫喊着，“大炮轟擊要塞。”

“開始了。”列甯長長地太息着，他緊張地立起來了；他的厚厚的嘴唇，像猛獸一樣地張着。

“開始了。”圍繞着桌子的人，都輕輕地說。

“成功了吧！”年老的鐵匠，以嚴肅的熱情的聲音說着，劃着信仰的十字。

列甯很輕蔑的樣子向着他。

“不用到我這裏來，同志！”他高聲說，“我不願意爲着你去幹什麼；你是舊的偏見，舊的神的奴隸，就像我不是大主教一樣，你不是革命的人！”

他吐着唾沫，在屋子裏橫步着說：

“茲哈諾君，我在你那裏稍微睡一睡。

但是這老鐵匠遮住他走。

“我的這只手，曾經殺過和尚們，”凜然的聲音，

“因為那些東西，幫助沙皇壓迫我們；但是，神——他兩樣，神說……”

“是嗎，神說，那就去聽神的話好了，不要來麻煩我。”

“神說，”老鐵匠繼續說下去，“神，用你的靈魂的聲音說，聽神的話吧！列甯同志！不要輕蔑我，你也會苦惱的吧，那時就能見神的聲音了。向左，還是向右，在這樣迷糊的時候，神會領導你，是真的呢，神會使你向善。”

列甯什麼也沒有回答，好像沒有注意，老人暫時望一望他，走出屋外去了。

“被教會所麻醉的無智的渾蛋啊！”列甯說着，回頭望着託洛斯基，“你聽見了他說復仇時候的聲音裏，所含着的憎恨嗎？那就是本能的聲音，利用那個，就可以得到勝利。”

“但是，像那樣無限制的暴露了人類的野蠻本能，將要怎樣呢？”金諾維夫問着。

這議論，引起倚在牆壁的，肺病，胸脯深陷進去，身體很高的瘦瘦的人注意了；他一面聽着，臉上的神經在跳動，他那冷酷的望着遠處的眼睛，直楞楞的視着；他走近這一夥人的旁邊來，插進了他的議論。

“我們要用從來所未聽見過的慘酷的威脅手段，來

鎮壓他們；總之，這種壓制，要由比本能的要求更有價值的一種思想來支持；先要發見這種思想，再利用他來破壞暴徒。”

列甯懷疑地望着他，眼睛轉向託洛斯基看，後頭的人，在他旁邊耳語着：

“是則爾金斯基同志。你沒有會見過吧，烏拉幾米爾·伊里奇，他是可靠的老朋友，在煽動前線的兵士的時候，他活動得很厲害。和傑巴杜斯基，可里連克，是黨裏最有活動能力的人物。”

列甯伸出了手。

“歡迎，同志！我很歡喜，聽說你很努力地工作着，你是波蘭人嗎？波蘭人，是代表着純粹的歷史的革命要素，我是時常在感謝。”

“我是波蘭人。”則爾金斯基狠狠的聲調說，“我是有着對於一切的復仇慾和憎惡。”

“對誰？”列甯和託洛斯基忽然感到不安，同時地問。

“對於俄羅斯。”則爾金斯基沒有躊躇地回答。

“對於俄羅斯？”

“是的，對於向波蘭的國民播佈了腐敗的種子的帝俄。貴族，是附庸於俄羅斯的王座，農民甘受着他的束縛，對於土地和一切傳統，也只有漠然的盲從着。”

“那末，你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吧。”
列寧不很高興地問他。

“不是的，”則爾金斯基搖着頭，“我想是普羅列達利亞軍的先鋒隊，看見我們的波蘭人；但是，同志！這是很困難的吧，因為他們是狂愛着他們的祖國。”

“這個問題，我們來解決吧。”託洛斯基安慰着他說。

則爾金斯基的臉，可怕地痙攣着，使他不得不用兩只手遮掩，他的眼睛無力地睜着，失掉了血色的嘴唇斜歪着。

“同志！你是想把波蘭也加進你們的活動範圍以內嗎？”他半晌才說出來。

“現在，是以俄羅斯作為對象。”列寧避開確實的回答。

“現在，是的，但是以後呢？”

他的臉上，又發出了痙攣；熱狂的淒厲的眼睛，注視着俄羅斯的人們。

列寧注意地觀察着這個波蘭人，什麼也沒有回答。

託洛斯基替他說了：

“波蘭，當然也在普羅列達利亞革命的世界計劃中的。”

列寧歇了一忽，靠近他身旁和他說：

“我以為我是理解了你了，你是必要的人物；我們要將打倒普羅列達利亞和革命的任務，託付給你。”

則爾金斯基昂然地擡起了頭，以天為證的誓言着，用力地一句一句說：

“我要將他們沉死在血的海裏！”

“我們託付給你了！”列甯低聲地說。

“我一定要去實行！”則爾金斯基回答。

這時候，一個光着頭拿着鎗的學生，跑進屋裏來。

“各火車站，不費一顆子彈都佔領了；現在正在攻擊着郵政局，國立銀行，和電話接線局。”

在遠處，大砲聲，像遠遠的雷一樣響着，玻璃窗不斷地震動；從那裏，早晨的曙光流進來！

~~~~~上卷完~~~~~

現代世界文學概觀

白木編

求助新聞十八號附錄小林多喜二

敷設列車平林泰子 著

譯

卡爾的故事藤森成吉 著

靈

手溜彈秋田雨雀 著

百

蘇俄文學評論

百靈譯

現代世界作家傳

維克編

現代日本作家傳

維克編

魯迅演講集

雷夢編

# 新書預告

## 錯字表

| 頁  | 行  | 第  | 字      | 誤 | 正      |
|----|----|----|--------|---|--------|
| 9  | 18 | 3  | 間      | 間 | 間的     |
| 15 | 17 | 22 | 到      | 到 | 各種運動。  |
| 18 | 11 | 9  | 敏      | 他 | 很      |
| 18 | 22 | 1  | 他      | 也 | 地      |
| 20 | 7  | 5  | 也      | 送 | 遠      |
| 35 | 13 | 15 | 送      | 末 | 掉一‘學’字 |
| 39 | 7  | 末  | 掉一‘學’字 | 得 | 祭候     |
| 41 | 12 | 14 | 得      | 個 | 候      |
| 42 | 19 | 4  | 個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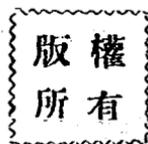
| 頁   | 行   | 第   | 字 | 誤        | 正        |
|-----|-----|-----|---|----------|----------|
| 43  | 末一行 | 1   |   | 地        | 到        |
| 44  | 1   | 6   |   | 很        | '很'放第八字後 |
| 45  | 3   | 末一字 |   |          | 荆        |
| 49  | 末一行 | 16  |   | 吧        | 地        |
| 50  | 19  | 6   |   | 的        | 着        |
| 71  | 12  | 3   |   | 前        | 生        |
| 83  | 7   | 末二字 |   | 燒        | 澆        |
| 84  | 9   | 末二字 |   | 你        | 他        |
| 86  | 10  | 末二字 |   | '有'的後頭掉一 | '的'字     |
| 86  | 15  | 18  |   | '中'的後頭掉一 | '挖'字     |
| 87  | 末二行 | 14  |   | '七'的後頭掉一 | '年'字     |
| 89  | 9   | 8   |   | 他        | 地        |
| 102 | 14  | 3   |   | '會'的後頭掉  | '科學'兩字   |
| 119 | 末五行 | 15  |   | 犯        | 凶        |
| 124 | 5   | 11  |   | 統        | 就        |
| 124 | 5   | 末二字 |   | 在        | 去        |
| 131 | 末三行 | 9   |   | '這'字後頭掉一 | '樣'字     |
| 134 | 7   | 11  |   | 有        | 能        |
| 135 | 13  | 末七字 |   | '壓'的前面掉一 | '被'字     |
| 137 | 1   | 13  |   | 躺        | 躲        |
| 137 | 14  | 末三字 |   | 起        | 着        |
| 138 | 3   | 14  |   | '了'後頭掉一  | '的'字     |
| 142 | 7   | 1   |   | 上        | 前        |
| 142 | 9   |     |   |          | 末一字不要    |
| 143 | 11  | 5   |   | 有        | 是        |

| 頁       | 行   | 第   | 字   | 誤               | 正               |
|---------|-----|-----|-----|-----------------|-----------------|
| 145     | 2   | 9   |     | 在               | 的               |
| 146     | 15  | 7   |     | 讚               | 蹟               |
| 147     | 5   | 8-9 |     |                 | ‘流刑’兩字不要        |
| 148     | 3   | 1   |     | ‘治’後掉一‘犯’字      |                 |
| 152     | 20  |     | 末一字 | 和               | 說               |
| 155     | 12  | 6   |     | ‘瞭’後掉一‘望’字      |                 |
| 162     | 7   | 3   |     | 敬後頭掉一‘的’字       |                 |
| 162     | 15  | 3   |     | 突               | 笑               |
| 163     | 19  | 9   |     | 他               | 你               |
| 164     | 16  |     |     | 末一字後頭掉一‘法’字     |                 |
| 167     | 7   | 8   |     | ‘法’後頭掉一‘律’字     |                 |
| 170-171 |     |     |     |                 | ‘託格斯基’皆‘託洛斯基’之誤 |
| 171     | 3   | 9   |     | 成               | 他               |
| 173     | 4   | 8   |     | ‘的’不要           |                 |
| 177     | 末二行 | 7   |     | ‘熱’後頭掉一‘烈’字     |                 |
| 177     | 11  |     | 末二字 | ‘這’前頭掉一‘在’字     |                 |
| 178     | 末四行 |     | 末六字 | 他               | 也               |
| 193     | 末二行 | 6   |     | ‘因’不要第七字後加一‘着’字 |                 |
| 196     | 4   | 6   |     | 先               | 前               |
| 204     | 3   |     |     | 末兩個‘沒有’不要       |                 |
| 204     | 3   |     | 末三字 | ‘較’前掉一‘比’字      |                 |
| 214     | 15  | 19  |     | 間               | 伍               |
| 215     | 末一行 |     | 末八字 | 被               | 破               |
| 217     | 15  | 7   |     | ‘疑’後頭掉一‘地’字     |                 |
| 220     | 12  |     | 末八字 | 把               | 在               |

| 頁   | 行   | 第   | 字   | 誤        | 正 |
|-----|-----|-----|-----|----------|---|
| 224 | 7   | 8   | 你   |          | 他 |
| 224 | 9   | 14  | 者   | 後頭掉一‘喊’字 |   |
| 224 | 10  | 末四字 | 叫   | 不要       |   |
| 227 | 4   | 8   | 個   |          | 信 |
| 230 | 5   | 7   | 你   |          | 他 |
| 231 | 8   | 17  | 出   |          | 造 |
| 232 | 8   | 14  | 手   |          | 獄 |
| 235 | 10  | 1   | 他   |          | 我 |
| 236 | 1   |     | 第一字 | 前掉一‘的’字  |   |
| 236 |     | 末一字 | 樣   |          | 廓 |
| 237 |     | 3   | 你   |          | 他 |
| 237 | 末二行 | 5   |     |          | 代 |
| 248 | 15  |     | 第一字 | 前掉一‘是’字  |   |
| 249 | 9   | 末八字 | 是   |          | 有 |
| 258 | 10  | 5   | 得   |          | 能 |
| 258 | 16  | 15  | ‘親’ | 後掉一‘近’   |   |
| 259 | 3   | 11  | 急   |          | 怎 |
| 260 | 5   | 1   |     |          | 聽 |
| 261 | 19  | 末五字 |     |          | 在 |
| 266 | 8   | 17  | ‘幾’ | 後頭掉一‘下’字 |   |
| 268 | 17  | 末三字 | 樣   |          | 羣 |
| 270 | 18  | 5   |     |          | 所 |
| 273 | 8   | 末一字 | 慣   |          | 憤 |
| 274 | 3   | 4   | 後   | 掉一‘開’字   |   |
| 275 | 19  | 5   |     |          | 沫 |
| 276 | 7   | 9   | ‘能’ | 後頭掉一‘聽’字 |   |
| 278 | 3   | 末五字 |     |          | 在 |

1933, 8, 25, 初版

1—2000



每册實價八角

上海卡德路永平坊二十二號

改造書店發行

